
地标
桃花坞历史地标
柯继承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桃花坞作为地域名称，不少地方都有，苏州七子山和洞庭西山也都有桃花坞。但苏州城内的桃花坞，具有悠久丰厚的人文历史积淀，影响也十分广远。它的历史文化地标，最初既不是某个街坊，也不是某个村落，而是唐宋之际出现的庄园式园林，以后才有寺庙，才有坊巷，直至明代，才开始有纷繁纵横的街巷和里弄。因此，本书依照园林、寺庙、街巷、河道的次序，来演绎它的历史沿革、地态风情和市井人文。



ISBN 978-7-5474-0581-9

定价：56.00元

桃花坞历史地标

柯继承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花坞历史地标 / 柯继承著. -- 济南 :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1.12
（桃花坞书系）
ISBN 978-7-5474-0581-9

Ⅰ. ①桃… Ⅱ. ①柯… Ⅲ. ①城市史 – 苏州市 Ⅳ. ①K29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0747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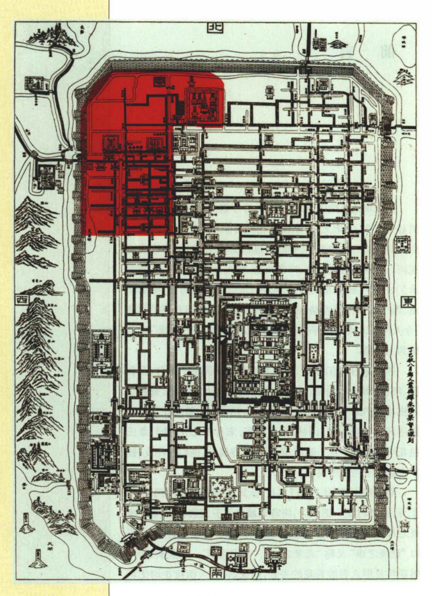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徐峙立
装帧设计：周　晨
主管部门：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山東畫報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sbs.com.cn
电子邮箱　hbcb@sdpress.com.cn
印　刷：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175×250毫米
14.125印张　157幅图　120千字
版　次：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56.00元

前　言

桃花坞地区位于苏州城北部，介乎阊门、齐门之间，古属吴县大云乡，宋末元初，家住桃花坞的徐大焯说："入阊门河而东，循能仁寺、章家巷河而北，过石塘桥，出齐门，古皆称桃花河。河西北皆桃坞地，广袤所至，赅大云乡全境。"（《烬馀录》）由此可知桃花坞的范围，西、北均以城墙为界，南至今东、西中市及白塔西路，东至今齐门路。1928 年开辟平门路（今人民路北寺塔到平门桥一段）后，桃花坞的"东线"才退缩到人民路。

苏州城内旧有南园、北园，桃花坞是北园的一部分，多农田、河流、湿地和池塘。汉初，这一带植有大片桑林，蚕农应是桃花坞的第一批居民。唐宋两代，达官贵人纷纷在这里开辟庄园，兴建别业与园林，唐有孙园，宋有梅氏五亩园、章氏桃花坞别墅等。这一时期，除园主及眷属外，他们的仆役、佃户也都成了当地居民。

南宋建炎四年（1130）二月，金兵占领苏州，屠杀军民几十万，撤离时又一把大火，将苏州城烧了五天五夜，史称"建炎之难"。屠城焚城的金兵首领是完颜宗弼，他本名兀朮，所以"建炎之难"又称"兀朮之难"、"兀朮之祸"。北宋承平时，桃花坞是郡人春游看花的去处，经此浩劫，人面桃花均化灰烟，只剩下一个庆云亭。据《烬馀录》记载，庆云亭在东荷池东，"兀朮之难，梅、章园林，鞠为茂草，亭以偏东独存"。东荷池遗址在今西大营门东侧荷花场一带，庆云里即今桃花坞大



◎《平江图》中的桃花坞地区

街官库巷。巷东的报恩寺既已毁了，庆云亭却"偏东独存"，这说得通吗？

查凌泗、谢家福合辑的《五亩园志馀》，原来金兵焚城，他们的帅幕和驻地没有全烧掉。金兵开拔后，宋军回城，要造官署和营寨，因缺乏建筑材料，就说那些幸存的建筑做过敌营，便统统拆走了，《烬馀录》就说："庆云庵、旃檀寺、报恩寺、杨柳楼台、张家祠、刘家祠、梅花园、章园、孙园、蔡庄以寇巢毁。"但庆云亭的亭额为岳飞所书，就将亭子保留了下来。一百多年后，文天祥到桃花坞时还登亭一览，只是当时的亭额，已非岳飞手迹了。

苏州城的重建，约在南宋绍定初基本完成。从绍定二年（1229）的《平江图》上可知，今桃花坞大街以北，除报恩寺已恢复外，几乎没有什么建筑，乃一片菜圃和农田。文天祥来登庆云亭，题壁诗有"一片黄云万顷田，江南父老庆丰年"之句。文天祥此次桃花坞之行，与时在军府为吏的张世杰邂逅，两人一见如故，后来他们先后率兵守过苏州城，成为抗击异族侵略的英雄，这不能不说是桃花坞历史上的光荣。为了纪念他们的功绩，桃花坞人曾分别建祠奉祀，香烟不绝数百年。

元初对原南宋地区实施甲主制度，以二十户为一甲，由蒙古人充当甲主，治下的居民受到甲主的残酷迫害，几乎与奴隶一般。但对"舟人不设甲主"，所以桃花坞内靠养鸭、捕鱼和种植蔬菜、水生作物为生的农民，都以"舟民"自居，许多"逃避无所，俯仰无资"的女子，为免遭欺凌，也往往"竟出下策为舟妓"。当时，从城内桃花坞经阊门到城外虎丘，有一条水道，"春秋佳日，游船集虎丘、桃坞者，几成海市"，水道上"遂多名妓"（见《烬馀录》）。上述"舟民"，其实都岸居于桃花坞，比较集中在鸭栏桥（在东、西蔡家桥之东，今林机厂内）、渔家弄（在长鱼池、占鱼墩东北，今铁路新村一带）等处。

甲主制度终因居民的不断反抗而取消，社会矛盾暂趋缓和。当时隐居桃花坞的诗人陈深，有《次韵子封承之游桃花

坞》诗云："阊门行乐送韶华，闲访城阴野老家。黄蝶得晴飞菜叶，翠禽隔浦啄桃花。衡门倒屣临官路，古渡横舟阁浅沙。亦有诗人时一到，醉吟行尽夕阳斜。"从这首诗可知，元代桃花坞除小桥流水外，油菜花和桃花构成的乡野风光，依然是那里的主景。

元末，张士诚占领苏州，屯军桃花坞，并建演武场。校场营门正门即在今北寺，东营门在石塘桥（今西北街），西营门在桃花坞，今桃花坞大街仍有巷名西大营门。当时桃花坞是张士诚据守的一个堡垒，朱元璋陷城后，麾下大将俞通海就在那里被张士诚的守军乱箭射杀。

桃花坞在张士诚治下，除有军垒外，倒也可见园圃处处，花木缤纷，更有泉石名胜，还有民居、食肆参差其中，为苏州城内最具生态的游息之地，也算得上一个城内的"世外桃源"。朱元璋破城后，"军捣桃花坞"，劫难再度降临。事后诗人高启有《过城西废坞》诗云："乱前游最熟，乱后问都迷。园散栽花户，林荒采菊蹊。废泉流圃浅，斜日下城低。惟有林中鸟，迎人似旧啼。"不啻是当时桃花坞的一曲挽歌。

元明易代后，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到明代中叶，桃花坞又成了苏州的"后花园"。弘治年间，唐寅在那里构筑别墅桃坞仙馆，与友人诗酒往还，使桃花坞愈加著名。嘉靖年间的《夏介若碑记》甚至说："桃花坞，吴门最胜处也。台榭花竹，园林蔬圃，号称极盛。"

自晚明到清代，桃花坞手工业作坊十分兴盛，除享有盛名的木刻年画外，还有竹木、牙雕、制扇、色纸、蜡笔等作坊及装裱工场、漆器店、棕刷店、锡器店等，特别是今桃花坞大街一带，成为手工业行会集中地段。民国早期，桃花坞南部除大户人家的深院大宅外，多手工业作坊和商店；中部街巷密如蛛网，住宅栉比；北部腹地除五亩园（时称叶家花园）、唐家园等少数已趋衰败的园林及桃林、桑园外，还多制扇、花边、皮革等作坊，它们主要集中在廖家巷、韩衙庄、龙兴桥、长鱼池一带。桃花坞东北部（今西大营门北段以东一带），有多



鸟瞰桃花坞(摄于1936年前)

家民国政要和富商的别墅和大宅。各地逃荒来苏谋生的,则集中居住在桃花坞西北部(今尚义桥、东四亩田、西四亩田及城北里一带),形成新的城市贫民区。但沿西北城墙一带(今石幢新村、机床电器厂以东直至铁路新村等处)仍呈江南田园小桥流水景象,仅有少量居民,大多为菜农。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桃花坞北部大量土地(包括无主荒坟)开始被征用,河流、池塘逐渐被填没,废园废宅被拆除或移作他用,田园风光开始消失。特别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桃花坞北面的古城墙被拆除,内城河逐段填没。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一些工厂加紧填没残存的内城河河段,占地扩建,剩下的空地上也建起了新公房和零乱的居民住宅。明清残存的宅园,以及民国政要和富商的别墅、住宅,几乎荡

然无存。桃花坞已成为古城内人口密度最高、住宅与街巷最为拥挤凌乱、交通最为闭塞的地区。

桃花坞作为地域名称，不少地方都有，苏州七子山和洞庭西山也都有桃花坞。但苏州城内的桃花坞，具有悠久丰厚的人文历史积淀，影响也十分广远。它的历史文化地标，最初既不是某个街坊，也不是某个村落，而是唐宋之际出现的庄园式园林，以后才有寺庙，才有坊巷，直至明代，才开始有纷繁纵横的街巷和里弄。因此，本书依照园林、寺庙、街巷、河道的次序，来演绎它的历史沿革、地态风情和市井人文。

走笔至此，我忽然想起范成大为桃花坞写的经典名句："万桃春不老。"当时的桃花坞果真是"万桃春不老"吗？现在，就让我们回眸审视它的"庐山真面目"吧。

目 录

第三章　街巷变迁

第四章　河桥遗存

第一章 园林踪迹

苏州古城最初为春秋吴国的都城，越国灭吴，夷为废墟。楚国吞越，春申君封于吴地，苏州就像凤凰涅槃再生了。秦设郡县，苏州为会稽郡治所。汉初刘邦封侄子刘濞为吴王，会稽郡属吴国。桃花坞见于记载的历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据谢家福《五亩园小志》说，清代中期在五亩园发现一批宋代碑记，其中有熙宁间梅宣义所撰园记，说是"汉张长史治桑于此"。又据凌泗《五亩园志馀》说，这位长史"于汉初非命死，葬衣冠于城北"。宋时其墓犹存，史称"张平子衣冠墓"。对此谢家福有考证："高帝时立濞为吴王，始置长史如制。景帝削吴会稽、豫章郡，吴王先起兵，诛汉吏二千石以下，长史自在所诛中，故云非命死，并葬衣冠立庙。此平子或即长史之名，非衡字。"

从中可知，张长史在古城北部营植桑田，是汉初的事。蚕桑业本是丝绸之乡苏州最早的辉煌，据考古证实，距今五千多年前，苏州地区的居民，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的生产技术。《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说，春秋时期吴、楚两国为了"争桑"，甚至兵戎相见。汉初为恢复经济，景帝曾"令郡国劝农桑，多种树"，可见农桑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因此，桃花坞最早以桑田闻名，这是很正常的事。植桑、养蚕、缫丝、纺织，是一个完整的物质生产过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张长史既然在桃花坞栽植大片桑树，桑农和织女，应当是桃花坞的第一批居民。

隋唐以还，大运河的通航，使江南获得了空前的开发。盛唐时苏州跃居"雄州"，桃花坞也开始热闹起来，终于第一次出现了可资浏览的名园——孙园。孙园地处桃花坞西部，主人姓孙，生平事迹无考，但园名卓著，元稹有诗云："孙园虎寺随宜看，不必遥遥羡镜湖。"（《戏赠乐天复言》）虎寺乃虎丘寺，乃天下的名胜，而孙园竟然可以与它并列，虽然有夸饰的成分，但其园景定然优美诱人。可惜此园毁于建炎之难，真影无觅。直到晚清，还有人吟咏它，有"辟疆东晋日，孙园盛唐时"（凌泗《桃坞百绝》）之句。晋唐园林到清代均已无

存,何以知道孙园可与辟疆园媲美?诗人显然是从历史价值角度出发的,辟疆园是苏州最早的一座私家名园,孙园则是为桃花坞最早留下声名的园林,两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是园林,才使桃花坞具有了地标性建筑物。它的繁盛和废圮,与桃花坞的历史兴衰同步,而这里的园林正是以唐代的孙园起步,接着才有了宋代的五亩园、桃花坞别墅,明代的桃花庵,清代的绣谷园等。桃花坞的园林是苏州的骄傲,也是桃花坞的写照。但唐代的孙园,实在历史渺远,文献记载也近乎空白,而宋代的五亩园,却以其详尽的景观和人文内涵,为桃花坞开拓生面。我们就从五亩园开始,走向桃花坞的历史深处。

人与梅花共一楼：五亩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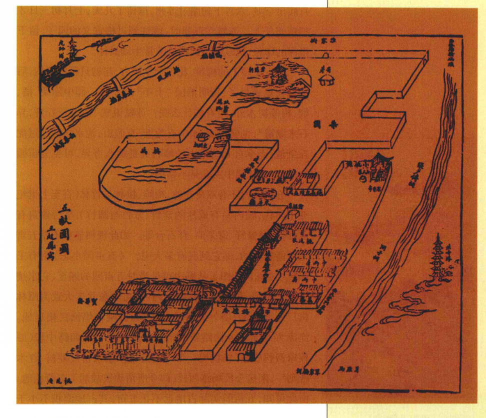
五亩园在桃花坞东北部，今西大营门北端西侧(原西大营门 53 号内)，其地就是西汉张长史的“植桑之地”。北宋熙宁年间，梅宣义在这里构筑了一座园林，宣义即宣义郎，官职名，苏轼有《寄题梅宣义园亭》，诗云：“仙人子真后，还隐吴市门。不惜十年力，治此五亩园。初期橘为奴，渐见桐有孙。清池压丘虎，异石来湖鼋。敲门无贵贱，遂性各琴樽。我本放浪人，家寄西南坤。敝庐虽尚在，小圃谁当樊？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爱子幸僚友，久要疑弟昆。明年过君西，饮我空瓶盆。”诗人以此处本为张长史治桑处，故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之意，嵌入“不惜十年力，治此五亩园”一句，因为苏轼享大名于世，后人遂称此处园林为五亩园。又因为主人姓梅，园中又多植梅树，故又称梅园、梅树园。



◎《五亩园小志题咏合刻》书影

梅宣义是怎样一位人物，今天已难考实，甚至他的名字，也无从知晓。只知道他做过秘书省属下的从八品小官，后来归隐苏州。苏轼诗起句“仙人子真后，还隐吴市门”，说梅宣义是梅福的后裔。梅福，字子真，西汉九江寿春人，乃当时一位专攻《尚书》、《春秋谷梁传》的学者，《汉书》有传。汉成帝在位时，梅福为官，屡次上书言政事，王莽篡汉，梅福为避祸逃到苏州，改姓换名，充当了吴市东门的市卒。由于梅福突然失踪，人们传说他已得道成仙。凡梅姓者，都自称梅福后裔，这自然不能当真。梅宣义的儿子梅灏，字子明，熙宁

六年（1073）进士，元祐年间担任过秘阁校理，所以人称梅校理。当时诗人如晁补之、刘贡父等，都与他有来往。梅灏被任命为杭州通判时，苏轼正好做杭州知州。作为知州的副手，梅灏与苏轼的私交也很不错。苏轼得知梅灏的父亲喜欢收藏石子，便把在登州蓬莱得到的白石数升，托梅灏转赠给梅宣义。梅灏即写诗表示感谢，苏轼又次其韵作诗相和，《始于文登海上得白石数升，如芡实，可作枕，闻梅丈嗜石，故以遗其子子明学士，子明有诗，次韵》诗云："海隅荒怪有谁珍，零落珊瑚泣季伦。法供坐令微物重，色难归致孝心纯。只疑薏苡来交趾，未信蠙珠出泗滨。愿子聚为江夏枕，不劳挥扇



◎五亩园图（《五亩园小志题咏合刻》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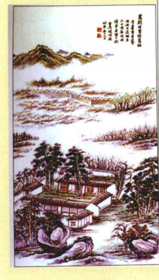
自宁亲。”

所谓蓬莱白石，是登州蓬莱阁下白色碎石，被海浪冲击岁久而成，如我们今日用来供养水仙的鹅卵石，但体积要小得多，只有芡实般大小，晶莹光洁、圆熟可爱。苏轼显然非常喜欢这些小圆石，不然也不会千里迢迢带到杭州任上。石子多达数升，也够重的，但苏轼把它们送给梅宣义，可见他与梅氏父子的交情不一般。事隔不过一年多后作《寄题梅宣义园亭》，我们基本可确定，苏轼赴杭州之前，已经认识梅氏父子了。

苏轼是元祐四年（1089）三月十六日受命知杭州的，四月底出京城，六月下旬路过苏州，逗留了几天，七月初三日才到杭州任上。苏轼在苏州时，或许到过梅宣义的园子，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诗中的描绘非常生动具体。

梅宣义园子的构筑，花了十年精力，起初只种些橘树，后来桐树也成材了，表明治园“十年”之不虚。园中除桑、橘、桐、梅等树木外，还有些什么呢？苏轼说它“清池压丘虎，异石来湖鼋”，也就是说，园中有池塘，有假山，池水之清超过虎丘剑池，而来自太湖鼋山的峰石又是那么奇异，可见五亩园的景致，在他眼中实在是不错的。

五亩园内还有双荷花池、梅坞、桃林与竹林（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园内尚有成片的紫竹、方竹与圆竹），亭台建筑有更好轩、碧藻轩、寄茅庐、拜石台等。如此规模显然不是五亩地所能容纳的，那它到底有多大呢？《五亩园小志》附有王起凤绘《五亩园图》，从图中可见当时五亩园的四至，它东接今西大营门，东北接今铁路新村（五亩园东北界大致为原林机厂东北围墙，墙外原有渔家弄，为古桃花坞渔民集居地。渔家弄北面即今铁路新村所在），西北接今平四路中段（原蔡家河鸭栏桥、杨柳堤一带），西接今东蔡家桥红菱村、红木雕刻厂，南接今校场路西段（即今所谓唐寅故居）、双荷花池。由此可知，五亩园实际占地远不止五亩，其占地面积不小于今拙政园。



◎倪传钺《昆剧传习所旧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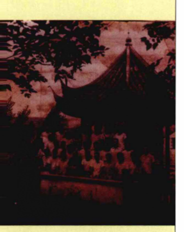
可惜这座名园遭建炎之难和元末兵燹两次毁灭性破坏。明清两代,园中风物,时而有所恢复,时而又沦为废地。光绪十五年(1889)五亩园废地捐归文昌宫轮香义塾,自此统归慈善机构管理。吴县人谢家福世居桃花坞,对那里残存的建筑作了若干修复。他在五亩园南面改建了一些房屋,以作接义公所、轮香局、义塾(儒孤学舍)及丙舍之用。

1921年,张紫东、贝晋眉、徐镜清、孙咏雩等人,假五亩园"中丙房",创办了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昆剧传习所。五亩园南部作为慈善机构使用的房屋,在1949年前后,正式改作城北殡仪馆,谢家福嗣孙谢安生是最后一任殡仪馆馆长。殡仪馆撤销后,原址大部分改为民居。

五亩园西部(即原蔡家河东段北部)部分荒地,1958年



◎昆剧传习所旧址



◎五亩园原双荷花池中的湖心亭（摄于1965年）

起为东风焦炭厂、拖拉机厂和盲人玻璃厂占用。其馀荒地于1961年起被林机厂占用。当时市重工业局批复林机厂用地一百七十一亩，其中八亩后划归扇厂。园内残存建筑如更好轩、碧藻轩、碑廊以及古木、亭榭、池沼等，一一消失，至1974年荡然无存。2005年9月，林机厂搬迁，厂址土地被拍卖。2007年5月，东半部土地建成新型别墅区，占地七十馀亩。西半部土地流拍，2007年因火车站地区改造等原因，被借用作临时停车场。

岁月无情，抹去了五亩园最后的遗影，但据《五亩园图》以及《五亩园小志》付梓后发现的相关新资料，我们大致可以列出双荷花池、梅坞、更好轩、碧藻轩、寄茅庐、拜石台、采石矶、采香庵、桃花坞等主要景点的位置。

双荷花池是园内主要的池塘，位于园西北部。整个池塘形如细腰葫芦，中间狭小，西南、东北水面较大，“细腰”处架桥。东北池通园外东北走向的内城河（今平门闸南），西南池通蔡家河（城西北内城河东西向支河），不过蔡家河在“文革”期间开始淤塞。

梅坞位于双荷花池西北，原为园主梅氏祖墓，俗称梅树坟。乾嘉年间，五亩园沦为菜圃，其处多植梅树，人称乌梅园，谐音“五亩园”。

梅坞临池边有更好轩，为一水榭式建筑，取苏轼《和秦太虚梅花》“竹外一枝斜更好”，故名。杨万里有《更好轩》诗云：“无梅有竹竹无朋，无竹有梅梅独醒。雪里霜中两清绝，梅花白白竹青青。”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更好轩北墙上尚嵌有长约六尺、高约二尺的《七友探梅图》石碑，图中镌刻的七人神姿各异，有的弈棋，有的弹琴，有的观梅，有的吟诗，碑上尚注明“按泰西法”雕刻等字样，疑碑为谢家福所立。

双荷花池北池边筑水阁碧藻轩，临水一面有美人靠，倾斜度很大，挑出水面，每当池中荷花盛开，坐靠其上，仿佛置身荷花丛中。轩前池中有湖心亭，有曲桥与东岸相连。双荷花池北池东北岸边，有石雕巨牛一尊，牛头对准池中，与狮子

林立雪堂庭院中的“牛吃蟹”意境相似。碧藻轩一带是五亩园中最有代表性的景点，唐寅《题碧藻轩》诗云：“画堂基构画船通，碧水涟漪碧藻丛。波弄日光翻上栋，窗含烟景直游空。帘垂菡萏花开上，鱼戏栏干倒影中。试倩诗人略评品，宁妨唤作水晶宫。”

寄茅庐原为梅宣义所筑，在双荷花北池东岸桑园内，庐外巨石环列。寄茅庐一称寄茅场，后讹称鸡毛场。

五亩园北部为桑园，桑园南有拜石台。梅宣义嗜石，因筑此台。石方洛《拜石台》诗云：“坡仙遗我碧玲珑，东海原来出岫中，莫羡孙郎工解语，拜石且学米南宫。”道光年间，五亩园归叶氏所有，叶氏在拜石台南掘得十多种碑石并湖石假山多座，碑石上碑文均为宋人所撰，假山高达数丈，疑即梅氏环列于寄茅庐的巨石。叶氏在得石处开池筑矶，名采石矶。

采香庵在拜石台东，元初张聿然建。张聿然是抗元名臣张世杰族子。宋亡后，张聿然流落苏州，当时有女子自称宋公主，能画兰竹，被乱兵所掠，后来归张聿然，来居桃花坞，



◎五亩园(摄于1936年前)

削发为尼，号静顺道人。张聿然为纪念文天祥和张世杰，筑采香庵于东荷池畔，静顺道人则结茅于西荷池畔，后有梅氏姐妹为达鲁百花所逼，不甘受辱，筑庵于五亩园桑园北面的寄茅庐故址。不久，张聿然遭到某恶少控告，罪名一是在庵中“奉丞相、少保像”，二是“诱匿梅氏女”，于是张聿然被毙于狱中，静顺道人和梅氏姐妹也同时遇害。据《五亩园小志》引《吴浣香故事录》说：“宋末有公主流徙苏州，遂嫁张道人，既鼎革，隐居采香庵旁。明景泰末，后裔就其地捐建张文忠祠屋，旁有田二十四亩，鱼荡一区，皆祠产。国初屯军于此，祠废。”谢家福据此考证，采香庵即张少傅祠址，在园外街（即今西大营门街）东，其东有广池，殆即东荷池（今西大营门东侧朴园及其南面的荷花场一带）。

在采香庵北，明末诸生吕毖又筑小桃源。小桃源南有七人墓，光绪十五年（1889）筑。谢家福志其墓云：“庚申城陷，七人者死于井，越三十年，浚井得骨，遂瘗之。”所谓七人者，谢家福引《虎穴闻见录》说，太平军占领苏州时，五亩园内某处为熊姓军官占居，他看上了邻居朱姓寡妇和何姓少女，结果何姓少女一门六人并朱寡妇均跳井自杀，后葬骨于此。

在采石矶东，又有翁媪墓，也筑于光绪十五年。谢家福志其墓云：“翁媪童氏，尝守斯土，毁垣者将及址，禁之曰：址灭则界紊，其毋毁。今日不失尺寸，翁媪力也，既死，葬于此。”这是一对给人看园的老夫妻，老翁姓童，老妇姓李，在兵荒马乱园主逃离后，忠于职守，维护了园界，这在乱世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后人为他们筑墓勒石。

五亩园中廊屋较多，双荷花池东面和西面各有长廊，东走廊自拜石台直北至碧草轩，西走廊自更好轩起，沿池边逶迤东至碧草轩。两走廊沿水一边无墙，另一边廊墙上各嵌有书条石，西走廊廊墙上的《五亩园重修记》碑刻，为谢家福雇人所镌，详细介绍了重修五亩园的概况，惜乎失踪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西走廊近水处，植有一种专用于冬天观赏的芦苇。五亩园内，除大片梅林外，春有桃花，夏有荷花，秋有桂花，冬

有芦花。此芦花穗大花白，异于一般，每当西风劲吹，白花高扬，迷漫如雪。这种芦苇的叶子又特别宽厚，有一股特殊清香，每到五月，当地居民爱用它包粽子，做出来的粽子味道特别清香。

五亩园南尚有旃檀庵、桃花坞、桂香精舍、丙房、义塾、轮香局等，但这些建筑实非宋梅园旧物。

清代叶氏购得五亩园后，一仍宋明故事，除在园内修葺和重筑梅坞、更好轩等外，又特建桃花坞，以纪念早已消失的章氏桃坞别墅。道光年间，园景的恢复达鼎盛期，人称叶家花园。桂香精舍疑原为旃檀庵中建筑，谢家福主持五亩园残园及轮香局、义塾事务时，桂香精舍已作为轮香局丙舍。

五亩园西南面另有宝华庵、周孝子祠、梁高士祠、文昌宫等。

宝华庵与周孝子祠相连，在今校场桥路西段北侧池塘（今误为双荷花池，实非原五亩园中的双荷花池），此宅传为唐寅故居，清乾隆年间，僧道心重修，有屋十馀间，水阁环池，



◎五亩园旧址上新建的民居

颇为清旷。今貌基本照旧。

周孝子祠即周神祠，据《五亩园小志》引明夏介若碑记云："入大营门数百步，过双鱼池，绕西而进，有地一方，深广二亩馀，四围流水，界绝尘境。又坞中最胜处，里人陈蒙辈建周神祠于上。道光间兼祀明周忠介子讳茂兰。光绪六年，邑令高公心夔重修之，并析其宇为三，正祀文昌，旁祀孝子及梁高士。"周神指南宋常熟孝子周容，忠介是明户部员外郎周顺昌的谥号，梁高士乃指东汉章帝时逃亡到苏州的梁鸿。

轮香义塾是清嘉庆二十年（1815）胡宁受捐建的，王兆辰有文作记。道光二十七年（1847），夏廷荣、凌程万等人对校舍作了扩充。经过咸同年间战乱的破坏，到同治四年（1865），长洲县令蒯德模和嗣孙蒯润森又予重修，此事有石渠的碑记为证。

另外，五亩园内尚有张平子衣冠墓及庙碑、西汉夏侯谌碑、书带草庐以及灵芝石等湖石假山。

据《烬馀录》记载，张平子衣冠墓在旃檀庵后，建炎之难，旃檀庵全毁，墓址就此失考。但夏侯谌碑、张平子庙碑"尚环列于功德祠之北"。功德祠毁后，南宋嘉定末易地重建于报恩寺东（后为天妃庙），这两块古碑就不知下落了。

园中另有书带草庐。据传南宋靖康初年，苏州陷城之前，书带草庐的书带草长得十分茂盛，草叶竟长达一丈有馀，而且"披拂及檐"。但草庐的位置早已失考。

五亩园中湖石假山众多，以灵芝石最为著名，它高七尺，纵横八九尺，石面平坦，四旁如有无数灵芝，大小相叠，嵌空玲珑，"不假人力，洵为奇品"，至元代时尚存。又有丈人峰，高四丈，元代时已折为二，其中一截如观音像，当年静顺道人曾依石结庵以祀之。据说，灵芝石和丈人峰是汉晋时物。

又据谢家福考证，园中还有鸳鸯亭，其址当在梅坞左右，因为"梅坞适当寄茅之西，其地同，又俗称梅氏坟，其名合"。但据《五亩园图》标记，寄茅庐西为双荷花池东北池，而梅坞在双荷花池西南池西北，两说似有差距，存疑待考。

春向琼林次第探 :桃花坞别墅

五亩园构筑不久，园西南面出现了一座面积更大的庄园式园林——桃花坞别墅。别墅中种植最多的是桃树，故省称桃坞别墅、桃坞别业，因园主为北宋名臣章楶，又习称章园。章园在苏州桃花坞上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规模大，还在于把“桃花坞”的称谓彰显示世，以至后人通常认为，章园才是“苏州桃花坞”称谓的典故来历。

章楶（1027 — 1102），北宋抗西夏的名将，又是诗人。绍圣年间，先后任应天府知府、广州知府，又徙江淮发运使，桃坞别墅就在这个时期建造的。章园面积最大时“广达七百馀亩”，园中除种有大量桃树外，还有“阡陌交通，溪流萦带”，特别是暮春三月，园内菜花油油，黄金布地，一望无垠，而第宅建筑，也卓冠一时。

在谈章楶的桃坞别墅时，不妨顺便一说他的同宗兄弟章惇。章惇（1035 — 1105），字子厚，与章楶同为宋代名相章得象的后裔，建州浦城人。但章惇、章楶两族很早就徙居苏州，章惇一族居住在城南，章楶一族居住在城北。龚明之《中吴纪闻》卷六记道：“章氏，本建安郇公之裔，后徙于平江者有二族，子厚丞相家州南，质夫枢密州北，两第屹然，轮奂相望，为一州之甲，吴人号南北章以别之。”郇公指章得象，封爵郇国公。章惇官至丞相，而且积极参与王安石变法，对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多有过火行为，章楶的政见温和，比较接近司马光、苏轼，所以章楶与章惇并不热络。章惇一家住城南，

所居宅园（含沧浪亭）沿用旧名南园；章楶一家住城北，所居宅园（含桃坞别墅）因称北园。

章园内的主要建筑有走马楼、功德祠、药栏、旷观台、旃檀庵、清夏轩、正道书院等。

走马楼位于五亩园的西南，与五亩园内的拜石台、采石矶仅一墙之隔。走马楼又名天半楼，想必甚高，据《烬馀录》说，在此楼上俯瞰，园景历历在目。又说金兵占领苏州后，“兀术宴诸酋于天半楼”，看来面积也不小。

功德祠位于章园西部（今韩衙庄东段北面、东蔡家桥西面，扇厂一带），这是纪念章楶功业的建筑。但从《烬馀录》的记载来看，这座纪念堂又是高级住宅区，这里曲室洞房，环列左右，环境极为幽雅，章楶之子章咏华曾在这里“金屋藏娇”，有碧桃、红豆两姬。碧桃稍长，善作诗词，作有《微波集》。红豆年齿稍小，擅长丝竹。后来金兵攻陷桃花坞，碧桃与章咏华同时殉难。这时楼房已烧着，红豆因遭金兵蹂躏“不能起”，为巨火吞没，尸骨无存。章咏华的婢子侥幸躲过，后来捡拾了章咏华与碧桃的遗骸，归葬于城西郊西崦山章氏墓园中。

章园中有专门栽植药草的园圃，称药栏。药栏西面，又筑了旷观台，台面全用五色石铺地。旷观台与走马楼相近，在旷观台上能清晰地看到走马楼上的抱柱联，联语为“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这副联语实为唐人王勃《滕王阁》诗中的两句，意思是说，南浦的朝霞飞上画栋雕梁，西山的暮雨洒进卷起的珠帘。这十四字，竟都是以翡翠琢成的，每琢一字都费千金。建炎之难后，有人在废墟瓦砾堆中，只拾得一个完整的“云”字，其他都已灰飞烟灭了。

旃檀庵的旃檀即檀香，佛教故事说，释迦牟尼在世时，某国王欲见他而无缘，就用檀香依照释迦形体雕个像，称旃檀佛。佛陀“荼毗”（火葬），也都用旃檀为薪，故又多以“旃檀烟”作为荼毗的代称，而佛陀涅槃，也称旃檀薪尽。因此，后人常用旃檀来称寺院，或许寺院中就供有檀香雕就的佛像

判蘇州穎不詳孖芟承奉郎耋監蘇州稅均
見府志錄中稱章子詠華未知所指何人
曠觀臺 薬闌
章園藥闌之西築曠觀臺鋪地皆五色石走
馬樓上楹帖以翡翠琢成畫棟朝飛南浦雲
珠簾暮捲西山雨十四字皆費千金亂後於
瓦礫中得一雲字完好無恙 燼餘錄
清夏軒
西北邊患由夏而遼而金二百年來無虛日

按熙甯六年進士梅灝吳縣人疑即子明子
明又嘗與黃庭堅倡和見山谷集中
桃花塢 在寄芽之東顧翰記云宋太師章楶
所構多栽桃李郡人游春於此朱范成大和
章秀才北城新圖詩方游桃花塢窈窕入壺
天碧城當巖岫清灣如澗泉風月欲無價聊
費四萬錢雪後春事起紅雲蜂蝶邊西城如
西塞桃花古來多釣艇鱖魚肥前身張志和
煙霏幾白鷺風雨一絲蓑清江韻新引清絕

○《五亩园小志》书影

吧？据王謇先生考证，旃檀庵原址为准提庵（今廖家巷新光里6号）。准提庵东北即五亩园，庵西北及北面即为章氏桃坞别墅。旃檀庵始建无考，《五亩园志馀》称“章申公有妻之丧，殡于旃檀庵”，可见章楶时就已有了。南宋初年庵住持是云逸和尚，能诗，与梅园的梅采南、章园的章咏华来往多，交谊深，三人首倡吟梅社，以诗文唱和，并常仿效王羲之等人的“曲水流觞”故事。为此，云逸和尚还广拓庵前的双鱼放生池，使它与五亩园内的双荷花池与桃坞别墅的千尺潭水流相通。金兵攻入苏州城那天，云逸自驾瓜皮艇，将被困在城墙上的宋军士兵渡过城河，并结寨与金兵抗争。两天后，因不敌金兵，云逸投双鱼池自尽。

桃坞别墅西部还有清夏轩。章楶在元祐初，以直龙图阁知庆州，后又改知渭州，在渭州成功地阻击了西夏军队的进攻，并因此赢得了对夏作战的优势，西夏被迫向宋请和。史称西北边患，“由夏而辽而金，二百年来无虚日”，而立边功的，以章楶为最显彰。章氏在园西建轩曰“清夏”，显然是对当年在渭州抗夏业绩的纪念，同时也隐含消暑的意思，一语双关，因为轩建在长鱼池边，“每过夏雨，暑气一清，双池荷花，香风习习，乘凉者必登此轩”（《烬馀录》）。

章楶在园中为了几个儿子的读书设正道书院，延请学者卢革来教授功课。卢革，字仲辛，浙江德清人。年十六即考中进士，曾任广南提点刑狱，为官有政声，告老后退居苏州十五年，入苏州籍，所以范成大《吴郡志》中有他和儿子卢秉的小传。卢革为人庄重诚信，“有前辈之风”，后人为纪念他，特将其故居（今砂皮巷内）之桥，命名为卢提刑桥。卢革退居苏州后，常与朋友诗酒作乐，但教书还是毫不含糊的。可是章氏几个公子一向放浪惯了，未免不服管教，卢革随即辞去教席。相传“正道书院”的题额，为卢革所书，当时很有名。

章园西北部（今东、西蔡家桥以南、韩衙庄以北）多水域，或称池，或称塘。江南水塘，多种水菱、芡实，所以“桃坞十二池”中有菱池、芡池之名，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那里

还有红菱村，因有栽种水红菱的菱塘而得名。建炎之难后，池塘边成了冢葬地，以致“风潇雨晦之夕，常见燐火丛丛，出没于菱池芡池之畔”。

所谓“桃坞十二池”，乃指章园中有十二个池塘，除菱池、芡池外，还有千尺潭、让鱼池、小蠡湖等。

千尺潭在今大营弄北、唐寅坟西，今林机新村一带，潭水极深，岸旁多植桃花，取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句意，名为千尺潭。石方洛《千尺潭》诗云：“流觞飞入水之滨，谁向桃源更问津，花影一潭人不见，深情何处访汪伦。”潭为桃坞十二池中最深、最广之池，可惜淤塞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初仍为湿地，泥泞不堪，周围已无桃树，惟植木槿、荆棘围之。里面部分已作菜园和瓜圃，遇有大雨，即沦为水泽。七十年代，因建林机新村而被填没。

让鱼池又称长宁池，即后来的长鱼池。清初，沈明生曾居于附近。原水面也极大，后来逐渐淤塞成东西两个小池塘。再后来，东池水面越加缩小，并纳入扇厂范围内，一度为扇厂浸泡竹材之水塘。西池于“文革”初期被填没，一度种植桉树成林，后被改建成居民住宅。

小蠡湖为章园中风景优美的池塘，章氏曾于湖中建石舫。建炎之难后，池畔建筑、树木均毁，仅存石舫。后来有人在石舫内供奉范蠡、西施之位，但不久也全毁圮。小蠡湖水面也较大，常有溺人事故。传说有富家子在此威逼年轻寡妇，致使她落水身亡。后来该富家子又来湖上游玩，结果也被淹死了。


◎五峰园

章园中多湖石假山，最著名的是高达二丈的庆云峰和擎天柱。章园圮毁后，庆云峰、擎天柱两峰不知所踪，据凌泗说，杨成五峰园中的五峰，“各高二丈，疑即五亩园、桃坞移来”（《五亩园志馀》）。峰石沉重，运送不易，但五峰园与桃花坞相近，移入是有可能的，可惜无法确认。

六如泼墨狂歌处：桃花庵别业

桃花庵别业非常有名，为明代著名画家唐寅所筑。

唐寅（1470 — 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老家住吴趋坊北端（西中市皋桥东堍），父亲唐广德在那里开了一爿酒馆。他二十九岁应乡试，以第一名中举，人称唐解元。次年赴京会试，因泄题案入狱，被罚为吏，不就，归来后居住桃花坞。晚岁自号六如居士，取《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表示勘破红尘，皈依佛教了。

唐寅的后半生，主要是在桃花坞度过的，唐寅因桃花坞而写意人生，桃花坞也因唐寅而名驰四方。唐寅与桃花坞的因缘，实在是苏州地名史上的一大奇迹。稍稍了解桃花坞人文历史的人都知道，与桃花坞有关的历史人物，无论是苏轼、章楶，还是文天祥、张世杰，他们的历史功业和地位，都远远超过唐寅，然而谈起桃花坞，无论老少，人们联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唐寅。说来也怪，今日桃花坞中，能称得上历史遗存的，大多也属于唐寅。面对如此现象，清代学者俞樾亦喜亦忧，有诗云："拜石亭连碧藻轩，吴中五亩旧名园，后人往来桃花坞，底事惟知唐解元？"

是啊，后人来到桃花坞，为什么只知道唐寅呢？

理由很多，例如唐寅是风流才子啊，唐寅画艺高超啊，唐寅的遭遇令人同情啊，唐寅有"点秋香"的故事啊，等等，不一而足。今天，我们当然可以从更高的层面、更科学的角度，



◎唐寅像(《历代名臣像解》)

对这一现象予以解析，但是最基本的一条，却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否认的，那就是唐寅“卜筑桃花坞”或“治圃桃花坞”，也即他住在桃花坞，桃花坞是他的家。

“治圃”是指在园中种植果木瓜菜，“卜筑”是择地建屋。也就是说，唐寅在桃花坞建造了宅园，却没有一个固定的名称，现在所称的桃花坞小圃、六如别业、桃花坞别墅、桃坞别业、唐伯虎故宅、准提庵、唐家园等，都是外人或后人给予的称呼，大约只有桃花庵，才是唐寅自己经常提及的。但桃花庵这称号，唐寅自己用时，也有点宽泛，有时是指桃花坞宅园全部，有时是指宅园中的一座主要建筑。为了行文方便，这里用桃花庵别业来概称唐寅宅园，包括桃花庵、学圃堂、寤歌斋等在内的所有建筑及园地。

桃花庵别业建于何时，究竟在哪儿，它有多大？似乎一直未有确证。现参考诸家说法，对照苏州地方史志、唐寅本人诗文内容，结合笔者几十年来实地踏勘的所见所闻及相关地形图，来作如下的描述。

弘治十一年(1498)冬，唐寅得意洋洋地以解元身份与徐经一起赴京会试。次年春上，就因泄题案被送进诏狱，至秋天总算获释，狼狈不堪地返归苏州。一年后，即弘治十三年，唐寅家计日落，与妻子离婚。好友文徵明形容这时的唐寅是“用世已销横槊气，谋身未办买山钱”(《夜半闻雨有怀子畏次韵奉简》)这是说，进而显亲扬名，此路已不通，退而逍遥山林，却又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那年唐寅才三十岁，后半世生还长着呢，心高气傲的他，尽管遭遇重大挫折，但还没有绝望，不然也不会在四十五岁之年去应宁王之聘。他学佛是自南昌归来以后，那时他才彻底看穿人生，变成了六如居士。因此在弘治十三年，他只是想治理别业，以作人生之旅的驿站、心灵创伤的疗养所。那末，唐寅准备治理的别业，放在哪里呢？

就在桃花坞。

早在弘治七年(1494)，唐寅家遭遇了大变故，父亲唐广

德、母亲邱氏、妻子徐氏、胞妹四位亲人在一年内先后过世。唐寅自己又不屑治理产业，所以父亲留下的那座酒馆，主要由比他小七岁的兄弟唐申打理。以后的六年里，他既要料理亲人葬事，又要应乡试、会试，都需要经济支撑。其间，赴京会试身陷科场案，上下更要打点，被释放时，还缴了一笔不小的"赎徒"罚金。家里已经穷得丁当响，这时哪有闲钱在桃花坞买地盖屋呢？所以桃花坞的地产，可能是唐家的祖产，最有可能是唐广德在世时经营酒店略有赢馀而购置的。明清乃至后来的民国时期，阊门内中市大街（今东中市、西中市）是繁华商业区，店铺林立。店肆业主通常都在桃花坞置房产或田产。这不仅因为桃花坞是邻近阊门的"后花园"，环境清净，地价便宜，出入又十分方便，还因为从风水学上讲，桃花坞处于城内西北隅，西北面有城墙和内外城河，形成西南——东北走向，乃是最宜"藏财"、"安居"之地。

弘治十五年（1502），唐寅从江西、福建、浙江归来后得病，在养疴期间，"托丹青以自娱"。次年，唐寅与弟唐申分家，这才搬到桃花坞居住。

桃花坞虽有祖上留下的老屋，想必年久失修，不堪居住，因而唐寅想造新房子，为此曾向好友徐祯卿借钱。徐祯卿有诗《唐生将卜筑桃花之坞，谋家无赀，贻书见让，寄此解嘲》，所谓"贻书见让"，是指唐寅向徐祯卿借钱，愿意把一些好书让给他。可是不巧，徐祯卿虽于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及第，授官大理左寺副，却又因管理的囚犯逃跑，被贬为国子博士，可能还罚了俸。真是"正逢天子失颜色，夺俸经时无酒钱"，自己都十分拮据，如何借得出钱来？特地写了这首诗来作解释，有云："唐伯虎，真侠客。十年与尔青云交，倾心置腹无所惜。击我剑，拂君缨。请歌鹦鹉篇，为奏朱丝绳。胡为扰扰苍蝇之恶声？我今蹭蹬尚如此，嗟尔悠悠世上名。"

这事发生在正德元年（1506），有人把这一年作为唐寅"卜筑桃花坞"的起始年。实际上，唐寅迁居桃花坞，至迟在弘治十七年（1504），别业中的桃花庵于十八年（1505）三月

建成，唐寅为之写了《桃花庵歌》，并刻石志庆。

唐寅没有从徐祯卿处借到银两，但还是通过其他办法如卖书、卖文、卖画筹到了款子。从弘治十三年（1500）到十八年（1505），他画了《骑驴归思图》、《松岩观泉图》、《黄茅小景图》、《花溪渔隐图》、《坐临溪阁图卷》等大量作品，想必都是为了筹款。到正德二年（1507），别业内建筑学圃堂、梦墨亭、寤歌斋等也先后落成，四周种了不少桃树。唐寅与沈周、祝允明、黄云等小聚，文徵明因家中有事，未遑参加。桃花庵的位置就在今准提庵一带，也就是章园前的旃檀庵遗址，其范围大致在今廖家巷以东，西大营门以西，前新街以北，即包括今准提庵、大营弄西段（原鲶鱼墩）、唐寅坟、红木雕刻厂所在及双荷花池一带。至于唐寅坟以东、西大营门以西即今林机新村一带，是章园的千尺潭所在，明代时主要仍是水域，在乾隆《姑苏城图》上，该处还有较大水域的标记，只是误注为“双荷花池”。从唐寅在正德十五年（1520）画的《桃花坞图卷》中可以看到，一座庭院坐落在山溪之畔，所谓“峰峦竹树，点染精细，广厦长廊，桃花乱放，神仙蹊径，不啻身入武陵源矣”。桃花坞哪里有“山”呢？有！当年桃花庵西北面，今大营弄西段、韩衙庄东端、廖家巷北端、东蔡家桥（巷）南端



◎桃花仙馆图（《墨亭新赋》）



◎唐寅《松间草阁图》

交接处，原有一座相当高的土墩，占地面积也颇大，乾隆《姑苏城图》上也有明确的标识。这座土墩因外形像鲇鱼，故又称鲇鱼墩，应当就是《桃花庵图卷》中庭院旁之土山。唐仲冕所辑《墨亭新赋》中有《桃花仙馆图》，画上桃花仙馆左边高坡，正是鲇鱼墩所在。

今大营弄西段，1940年《吴县城厢图》上标为“鲇鱼墩”，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名为鲶鱼墩，“鲶”是“鲇”的异体字。“文革”时，鲶鱼墩改名火炬弄。“文革”结束，恢复原地名，却写成了“占鱼墩”，后来干脆并入大营弄，鲶鱼墩或占鱼墩之名遂废。

在桃花庵别业中，桃花庵是唐寅和他接待朋友的主要活动场所，此外还有学圃堂、梦墨亭、寤歌斋等建筑。

学圃堂是别业中最大的一座厅堂。为何取名“学圃”呢？因为桃花庵别业中除了栽种花木，还有菜地。王鏊《正德壬申冬初，过子畏解元城西之别业时，独有梅花一树将开》诗有“生计城东三亩菜，吟怀墙角一株梅”之句。诗题既说是“城西之别业”，怎么诗中又称“城东”？原来西北面有城墙，旧时无高楼阻挡，一眼就能见到，别业正在城墙之东。王鏊把种菜说成是“生计”的主要内容，虽然是形容，但是对于无业的唐寅来说，也不算太夸张。“三亩”不一定是确数，只是表示有菜田几亩而已。因此学圃堂，一定就在菜田附近。唐寅自己注明在学圃堂中绘就的画作，似乎也多与农事或栽培植物有关，如传世的《秋树豆藤图》、《竹林七贤图》、《墨牡丹》、《归牧图》等。

梦墨亭是桃花庵别业中最有名的建筑，祝允明有《梦墨亭记》，专讲其事。唐寅之所以筑梦墨亭，是因为当年游览福建仙游县九鲤湖时，梦见仙女赠他墨一囊。“赠墨”虽是吉兆，但当时唐寅自负满腹经纶，没当回事，后来仕途失意，生活无着，得靠卖画为生，而绘画又得心应手，才将“梦墨”事视为神奇。据统计，唐寅有相当数量的画，署款都作于梦墨亭，如《青山读书图并题》、《为富溪汪君写绢本双鉴行窠图山水

册》、《山路松声》、《仿郭熙画山水》、《烹茶图》等，特别是正德十六年（1521）端午后二日为蕙茂卿画的《桃花庵图卷》，就作于梦墨亭，并有较长的题词。

寤歌斋则是书房一类的建筑了。唐寅在寤歌斋也常作画，如《寻山图》、《梅鹤》，虽均为扇面小品，内容似乎更雅一些。

桃花庵别业四周多水，东为千尺潭，北为五亩园，园中有双荷花池，南面也有水池，即宋代章园前的双鱼池，西面又有长鱼池（扇厂一带）。别业内另有几条小溪，与四面水域连通，合成主河流往西北直通到蔡家河。袁袠《桃花园宴》诗云："灵雨晨复夕，新水满陂池。轻凫骇纤鳞，朱榴耀锦葵。嬉游悦令节，嘉宾咸在斯。畅然神飙至，暑气清华榱。芙蕖临绮疏，菖蒲泛羽卮。围棋间六博，既醉无愆仪。遂献蓼萧什，还称頍弁诗。尝闻西园宴，佚乐宁异兹。"是说桃花庵别业周围池塘水正涨满，水鸭畅游，游鱼跳跃，石榴花和锦葵花，荷花和菖蒲，互相争艳。黄省曾登上桃花庵别业中的小楼，尽见园内外荷花烂漫，因而写下了《唐氏园观荷》，诗云："虚阁中天携酒攀，芙蓉烂熳芳溪湾。绿竹高浮翡翠羽，白云四结琼瑶山。风蝉雕槛近人响，霞露清尊傍汝闲。欲折秋风惜迟暮，花前徙倚不知还。"

唐寅过世后，桃花庵别业又如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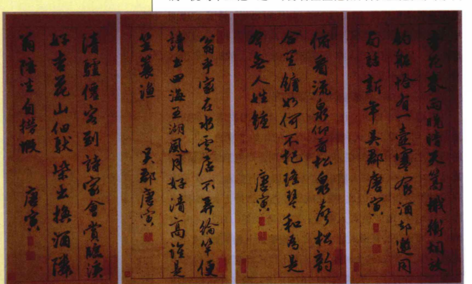
嘉靖二年（1524）十二月初二日，五十四岁唐寅贫病交迫而死，留下妻子沈氏和与沈氏所生的年约十岁的女儿。其时唐寅之弟唐申尚健在，所以桃花庵别业尚有唐家人留守。嘉靖二十一年（1542），唐申过世，因唐申有遗命，让次子唐兆民过继给唐寅。因此，桃花庵别业还能维持下去，即使房屋有所圮坏，地产仍有人看管。至万历十年（1582），《五亩园小志》记载说，有僧人旭小在桃花庵遗址上构筑禅房数楹。这就表明，大约在这个时候，桃花庵不仅已经废弃，连房基也不属唐家所有了。天启六年（1626），杨大濚又在这里创建精舍，供奉准提佛像，因名准提庵。在疏浚庵前池塘（疑即原

双鱼池水）时，得唐寅所书《桃花庵歌》石碑和祝允明所书的庵额，于是在庵中供奉唐寅、祝允明、文徵明三人像。

不过，此时桃花庵别业其他房地产，至少还有部分尚属唐家。因为崇祯十七年（1644），毛晋等人重修横塘唐寅墓时，雷起剑作《重修唐解元墓记》，其中记道："访于田夫之邻者，问其遗族，云：'族并乏，止有城内桃花坞一老妪，尚是伯虎侄孙妇之孀者。'"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唐家族人稀少，城内桃花坞还有一位年老寡妇，她是唐伯虎侄孙媳妇。

顺治年间，云间名医沈明生来苏州，就在桃花庵别业中居住，并加筑了亭台，还栽植了竹木，特别还在长宁池中种植了荷花，跨塘作亭，名为蓉镜亭，于池侧新建梦墨楼，又在宅旁另筑桃花庵。据付梓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百城烟水》卷二记载，当时"解元唐子畏别业，大半荒芜"。既然是"大半荒芜"，可能还有些菜圃或桃林在吧？

这里有两点需要提出，一是长宁池，池原在宋代章园内，属"桃坞十二池"之一，初名让渔池，后名长鱼池，当时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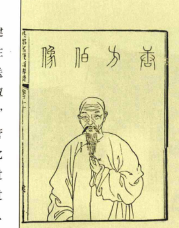
◎唐寅行书屏

甚大，位于今韩衙庄北、龙兴桥东、东蔡家桥西，沈明生所建梦墨楼当在池东侧，即今红木雕刻厂一带；二是沈明生“在宅旁”另筑桃花庵，当指沈明生自己的住宅旁。莫俨生《送明生先生迁六如别业》诗云：“六如泼墨狂歌处，桃树无多潭水秋。之子移家当胜地，一楼八咏继风流。”诗中的“潭水”是指原千尺潭呢，还是指长宁池，今已难考，但也可以不去管它，反正当时两池均在。除莫俨生外，当时还有许多人为沈明生宅园作诗，如吴伟业有《过访明生沈子》、宋徵舆有《过梦墨楼》、郑敷教有《过桃花坞赠明生沈先生》、蔡方炳有《过访明生道翁赋赠》、释宗渭有《过六如别业访沈道翁赋政》、张鉴有《过沈太翁园亭赋政》等，诗中或多或少提及唐寅及其事迹，其时唐寅的桃花庵别业显已大半荒芜，所谓“百年遗迹，竟付衰草斜阳”。

还需要说明的是，《百城烟水》卷二有“唐家园”条，记道：“唐家园，在阊门内桃花坞，唐解元寅所居。”并附徐应雷诗《唐家园怀子畏》。徐应雷的生卒年，今已无考，但他曾应韩世能、徐祯卿之聘为书记，可见与唐寅是同时代人。《唐家园怀子畏》第一首诗说：“借问桃花坞，新栽几桃树？园中老树根，昔人箕坐处。”诗是唐寅逝世后写的，从诗题就可知道，至少在那时，桃花庵别业已被人称作唐家园了。前已提到黄省曾有诗《唐氏园观荷》，“唐氏园”不就是唐家园吗？

嘉庆六年(1801)，吴县知县唐仲冕，一是鉴于唐寅的名气越来越响，二是或许与唐寅同姓的缘故，对唐寅身后事特别热心。不仅修葺了横塘唐寅墓，还维修了桃花坞中的桃花庵(即准提庵)，并拓庵东空地，另筑唐解元祠，以祀唐、祝、文三人，又刻唐寅文集《六如居士全集》十六卷。应该说明的是，乾隆《姑苏城图》上准提庵东标有“唐伯虎祠”，筑于何时，又出于何人之手，待考。咸丰十年(1860)，即太平军占领苏州的这一年，唐解元祠毁于兵火，直到同治年间才予修复。

唐家园作为一个地名，流传了相当长的时期。1921年



◎唐仲冕像(《吴郡名贤图传赞》)



◎双荷花池宝华庵遗址

印行的《苏州城厢图》上，在桃花坞廖家巷北段（准提庵后）东侧横巷标有“唐家”（疑漏“园”字），西侧小弄标有“唐家弄”。唐家园横巷即原鲇鱼墩（今大营弄西段）。唐家弄疑即东蔡家桥（巷），该巷西侧后为扇厂厂址。特别是鲇鱼墩以北地块（今大营弄西段以北，唐寅坟以西，即红木雕刻厂厂址），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仍称唐家园，有砖砌围墙，笔者常去园中玩耍。

诚然，当时的唐家园，绝非园林，不仅围墙多有残缺，园内北部除几楹破屋外，只有桑树和桃树等，还有一个小池塘，而南部除墙边有瓦砾碎砖堆外，大部分已成菜圃，夏天主要种山芋和南瓜，墙边爬着扁豆、丝瓜，秋冬主要种青菜。夏秋时节，山芋地里蟋蟀很多，笔者经常与小伙伴去捕捉蟋蟀，印

象特别深刻。

唐家园在桃花坞名气甚响，当时指准提庵北面包括东面今唐寅坟、双荷花池、西面的韩衙庄以北地块一带，均称唐家园，与今双荷花池北面的五亩园（后为林机厂）并列，一直活在当地人口语中。直到"文革"，鲇鱼墩北侧建造了一幢居民楼，楼北面建起红木雕刻厂后，唐家园的地名才渐渐为人遗忘。

还要解释的是，今准提庵东北面的宝华庵原址，传为唐寅故居，谢家福在《五亩园志馀》中按道："庵在寥（廖）家巷内，宅在五亩园西，今宝华庵即明生所构之唐家园也。原《志》以长宁池诸胜属桃花庵，兹特考正。"今人据此认为唐寅故居就是宝华庵原址，此说实在欠妥。因为沈明生既然能在长宁池畔建梦墨楼，已远在宝华庵原址之西百米以外，而从当时诗人吟哦的沈氏宅园看，面积要大得多，至少在1921年的地图上，唐家园也远比今宝华庵要大得多，因此，与其说宝华庵原址即为唐寅故居，不如说今准提庵以北，包括准提庵以及唐寅坟、双荷花池一带（含红木雕刻厂厂址及宝华池原址），均为唐寅的桃花庵别业，别业内的建筑如何分布，史乘均无记载，而所传宝华庵原址上的桃花庵，前已论证，乃沈明生所构，与今准提庵原址上的唐寅桃花庵，完全是两码事。

今准提庵，坐北朝南，占地约二千平方米，山门面阔五间，进深七界，硬山造。梢间向北构东西两廊各六间二架，贯通大殿，中为广庭。大殿面阔五间十八点二米，进深十三界十四米，高十点二米，单檐硬山顶，左右梢间双层。山墙作观音兜，两侧延伸为波浪形坡，墙中央塑"佛"字。大殿构筑高敞，前为鹤胫轩廊，后作船篷轩廊。前廊梁枋木构均有雕饰，呈浙派风格。大殿后部民国建筑原为佛堂，堂前门楼罗马柱上有再修时所题"民国十二年"字样。东路平房原为僧人寮房。唐寅祠在大殿东偏，原系楼阁，有"天章阁"额，道光年间倾圮，后改建为平屋，面阔三间，进深十三界，分前后三殿，前后系硬山造，中为单檐歇山造。屋不高，开间也小，局

促卑隘。东壁嵌有唐寅弘治十八年(1505)撰书《桃花庵歌》碑,字已漫漶不清。道光十一年(1831)摹刻一石,嵌于原刻石旁,另有《六如居士画大士像》、蒋和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蒋和画《竹石图》、僧莲峰撰书《准提庵八咏》等碑。上述部分碑刻1993年起暂迁横塘唐寅墓保存。准提庵1963年被列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大殿及两廊先后于1989年、1996年修葺。

现在通常将原宝华庵原址(今西大营门双荷花池13号)视为唐寅故居,所以也要提一下。此处面积五百五十一平方米,坐北朝南,面阔五间十五点四米,进深九米,门前有小池,即今所谓双荷花池,池上有清代石板小桥青莲桥,以通出入。



◎廖家巷唐寅祠东墙观音兜

实际上，宝华庵原址不过是唐寅桃花庵别业的一部分，而且是极小的一部分。

唐家园自唐寅故世后，是否一直有主人呢？应当说是有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唐家园的主人住在准提庵的附房内，笔者印象中，他是一位很精瘦很文雅的老人，人们背后都指指点点，说他就是唐家园主人。这位老者时常会踱步从准提庵来到唐家园废园里走走，看看，但对小孩在园中嬉闹，却从不过问，偶尔还会对我们笑笑。他是唐家的后代，当然姓唐，但他与唐寅一族究竟是什么关系，似乎也没人关心过。

“文革”中，唐家后代被赶出准提庵，搬到桃花桥一弄 1 号居住。那位老人待人接物十分谦卑，与周围邻居关系甚好，言语不多，更绝口不提唐家的事。但居民私下里说，老人有三子，次子、三子早亡（一说失踪）。长子“文革”前在北京担任公职，“文革”初曾赶回苏州，取去家藏的一些书画和“古董”，返京后再无音讯。老人与一位孙女住在一起，孙女尚小，也无工作，唐家当时也不知靠何谋生。七十年代初，唐老头病逝。生病时，也只有孙女在旁服侍，似乎无亲友往来。改革开放后，唐氏孙女结婚了，还与夫婿在桃花桥一弄 1 号内住上一阵，后迁出，不再有任何消息。

浇花锄药是生涯:艺圃

艺圃在文衙弄内,为明清第宅园林,东部是住宅,西部为园林,面积约三千八百平方米。

艺圃的前身叫醉颖堂,为明代学宪袁祖庚所建。袁祖庚(1519 — 1590),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四十岁就弃官归隐苏州,在城西北这"地广十亩,屋宇绝少,荒烟废沼,疏柳杂木"的地方,建造了醉颖堂,内设池亭,兼有山林野趣,因附近已是繁华的闹市区,故称"城市山林"。

袁祖庚于万历十八年(1590)过世,同年园归文徵明曾孙文震孟,经重建,改名为药圃。

文震孟(1574 — 1638),字起孟。天启二年(1633)状元,授修撰。因反对魏忠贤擅权,被削职为民,自此归隐藏苏州。他的兄弟文震亨是著名园林专家,著有《长物志》等。药圃在文氏兄弟的经营下,有所发展。当时水池面积有五亩,其他自然景观也疏朗淡雅,另有一些建筑,如世伦堂、青瑶屿等,都是比较著名的。明清交替时,药圃遭难,部分宅园竟废为马厩。顺治十七年(1660)园为莱阳人姜埰购得。

姜埰(1607 — 1673),字如农,号敬亭山人。崇祯进士,官至礼部给事中。明亡后与弟姜垓流寓苏州。五十四岁时购得药圃,改名颐圃,又名敬亭山房。他对园亭重予修建,前后约花了十三年时间。姜埰逝世后,次子姜实节乃改园名为艺圃,今日所见艺圃的主要建筑及景观,大多是在这个时期奠定基础的。

艺圃后来又屡屡易主，规模也日渐变小，道光十九年（1839），园归绸业公所，改名为七襄公所。民国初，七襄公所经济不支，房屋陆续出租为民宅。抗战时，园一度被日伪当局占用。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艺圃先后为机关、剧团、工艺社等单位所用。1982年起，开始修复，恢复旧观，1984年10月竣工验收，正式对外开放。

1995年4月，艺圃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01年，又将散为民居的住宅部分收回修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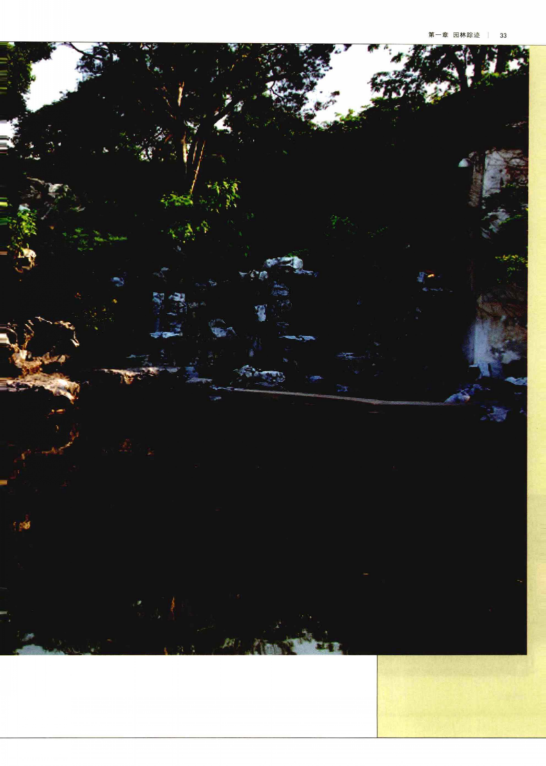
艺圃东住宅部分，有世伦堂等楼厅，形制古朴。西园部分，以水池为中心。池现广约七百平方米。池西岸为响月廊。响月廊南接香草居，北连思敬居，长约十九米，中部贯穿卷棚歇山式小亭。响月廊亭也是围绕着水字作文章，到这里的感



◎艺圃响月廊



◎艺圃山池



受与拙政园别有洞天半亭和网师园月到风来亭时的感受是相同的，都是东临水池，可观水景，尤宜月夜赏景。廊名使用了"通感"手法，将无声的明月比喻为"响"，突出了月华之饱和充盈。旧时廊周围多竹，月明星稀之际，风摇琅玕，就有了凤啸龙吟之声。

响月廊北端的思敬居，实际就是水榭延光阁的西厢房，水榭延光阁位于池北，是七襄公所时期的建筑物。延光阁坐北朝南，卷棚顶，面阔五间，长约十五点五米，进深六点二七米，南部三米以石柱、石梁架空凌于水面，南面窗用和合窗，窗下是栏杆裙板，北面当中一间是落地长窗，左右为半窗，东侧有长窗两扇向南通廊。延光阁是苏州古典园林中规模最大的水榭，也是艺圃的主要建筑物之一。

延光阁南临中部水池，现在水面积虽不大，但水深仍有四米，因水池以聚为主，仅略分小水湾于东南及西南两角，水面就显得开阔，而东西两角架设低平曲折的小桥，又使水面有展延不尽的意境。

池南岸多低平处，间露土层，其后有湖石绝壁、假山、高阜、大树，堆山上又有山亭。山下临池，辟有小径，使山水之间有了多层次的过渡，增加了水面浩荡的感觉，水池东南岸有乳鱼亭，周围有树石、小桥、幽径陪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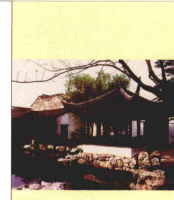

◎博雅堂

延光阁北面的大厅，是艺圃原主厅博雅堂，它坐北朝南，高大宽敞，门户重叠，堂内梁柱木结构，是明代遗物，为硬山顶扁作厅，面阔五间约十六点六米，进深约九点七米。当中三间为厅，东西梢间砌以隔墙，辟为套房。该厅最有特色的是月梁上有明代的山雾云雕，柱上均装饰纱帽(故俗称该厅为纱帽厅)，厅中四只步柱柱础为青石覆盆加扁圆木鼓，墙下部以清水砖勒脚，做工精细。博雅堂原称念祖堂，是姜埰于康熙十一年(1672)八月"架屋五楹于池上故址"而成的，所谓"故址"，当然是指明代文震孟药圃的遗构。

博雅堂前庭院之南，水榭延光阁的东厢房，称旸谷书堂，原是园主讲学处。其东南，又有一所小建筑名爱莲窝，旧时

也是供讲学、课学用的。

出爱莲窝，沿池边小道南行，便可到达艺圃最有名的建筑乳鱼亭。乳鱼亭是座四角亭，它西向临水，南北部分临水，单檐攒尖顶，正方形平面，通高三点一米，边长约三点三米，井字形天花。西向临水的一面，中间没有立柱，其馀三面均有两根立柱，梁架结构比较特殊。在桁枋、搭角梁、天花等处均有早期彩绘痕迹。柱间下部砌半墙，上设吴王靠。此亭为明代遗物，是苏州园林中难得保存下来的明代木亭。“乳鱼”即小鱼，王禹偁《诏臣僚和御制赏花诗序》有“观乳鱼而罢钓”之句，乃指观乳鱼之乐而人亦乐的意思。乳鱼亭的设计十分别具匠心，它外貌特别古朴，突出水面，亭基就是个半岛，后面是景通花木簇拥下的一条幽径。东北、东南分别有小建筑爱莲窝和思嗜轩，正南有小桥直通假山群。



◎乳鱼亭

思嗜轩在乳鱼亭东南面，坐东朝西，背倚围墙，簇拥在翠竹丛中。若再沿轩前小径南行，就直达大假山丛。

大假山丛实际已在水池正南，进入假山的道口就在水池东南，又分作两道，一道偏西靠近乳鱼亭，另一道偏东靠近思嗜轩。

偏西的一道，经由乳鱼亭东南阶下的乳鱼桥，可直达假山濒水处的青瑶屿磐石。站在磐石上，迎面是高耸的假山、洞壑和山径。到此，小道又分成两路，一路由青瑶屿上的绝壁危径，高高低低自东往西直达池西南渡香桥；另一路则入山洞盘折登山，直至山顶八角亭朝爽亭。

偏东的一道，往南可进入山口，踏上山道石级，曲径通幽，峰回路转，也可直上到达山顶朝爽亭。

人在假山下，取道上山时会发现，这座假山丛并非常见的普通堆山，其南面是土堆之山，北面是全由太湖石镶嵌的假山群，很有“厚度”。而且，单是北面临水的几层湖石叠砌成的石壁及山径，就足以让人高低流连、上下探幽了。

站在朝爽亭北望，居高临下，俯视艺圃全景，除西南别院不在视线之内外，其馀浑如一幅精致的山水画卷，历历在

目——水池面临足下，池北为延光阁，之后是博雅堂，左为响月廊，右为爱莲窝，近右为乳鱼亭、思嗜轩。

山的南边和西边，均砌高墙。南墙以外是民居，而西墙之西，即是艺圃的另一个天地——被称作芹庐的西南别院。从山巅去西南别院，也有两条通道。一取西南，有墙门，沿石级而下即可到达芹庐院内；通常总是取道西北，由山径盘旋而下，绕峰穿穴，下至山麓，过渡香桥，就可进入芹庐。

渡香桥一头与低平的假山危径相接，一头与西南别院芹庐圆洞门前的小路相连。渡香桥是全用石板砌成的平桥，桥板仅高出水面数寸，人行桥上，如履水面，是名副其实的贴水桥。桥长不过五米，宽零点八四米，三曲，完全与《长物志》中关于"板桥须三折"的定制吻合。实际上，渡香桥是架在水池西南延伸的一道水湾上，水湾与西南别院内的浴鸥池相通，低平曲折的渡香桥置于水湾，使水面显得更宽，山体显得更大，庭院显得更深，水池也显得有源有流，延展不尽。

芹庐内为一组庭院，自成一区。庭院内小池浴鸥池，与外面大池相通，周围点缀峰石，杂植花木，油绿的爬山虎藤蔓，爬满粉墙。此处曲折深邃，为园内最幽静的庭院。池西侧为芹庐内建筑，呈南北对照厅式，南为南斋，北为香草居，中间小院叠湖石花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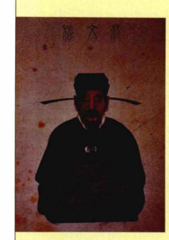
◎芹庐

艺圃以园景自然、开朗、质朴取胜，具有秀丽清幽、恬淡疏朗的特点，为了体现和维护这如诗如画的特点。艺圃的植物配置远比其他园林更"小心翼翼"，因园占地有限，除堆山上树木葱笼，颇得山林野趣外，其他各景点，尽量种植体量较小的花木，株植不高，却各见风韵，造成"园小而不觉其小"的特殊效果。据统计，园内虽只有花木四百馀株，但品种竟达五十种以上。例如响月廊面东为水池，两边是陪弄。陪弄内所植依次是小竹、腊梅、芭蕉等，通过漏窗，影影绰绰，形成精致小品。

万桃双竹今何在:范村

范村是南宋诗人范成大故居,它究竟在哪里,学者颇多争议。据笔者考证,大致在今桃花桥路东侧韩衙庄南面,据《五亩园小志》记载,清代该处称杨树园。

范成大(1126 — 1193),字至能,南宋名臣,也是著名诗人。他在城北原有住宅,在城外东南石湖还有别墅。据周必大《范公成大神道碑》记载,范成大晚年因石湖别墅路远,不能天天耽在那里,就在城内"城居之南,别营一圃",题名"范村",又在住宅北面,"葺古桃花坞,往来其间"。范成大《范村记》)中也说"某奉祠还乡,家西河之上"。今阊门内西街、桃花桥路西侧原有河,称为西河,民国时拆去的柳毅桥,原即架于西河之上。范氏购得宅南王姓屋舍七十馀间,"尽拆除之,治为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与梅"(范成大《梅谱序》)。圃中的建筑,有重奎堂,藏有皇上所赐笔墨原件及其刻石,"四傍各以数椽为便坐,梅曰陵寒,海棠曰花仙,酴醿洞中曰方壶,众芳杂植曰云露,其后庵庐曰山长。盖瓦不足,参以蓬茅,虽不能如昔村之华,于云来家事,不啻侈矣"(《范村记》)。此外,圃中还植有桂树,另有翠竹以及菊花、茉莉等花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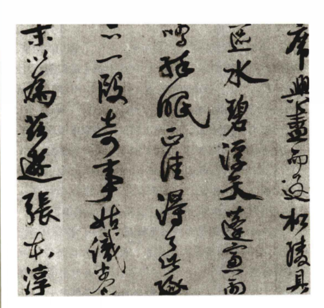

◎范成大像(《历代名臣像解》)

当然,圃中种得最多的还是梅花。如今已很难知道范村梅花,与五亩园梅花有无关系。但范成大自己说:"吴下栽梅特盛,其品不一,今始尽得之,随所得为之谱,以遗好事者。"同时,他又说了这样极端的话:"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重轻。"这两段话

都在范氏《梅谱序》里，而《梅谱》恰恰是在桃花坞范村写就的。

我们从范成大的诗词中还可知，当时的桃花坞“万桃春不老，双竹寒相对”，“西城如西塞，桃花古来多”（《次韵章秀才北城新圃》）。范村虽以村名之，其实是在城里，并且还相当热闹，据其所作《自晨至午，起居饮食，皆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戏书四绝》可知，巷南时闻敲板报更声，街北有弹丝诵经声，东北面为军寨（在今北寺塔北），有挝鼓声，东禅寺还常有打钟声传来，附近又有菜市，更是叫卖声不断，范成大徜徉于舍南范村或舍北桃花坞，安度晚年。偶尔还坐船通过桃花河出阊门，过横塘，直达石湖别墅小住。

美中不足的是范村内都是平房，爱好山水的范成大见不到山，不免抱憾。苏州的山均在城西南，有人就劝他筑小楼，可以远眺，范成大听了也为之心动，只因造楼费用过大，一直无法实现，有诗《廛居久不见山，或劝作小楼以助登览，又力



◎范成大诗卷（局部）

不能办，今年益衰，此兴亦阑矣》。虽然有此小小遗憾，但范氏对自己的宅园还是相当满足的，他说："后之人傥能长保此居，则村名之传，又不知其几世几年乎！"（《范村记》）

说起范村，还须提到两人，一位是范成大的忘年交，南宋著名词人、音乐家姜夔，另一位就是范成大赠予给姜夔的歌女小红。

姜夔（约 1155 —约 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鄱阳人，一生未仕。往来鄂、赣、皖、苏、浙间，壮年后长期生活于湖州与杭州。多与当时诗人词客交游，卒于杭州。

从现存记录看，姜夔于淳熙十四年（1187）夏，经诗友杨万里介绍，从杭州到苏州谒见范成大。这一年，范成大已六十二岁，而姜也就三十二三岁光景。两人一见如故，诗酒相酬。范成大在桃花坞经营范村，大致也在该年上下（《范村记》作于绍熙元年即 1190 年），因范村尚处草创初期，姜诗文中并未提及。

四年后，即绍熙二年（1191）严冬，姜夔第二次来访，并在苏州待了个把月，范村才引起姜的注意，在他填的《玉梅令》词前，有段小序，云："石湖家自制此声，未有语实之，命予作。石湖宅南，鬲河有圃曰范村，梅开雪落，竹院深静，而石湖畏寒不出，故戏及之。"——所谓"石湖畏寒不出"，有范成大自己的诗《范村雪后》、《寒夜观雪》、《爱雪歌》、《雪后苦寒》诸诗可证。尽管范成大抱病在身，但还是热情招待姜夔，而且还互相探讨诗词曲谱。看来，姜夔即便不住在桃坞范宅中，也一定住在范宅南面的范村内。范成大还盛邀姜夔作新词曲，姜为此留下了著名的两首，即《暗香》、《疏影》。

姜夔赴苏之前曾逗留在合肥，合肥有他多年钟情的歌妓，歌妓善弹琵琶，是姜的红颜知己。但歌妓此番不知何故，突然与他作别，并早于他离开了合肥。所以姜夔这次赴苏，情绪上是低落的，即便在为范氏所作的《暗香》、《疏影》中，也掩饰不了苦闷惆怅之情。范成大非常同情姜的遭遇，便将

身边一位色艺双绝的歌女赠予给姜。这位歌女就是小红。

范赠小红于姜夔，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学故事，不仅姜及其好友多有诗文津津乐道，后人也多以作为典故。元人陆友仁《砚北杂志》载云："小红，顺阳公（指范成大）青衣也，有色艺。顺阳公之请老（指因老病退归故里），姜尧章诣之。一日，授简征新声，尧章制《暗香》、《疏影》两曲。公使二妓肄



◎小红(《吴如友画宝》)

习之，音节清婉。姜尧章归吴兴(湖州)，公寻以小红赠之。”今人王稼句《吴门烟花》有《青衣小红》并云：“范成大将小红赠送给姜夔，当然并不仅仅为了安慰他的离情别怨，那时范成大年事已高，将年轻女子留在身边，不免误了他们的青春，况且小红擅长唱曲，为姜夔的创作进行试唱，实在是恰当的人选。将小红赠送给他，可说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再说，将侍妾乐伎作为礼品，也是当时的风气。宋代文人地位较高，文人获赠美姝，自然视为意外艳福，于是诗词吟咏，每每传为风流佳话。”

这一年，江南下雪甚大，姜夔是冒雪到苏州的，到了苏州，似乎也一直是阴雪天，桃花坞旷野更是“鳞甲塞天飞，战逐三百万”（范成大《次韵姜尧章雪中见赠》）。此刻，已逼近岁暮，姜夔总得要回去过年，好来天虽冻寒，太湖水面未曾结冰，于是在除夕那天，带着小红乘船取道石湖、太湖回湖州而去。舟过吴江垂虹桥时，天色已晚，大雪忽止，四周皑皑白雪，茫茫如玉界琼宇，分外的清旷宁静，“天寒远挂一行雁，三十六峰生玉壶”（姜夔《雪中六解》之四）小红因与姜夔两情相悦，触景生情，高兴地唱起姜夔新制的丽曲，姜则以吹洞箫和之，此时此景，直如神仙境界、神仙眷侣。姜不禁诗兴大发，连连作诗，其中就有堪称诗坛名篇的《过垂虹》：“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第四桥。”

“小红低唱我吹箫”后来更是成了名句，它与“红袖添香夜读书”，同为古来文人炫耀风流蕴藉的口头禅。两句相比，自然前者更显得潇洒些，因为“小红”与“我”是互相唱和，所以地位上是平等的。这位在桃花坞范庄耽过一段青春年华的歌女，在后来跟随姜夔的四五年中，境遇不差，可谓“美满”。“尧章每自喜度曲吟洞箫，小红辄歌而和之。”（《砚北杂志》）但后来终究没能留在姜家，而是嫁给别人了。原因很可能是姜夔家不仅有正室，而且另有侍妾数人，主人或许不愿委曲她，让她出嫁了。然而小红出嫁后，姜夔还时常怀

念，特别是垂虹桥边雪夜船上的那一幕，在多年后词人填写的《庆宫春》里，仍然依稀可见。“伤心重见，依约眉山”、“老子婆娑，自歌谁答”，往事不堪回首，正是“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矣。

可惜的是，范成大逝世后，范村很快就衰落了。到了清代，名士陈葵一居此，舍北有隙地，叠石疏池，中筑一室，曰藕舫，颇极雅致，藕舫之南有南埭草堂，其名即取诸范成大《千秋岁·重到桃花坞》，词曰：“北城南埭，玉水方流汇。青樾里，红尘外。万桃春不老，双竹寒相对。回首处，满城明月曾同载。分散西园盖，消减东阳带。人事改，花源在。神仙虽可学，功行无过醉。新酒好，就船况有鱼堪买。”

后人有诗云：“万桃双竹今何在，幸有词人范石湖”，诗人的英名和词句都留传下来，但范村的真正遗迹，今日却渺乎难寻了。

藉说洞庭仙隐去 :五峰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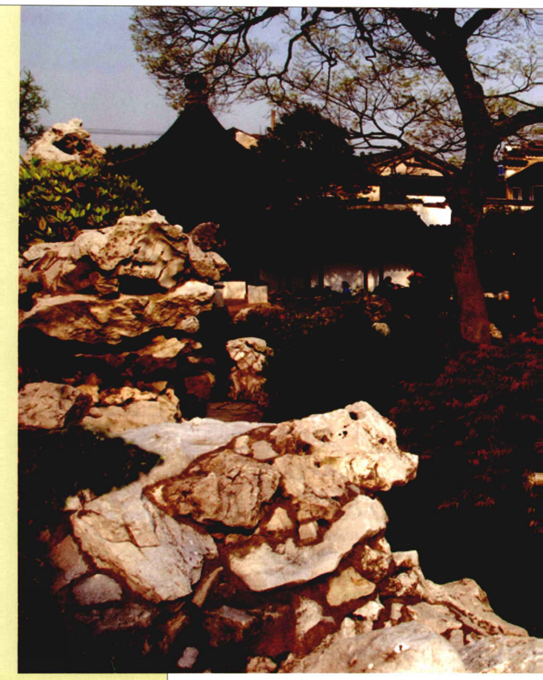
五峰园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乃尚书杨成宅园,俗称杨家园。园在西街西侧 47 号,而街东侧有杨家院子巷,即为杨成故居所在,与五峰园东墙仅一街之隔。现园门朝西,面对五峰园弄(原西混堂弄)。今园以五座太湖石峰最为著名,各高三米馀,玲珑剔透,分别名三老峰、丈人峰、观音峰、庆云峰、擎天柱,原为五亩园和章园中物,并辅以水池、峡谷、峭壁、山洞、石桥、亭台、石舫诸景。有人认为,这些峰石和狮子林的峰石一样,都是北宋花石纲未及运走的遗物,如民初诗人费树蔚《五峰园》诗云:"九曲珠中蚁百盘,五峰奇骨大巑岏。曾逃艮岳残纲劫,权作师林缩本看。"



○杨成像(《吴郡名贤图传赞》)

园内西部旧有一土墩,传为唐代柳毅之墓。旧时园门朝东开于西街,门前有柳毅桥,已于民国时撤除。

关于五峰园与柳毅的故事,清张紫琳《红兰逸乘》卷一记载如下:"唐洞庭君柳毅墓,在西街五峰园之楼下,久已芜没。有居人昼卧,见车马驺卫入室,有美丈夫绯袍玉带上堂,忽不见,骇而掘之,得碑及金绠悬柩,知系柳君所葬,不敢犯而止。见太仓王昊《当恕轩偶笔》。"柳毅在苏州的传说很多,如洞庭东山有柳毅井,相传柳毅从橘社井中入龙宫传书,此井在今启园内);白马庙(即龙女祠)传为柳毅系白马驻足问讯处;城内醋库巷旧有水仙庙,祭祀的也是柳毅。但五峰园因附会有柳毅墓,愈加显得神秘,清人石方洛因而有"藉说洞庭仙隐去,谁传疑冢葬鸳鸯"(《柳毅墓》)之叹。



◎五峰园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五峰园散为民居，但园景基本完好。“文革”时入住民居增多，破坏加重，但除石峰外，园内尚有古树数棵，树冠广大，主干苍劲，气势不凡。七十年代初，画家沈彬如应邀来笔者桃花坞旧宅，午餐后归家，笔者弟兄俩一路护送，顺道路过五峰园西门，沈老瞥见园中古树，叹为奇观，知是五峰园，越加惊讶，走进园内逗留不忍离去，竟坐于假山石上作起素描来了。时“文革”尚未结束，居民将绳索系于假山间，以晒被单，见我们三人，颇感奇怪，笔者弟兄俩担心滋事，好说歹说才劝沈老离去。1983 年，有关部门对园内石峰予以维修加固，并逐渐迁出居民。1995 年又全面予以整修，并对外开放，2002 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遥分山色隔城头：密庵旧筑

清代，尚义桥街同其东端的宝城桥街合称后板厂街，乾隆《姑苏城图》标作“后板厂”，1940年出版的《吴县图》始标“尚义桥街”。街北侧今胜利科技有限公司一带（尚义桥街30号），原有明代御史苏怀愚所筑苏家园，又称北园，后为明末侍御李模所有，称密庵旧筑。

李模（1598 — 1679），字子木，号灌溪，天启五年（1625）进士，授东莞知县，升御史。他巡按真定诸府时，因与当地镇守太监意见相左，被劾谪南京，去管理国子监图书。南明弘光时起用为河南御史，后见马、阮用事，朝政败坏，便托病归。明亡后，剃发出家，遁迹于后板厂。死后人们在他故居建祠，颜曰“老和尚堂”。

原园内有桃坞草堂、芥阁诸胜，东侧有能仁庵，能仁庵又称能仁寺，始建于元代，其址近石幢弄，后散为民居，住家从石幢弄进出。密庵旧筑当时面积极大，西北已近城墙。但其园景已难考，只能从时人诗中想象其大概。

桃坞草堂是密庵旧筑的主厅堂，张适《桃坞草堂》诗云：“桃坞草堂静，花残不辨民。正愁连月雨，却喜一朝晴。望自东山重，尊开北海清。风流人似晋，乘醉句同赓。”芥阁大约是楼上的书斋，可读书，可观景，僧人读彻《芥阁赠李文中》诗云：“遥分山色隔城头，眼里沙鸥事事幽。可是须弥堪见纳，漫同庄叟认为舟。五车填腹浑无迹，万卷藏楼不用谋，秋水落霞堪仿佛，拈题坐客好淹留。”

◎李模像(《吴郡名贤图传赞》)

在明清交替之际,李模是能捉摸形势的,所以在弘光时就退隐了。徐枋《李侍御灌谿先生七十寿序》有云:"当世之变也,先生年未五十,方当服政之时,即坚避世之操,潜隐园巷,闭门却扫,蔬食布衣,萧然绝尘。""沧桑陵谷二十馀年,故国山河,新亭风景,怆怀于俯仰,感悼于今昔者何限。而先生自国变后,服御起处,尽从贬损,出不乘车,暑不张盖,自同寒士,几于齐民,其俭素淡泊又如是,而视听不衰,行履益强,杯酒言论可以彻永夜。"可见他身处乱世,行事相当低调。

李模自己有《初扫密庵旧筑》诗云:"昔日深深意,今依幻住身。蓬蒿迷若醒,竹柏故犹新。小得蜘蛛隐,居惟钟磬邻。扫苔迎古佛,竺国备遗民。"看来他的态度很坚决,甘愿皈依佛教,不问世事了。不过再看他对《烬馀录》的批注,时有愤慨之言,可知亡国之痛始终缭绕在他的心头。因此,密庵旧筑也是他与遗民朋友的小聚之所,尤其是他的儿子李炳(字文中),常于园中诗酒会友,且多有题咏。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密庵旧筑在清初是非常兴盛的,并没有因为园属明代官宦而遭破坏。这与降清明将祖大寿有关。

祖大寿为吴三桂舅父,乃一代名将,为保卫明王朝,出力很多。他后来被迫降清,原因非常复杂,在此不论。顺治年间,祖大寿已为清军将领,来吴驻防,自娄门到宝城桥街的民屋,都被圈封征用,却独对后板厂一带网宽一面。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祖大寿还是小军官时,因故将受刑,时任兵备道的李模曾出手相救。祖大寿驻防苏州后,知道李模隐迹于后板厂,有意免于征用,作为回报,故后人有"私恩幸结祖将军"之说。

还需要说明的是,密庵旧筑与民间所说的"老和尚堂"并不是一处。康熙十八年(1679),李模过世,徐枋为作《李侍御灌谿先生哀辞并序》,有云:"追遘世变,先生潜节固守,确乎不拔,自鼎革时年未五十,乃自五十而六十,而七十,而八十,而守益固,节益高,三十馀年有如一日。"李模终老于

密庵旧筑。后人为纪念李模，在密庵旧筑旁建祠祀之，称为"老和尚堂"。这个"老和尚堂"在今尚义桥街东首南侧的板桥北堍。乾隆《姑苏城图》上明白无误地标记"老和尚堂"于桥北堍。堂北侧今为宝城桥街西首，街北侧则为原教会学校桃坞中学（今市四中）。

另，《姑苏小志》"老和尚堂"条记道："光绪三十一年乙巳秋，堂之对面蒋绅旧宅，卖于美国耶稣教会，设桃坞学堂。西人韩忭明欲出善价售老和尚堂，作照墙以便河岸船只停泊。看守人欲售，里人竭力阻之，其议始歇。"后来"老和尚堂"为尼姑所据，成了庵堂。尼姑庵无法再称"老和尚堂"，人们便把李模故居密庵旧筑移称老和尚堂。这座尼姑庵晚清尚存，因南墙脚面对板桥北堍（桥堍石级至墙，西向折下三级，才达岸地），壁上嵌石碑，有"泰山石敢当"五字。现庵屋已改为民居，"泰山石敢当"石碑被石灰泥涂没。也就是说，原来的老和尚堂至此已全部消失。

排日饯春春欲归:绣谷园

绣谷园在四亩田一带(含今市四中校园西部),为长洲人蒋垓于顺治四年(1647)所建。

蒋垓,字兆侯,顺治十四年(1657)举人。据他自撰《绣谷记》说,他家本居城东,因清初毁于兵燹,于是"卜筑桃花坞西偏,宽不过十笏,而背城临溪,颇无井邑之杂焉。为芟其荒秽,新其架构,长廊回环,绕以短墙,松石之间,杂花夹莳"。园造好后,一时没想出好名字。一天,"偶课园丁薙草,有巨石横亘,尘坌所翳,隐隐若字画痕,具畚锸掘而出之,剜藓剔苔,节角尽露,是八分'绣谷'二字,字径二尺许,不著题署,笔锋瘦硬,真老杜所谓'字直百金',非北宋后人能仿佛者。"因此用来作为园名。据严虞惇《重修绣谷记》记载,这座园林很漂亮,"园有嘉木珍林,清泉文石,修竹娟娟,杂英飘摇,粉红骇绿,烂若敷锦"。

○上睿《绣谷送春图》



蒋垓死后，园曾数易其主，“若灭若没者四十馀年”。后来，蒋垓的孙子蒋深买回重予修葺，并请王石谷为之绘图。蒋深（1668 — 1737），字树存，号绣谷，又号苏斋。工诗，又善于书画，曾参与编纂《佩文斋书画谱》、《佩文韵府》，官至朔州知州。著有《绣谷诗钞》等，并修纂《馀庆县志》、《思州府志》。

绣谷园主要景点有交翠堂、西畴阁、倚梧巢、苏斋等建筑。前后均有池塘，周围多古树名花。又堂中储书数千卷，前人名迹数百册，石刻之精美完好者尤多。因“地去金阊不数武，然嚣氛稍远，渐即夷旷，门临清渠，后枕碧雉，高原眺望，见嘉畴数十亩，平削如掌。当春农月，荷锄负耒，耕耘其中者，杂遝云合，凡田家景物，历历如绘”（孙天寅《西畴阁记》）。故乾隆、嘉庆年间，绣谷成为文人学士“饯春之会”的好地方。袁学澜《吴门竹枝词》云：“排日饯春春欲归，樱桃红绽笋鞭肥。一声啼鴂惊芳草，绣谷园中游客稀。”

嘉庆年间，园为叶观潮所得。道光年初归南昌谢学崇，后为婺源王凤生所居。最后，园毁于太平军战火中。但乾嘉名人在绣谷园“饯春之会”的篇咏，流传至今。

又据《姑苏小志》“陈圆圆梳妆楼”记载，绣谷园未建之前，那里有民居建筑，明末歌妓陈圆圆“流寓金阊时，筑梳妆楼于桃花坞西尽头三（后）板厂，绕城帆影，掩映帘桃。清初为蒋氏绣圃，三百年来荆榛瓦砾，诚如刘伯温所谓昔日之雕梁画栋，今日之败井颓垣也，一片荒芜，秋宵鬼唱。光绪二十七年壬寅，西洋人买去改作耶稣教堂，立桃坞中学堂”。

蜗庐小筑尽勾留:蜗园

蜗园在今文山寺、市二十四中学(清宝苏局旧址)之间,明末清初时那里称为太平巷,后沦为文山寺僧人及附近贫民的菜地,至清末民初,桃花坞望族吴氏建宅园于此,名为蜗园,当时很有名声。

蜗园的第一任主人是吴光奇兄弟。落成以后,门前小巷改称花萼里。所谓花萼,就是花和花瓣外的萼片,古人以花萼相依比喻兄弟相亲。唐代李尚一、李尚贞、李乂三弟兄感情深厚,又都以文章名世,三人将所作文章合为一集,题名《李氏花萼集》,用的就是这个典故。吴氏兄弟合建宅园,改称其地,也取意于此。

吴宅布局大致分为东、西两部分,宅东建筑有九开间六进,宅西为小园,即蜗园,占地约八九亩。整个吴宅,基本呈长方形,宅基南为东西向小巷,即花萼里。花萼里北枕桃花河,东与今二十四中学本部(原久福里操场)接界,西边有南北向小巷,南段属前小园上,北段名后小园上。今除东部中段部分宅屋(西角墙12号)尚有吴氏后裔居住外,其他均散为一般民居,门牌名分属花萼里、西角墙、前小园上、后小园上诸巷。

吴氏祖上因太平军战乱,避居无锡乡下。到吴光奇兄弟一代,因有秀才功名,便入籍吴县。宣统元年(1909)前后,兄弟俩买下太平巷一带荒废菜地,盖起了宅园。宅园坐北朝南,门前小巷东、西口分筑方型跨街圈门,圈门上均嵌有吴光

奇所书“花萼”砖刻。大门与南面照墙之间的空间极大,人称广场(已毁,旧址上后建洋式楼房一幢,今为文丞相弄4—2号)。吴宅正门为六扇大门,西侧有边门,一般供轿子、下人出入,内有轿厅。东、西围墙偏北又各有侧门,均为石库门。东侧石库门劈对今中同仁街,西侧石库门前即后小园上,向北直通桃花河,河边有吴家专用石埠。北围墙外即桃花河南岸小巷,名为桃花坞下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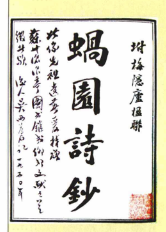
吴宅东部宅屋,自南而北第一进为大厅,第二进为主厅,第三进为东花厅,第四进为楼厅“花萼小筑”,第五进是平房,第六进为堂楼“花萼同辉楼”。堂楼后有附房。三个厅的中部都有短廊连接,短廊左右两侧均为天井。东花厅与花萼小筑之间的东、西两侧各建走廊,组成四合院,花萼小筑后及堂楼后均有通向蜗园的通道。

蜗园之南,有走廊、轿厅等,与东面大厅、主厅等各有廊屋相通。园内除花木、假山、池塘外,另有主建筑西花厅及石舫。园北面为多宝楼,楼后为磨坊,磨坊与东部厨房所在即为吴宅后院,各能相通。蜗园占地面积虽不大,但具花木泉石之胜,为当时苏州名园,所以无论吴家还是附近居民,习惯上都把蜗园作为花萼里和吴宅的代名词。

蜗园虽为兄弟合置,但主要由兄长吴光奇打理。弟兆熊,字子瑜,晚清时官至道台,民国时曾在江苏省财政厅任职,因常年在外做官,对老家难以顾及。兄吴光奇自辛亥革命后,一直住在苏州,蜗园的经营管理也就由他承担了。

吴光奇(1867—1928),名兆麟,字子瑾,一字光奇,以字行,号梅隐,今文山寺禾家弄内原有梅隐里,即吴家祠堂所在,或取号于是。他年轻时曾任丹徒县训导、无锡县和娄县教谕,后入杭州“宝大人”(满族官员)幕府,又经“宝大人”推荐,回苏州担任江苏布政使陆锺琦的幕僚,协办钱谷。

宣统三年(1911),陆锺琦升任山西巡抚。当时清社将覆,时局动荡,吴光奇本拟留在苏州,但因山西是国家赋税重地,陆锺琦坚持要他同去,负责财政。吴光奇因盛情难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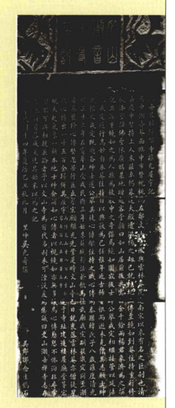


◎吴光奇《蜗园诗钞》书影

终于同意了。陆锺琦有个儿子叫陆光熙，在日本留学，参加了同盟会，听说父亲调任山西巡抚，特意赶到山西准备“策反”。可惜同盟会和山西武装起义的组织者没有及时协调，以致陆锺琦夫妇及子均死在革命军枪口之下，吴光奇则侥幸逃脱。他返回苏州后，初时生活比较困顿，后因参与经营苏锡轮船公司和开设肥皂厂，又在税务部门供职，生活才有了起色。

吴光奇是深受陆锺琦器重的幕僚，山西事变对他的刺激极大，回苏后，绝口不谈政治，但对陆锺琦的知遇之恩始终不忘。事后，吴光奇与费树蔚等乡绅在虎丘拥翠山庄筹款建造了陆文烈公祠堂。今虎丘拥翠山庄左右廊庑墙内的石碑——《虎丘新建陆文烈公祠堂碑记》（曹允源撰，章钰书）、《陆文烈公祠书后》（费树蔚撰文，金祖泽书）等，就是吴光奇亲自置办的。《陆文烈公祠书后》中还具体提到了吴光奇的相关事宜和操办过程。

除筹建陆公祠外，吴光奇很少参与地方政务，在从事商务活动之馀，便把精力放在修葺蜗园上。



◎吴光奇撰书《潮音庵归并邻寺扩充屋宇记》

关于蜗园的取名，据吴光奇长孙吴霖（字雨苍，一作雨窗）解释，以蜗角相争，来比喻吴光奇弟兄相互勉励，切磋学问，共同进取，同时也形容园子面积小，如在蜗牛壳中一般。“现在看来，蜗园虽不能和苏州几家著名的园林相比，但也有数亩之广”（吴霖《寄庐与且住》）。我们从新近发现的吴光奇诗作来看，吴霖之言不虚，如《种树歌》有云：“大树参差如屏障，小树拱列如儿孙。”《种菜歌》有云：“更喜西园多隙地，好栽寒菜两三弓。”表明此园既有大小树木，又可种菜，面积不能算小，大有回旋馀地。

吴光奇又是一位诗人，“酒杯长在手，诗卷不离身”，这是他的夫子自道。他著有《蜗园诗钞》（1911 年前后印行，收诗三十五首），其中除早期游宦杭州时的山水诗外，有《新居》、《种树歌》、《种菜歌》等，反映了他的园居生活，甚至俨然以陶渊明、林逋自居，例如《种花歌》云：“君不见栗里陶



◎吴光奇书"云山无恙"碑

潜公，秋风采菊竹篱东。又不见孤山有林逋，绕屋梅花三百株。先生高隐士，匿迹吴市中，夙具爱花癖，志趣毋乃同。先生种花亦种菊与梅，三尺鸦锄手自栽；先生种花又种芍药与牡丹，遮以苇箔护以栏。我入先生宅，园花幽而香，我登先生堂，庭花翁且尉。千红万紫开落四时中，始信山家真富贵。"真是潇洒极了！

他的诗歌，部分是描写亲情和友情的，如悼念爱妻刘韫珏和寄赠兄弟吴兆熊之作，还有一些是叙写社会世情的，因比较隐晦，已很难考证何人何事了，如《有感》云："末世人情薄，薄如天上云。子情与云比，更薄二三分。"比喻巧妙而新奇，但对象似乎又十分亲密，怨而不怒，十分蕴藉。有些诗，如《题小影》、《蚊》、《如君之出》，似乎都有隐情，今日均难以详考。当然，在他的笔下，桃花坞宅园是他的最爱，花萼里、蜗园等均见诸其笔下，不无溢美之词。如《新居》两首云："家在桃花坞畔居，碧梧环覆荫扶疏。门前近市堪沽酒，屋后临流好钓鱼。为爱看花思击鼓，偶因种树学携锄。邻翁未识何人宅，说是吴中处士庐。""碧栏干畔护帘拢，曲曲回廊面面通。堂宇低凝垂草绿，轩斋高飏落花红。龙鳞树老春巢鸟，鹿眼篱疏夜语虫。更喜西园多隙地，好栽寒菜两三弓。"又

如《花坞留春》云："花坞春如客，红稀绿渐肥。留春留不住，相约隔年归。"再如《种树歌》云："花萼里，蜗牛园，大树参差好屏障，小树拱列如儿孙。考树性，辨树名，林阴环护幽人宅，携锄种者是先生。先生幻读种树书，排种务使密而疏，先生长传种树方，害种首要去虫伤。种树若不花，先生种树法而葩。种树盼成围，先生种树实而肥。呜呼，树木之道犹树人，愿移先生爱护栽培之术殖吾民。"种树种出味道来了，进而联系到树人育人，显出作者原先的"教谕"本色。

吴光奇善于作联，虽然《蜗园诗钞》中仅附楹联十二副，却副副是精品，描绘的也多半是他的隐逸生活，如："半官半隐，即佛即仙。""饮天下第二泉名酒，读地球九万里奇书。""只求结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爱情，何须富贵；但得寻风月山水花鸟诗酒闲趣，便是神仙。""涉世三十年，愿从兹把卷焚香心情捐诸般烦恼；辟园八九亩，试于此莳花种竹林泉结不解因缘。""此地总相宜，宜冬、宜夏、宜雨、宜晴、宜清谈、宜雅谑、宜浅斟低唱，宜品花、花影迷离，宜看竹、竹声清绝；一身何所有，有菊、有松、有梅、有鹤、有酒甕、有棋枰、有茗碗香炉，有簑笠、随时耕钓，有杖履、到处游行。"还有一副四十自寿长联，更是说尽了自己的生涯和世事的纷纭。吴光奇所撰联语，大多请当时名人书写，如"只求"一联，就是请章钰书写，挂在花萼小筑里。

吴光奇还爱好书画，家藏名迹甚多，最贵重的是元人赵子昂的绢本骏马图，近现代人的字画则更多，如伊秉绶、吴昌硕、任伯年、傅增湘、吴大澂、俞樾、张謇诸人之作，还有苏州本地人的字画，如陆廉夫、邓邦述、张一麐、费仲深、虚谷和尚、杨岘山、顾麟士等。他平时喜欢与书画家来往，当时"三吴一冯"吴湖帆、吴待秋、吴子深、冯超然以及顾麟士、陆廉夫、包天笑等，经常来蜗园吟诗作画，饮酒品茗，蜗园因而被人誉为民国早期苏州的"艺术沙龙"。

吴光奇与文山寺僧人的关系十分亲密，一来是蜗园邻近文山寺，二来因为文山寺与文天祥有关系，在建蜗园时，曾出

土不少“韩瓶”，从而证实当年文天祥在苏州领兵抗元时，确实是把家属安排在文山寺一带。吴光奇敬仰文天祥，从而对文山寺多了一层感情，曾多次为文山寺书碑，现存“云山无恙”碑、《潮音庵归并邻寺扩充屋宇记》都是他撰写的，如今已成了文山寺的宝贵文物。

吴宅的安排是“东兄西弟”，东部为吴光奇一房所住，西部(主要是“蜗园”)名义上属吴兆熊一房，但兆熊一房已败落星散，所以吴光奇故世后，蜗园主要由他的次子吴宝谷管理，但此时的蜗园，西部宅屋部分已出售了。

抗战胜利后，西部无主房屋曾被国民党军一营长占用。1949年，吴霖在无锡参与筹备苏南文管会。1951年，苏南文管会迁来苏州，吴霖及其家属也回到苏州，入住花萼里吴宅他份下的三间楼房(整个楼房为四上四下，即花萼小筑，今门



◎花萼小筑遗存

牌为西角墙 12 号)。

“文革”开始,吴氏后裔受到冲击,房屋遭到毁坏,书画全被抄去。1970 年,空馀的屋舍又先后安排其他居民入住,庭院和天井也因分隔和搭建改变了格局,成了几十家住户的大杂院。至此,花萼里吴宅面目全非,蜗园名存实亡。“文革”结束时,提起蜗园,已少有人知晓,吴霖所住的原花萼小筑,也因年久失修,风韵散尽。

市人指点是河西 :朴园

朴园为近代仿古园林，南为西大营门荷花场，北为校场桥路，与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隔路相望。园东北面有桥，清代名为西教场桥，省称教场桥，讹作“高长桥”，故园门牌曾为



◎朴园



◎朴园



高长桥8号。朴园建于1932年,为上海汪姓蛋商所筑,占地一万平方米,所费达十多万银元。日伪时期,园被日军军官占住。抗战胜利后,又为国民党军队驻扎。1953年,国家公路总局第三工程队购得此园,开办疗养院,增建三层楼房一幢。"文革"中,园南部空旷处加建房屋。1978年,划归苏州市卫生局,设市卫生防疫站。1980年被列为苏州城市总体规划之古典园林修复项目而加以保护。1985年曾整修假山,2005年园内建筑经全面维修。2006年,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在本园挂牌。

朴园原属市控保建筑,1991年被列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园门朝东,门前南北向小街名河西巷,巷东侧为河,河往北直通平门闸。园围墙由花岗岩块石砌成,全园以山水为主景,石包土假山,峰峦起伏,自然逼真。水池上有曲桥。还有四面厅、花厅、亭、廊等中西合璧的仿古建筑。园中花木茂盛,尤以二米高的地栽五针松最著名,另有白皮松、罗汉松、广玉兰、梅花、樱花、杜鹃等。

"借问幽居何处好,市人指点是河西。"朴园作为近代仿古园林,在桃花坞有相当知名度,特别是在附近五亩园等名园已圮废几尽的情况下,朴园得以完好保存,以宜人居住而名享一时。

第二章　寺庙沧桑

江南地区的民间习俗，自古“信鬼神，好淫祀”（《隋书·地理志》），苏州一带尤为突出，宗祠神庙，无处不有。东汉末年起，苏州即有道教传播，西域僧人亦渐次来吴地。三国吴赤乌年间，始建神庙佛寺。至南北朝，梁武帝崇佛，又因吴地殷阜，山灵水秀，学道之士更乐栖隐，以致梵宇道宫相望于城内外。五代钱氏治吴，热衷于倡佛，两宋皇室士民也好释老，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明代洪武年间卢熊编纂《苏州府志》时，就感慨地说：“东南寺观之胜莫盛于吴郡，栋宇森严，绘画藻丽，足以壮观城邑。”另据清初统计，苏州府境内，当时存有历代建造的寺院道观五百十四座，神祠二百二十九座，乡厉坛三千二百五十五座，是全国寺观祠坛最多的州府之一。清代康熙年间徐崧、张大纯编纂的《百城烟水》，专门记叙了当时苏州府及其所属的吴县、长洲、吴江、常熟、昆山、嘉定、太仓、崇明等各州县的山川形胜、寺观名刹、园林宅第、名胜古迹，并附录了相关诗文。就苏州、吴县、长洲三处即今苏州一市范围内所列名胜景点而言，共有二百七十四条，其中表明寺观的就达一百四十多条(其中不少一条多目，如支硎山条便含北峰寺、南峰寺、中峰寺三目)，占全市所有名胜条目一半以上。1988 年 10 月编印的《江苏省苏州市地名册》，其中所刊苏州市属于宗教性质的寺、庙、庵、堂、殿、院、观、宫名号的还在三百六十处以上。这些建筑相当部分坐落在城区街巷中，不仅对市民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意识影响巨大，甚至影响了对城区街巷的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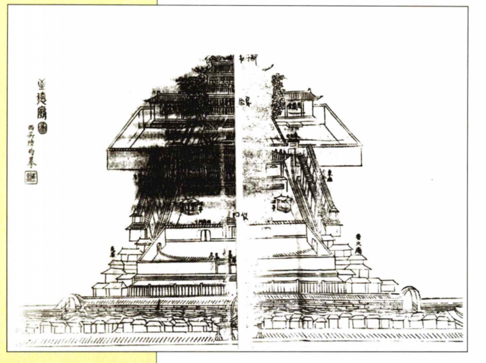
桃花坞是苏州城内寺院、道观、神祠最多也最为著名的地区，虽然饱经政治动乱、岁月变迁及各种人为冲击，有的影踪全无，但它们的名字仍旧“活”在民间口语之中，有的演化为街巷地名，也有的历经沧桑，依然基本完好。

千秋遗庙独长存：泰伯庙

泰伯庙又名至德庙，乃是苏州奉祀古吴始祖泰伯的祠庙，位于阊门内下塘街250号。古代“泰”、“太”两字通用，故又写作太伯庙。

据记载，东汉永兴二年(154)，苏州郡守麋豹建泰伯庙于阊门外。五代后梁乾化四年(914)，吴越王钱镠为避兵乱，将庙徙于今所。北宋元祐七年(1092)，诏号至德庙，至德的意思是“最高尚的道德”，这是孔子赞扬泰伯的话，《论语·泰伯》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范仲淹《姑苏十咏》中有《泰伯庙》诗云：“至德本无名，宣尼以此评。能将天下让，知有圣人生。南国奔方远，西山道始亨。英灵岂不在，千古碧江横。”

南宋建炎四年(1130)，泰伯庙毁于兵火。乾道元年(1165)知府沈度鸠工重建，又于庙前建至德桥(俗称泰伯庙桥)，桥南跨中市河，南堍即为今西中市。此后，泰伯庙又经多次葺治，负责葺治的地方官员，明代有知府况锺，清代有巡抚汤斌等。咸丰十年(1860)泰伯庙又毁，重建于同治六年(1867)，光绪元年(1876)增修，民国时期也曾予以修缮。“文革”期间，庙屋多被破坏，仅存桥、坊、殿、庑等建筑，后残存庙屋移用作庙桥农贸市场。至德桥为梁式，桥墩仍为石砌，但桥面已改动。过桥迎面耸立四柱三间冲天式石坊，柱端雕卷云纹，横额镌“至德坊”三字，为光绪二年(1877)巡抚吴元炳所书。原有的“三让无称”、“归化”、“开吴”三坊及石桥、



◎至德庙图(《至德志》)

方池、庙门,均已无存。享殿广三间,面阔十四米,进深十米,为硬山顶加卷棚,东西两庑各三间,壁嵌泰伯及诸贤裔画像刻石,镌于光绪二年(1877)。1982年,泰伯庙被列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农贸市场已迁出,庙屋初步修复。

在封建社会鼎盛期,苏州诸多祠庙中,泰伯庙地位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到了清末,江苏省第一家市内电话局却借庙产而建。光绪二十四年(1898),湖南人马伯亥集资,在阊门内下塘街泰伯庙内创办了苏州德律风公司,自任工程司(负责人),雇有司机(话务员)、机线生(机务员)、工匠共七人,装设二十四门磁石式交换机一部,实装手摇壁机市内电话十二号,这不仅是苏州最早的市内电话,也是江苏

省第一个市内电话。电话开放时间为白天，即上午七点到下午七点，夜间可以停接，服务对象有江苏巡抚衙门、苏州府衙门、藩臬两司衙门、织造府、总捕府、盛宣怀宅、商务总会、电报局等，由于用户少，接通电话直呼单位名称。1917 年，德律风公司被国有苏州电话局接收，电话总局设金狮河沿，分局设天库前，并将该公司原磁石式单机扩容到二百门。1923 年，阊邱坊巷二千门共电复式交换机局建成，金狮河沿、天库前的电话局正式撤销。电话局使用泰伯庙房产前后二十五年。

最初的电话局之所以设于阊门内下塘街泰伯庙内，一是因为庙内场地空旷，可堆放木杆、线路器材；二是交通方便，



◎泰伯庙

泰伯庙门前即为中市河(阊门下塘河),过泰伯庙桥,就是中市大街;三是可以省去房租,庙产是公产,而电话通信也是为公家服务。当然,电话局设于庙内,也说明当时泰伯庙的权威都已受到挑战。旧时电信机构设在庙中的情况并不少见,就苏州地区而言,如常熟浒浦的电信机构设在关帝庙内,福山的电信机构设在昭忠祠内,太仓浏河的电信机构设在天后宫内等等,原因也大同小异。

春风岁岁阖闾城:承天寺

承天寺坐落在今东中市北侧承天寺前巷内,建于一千五百多年前,当时正值南朝梁天监二年(503),卫尉陆僧瓒因见自己宅院上空有"瑞云覆之",上书梁武帝,愿舍宅为重云寺。"重云"两字,台省误书"重玄",故赐额"大梁广德重玄寺"。

唐代的重玄寺,乃城中著名古刹。贞元五年(789),韦应物任苏州刺史时,曾游重玄寺,作《登重玄寺阁》诗,有"时暇陟云构,晨霁澄景光,始见吴都大,十里郁苍苍,山川表明丽,湖海吞大荒"之咏。大和三年(829),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落成,曾任苏州刺史的白居易为作《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文》,有云:"碑在石壁东次,石壁在广德法华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干步,寺在苏州城北若干里。"据宋《平江图》,重玄寺地处甘节坊,即今苏州城内人民路西侧东中市(原接驾桥巷)的承天寺前、东西海岛、保健路一带。重玄寺后又常被称作重元寺,乃为避清圣祖玄烨讳。

五代吴越王钱镠时,重玄寺经修葺,规模越加宏大,"殿阁崇丽,前列怪石"(民国《吴县志》),当时该寺辖别院五所,即禅院永安、净土二所,教院三所,分称宝幢(旧名药师院)、龙华、圆通,又有祭祀陆僧瓒之女的圣姑庙,相传于此祈子,多有应验。

北宋初年,重玄寺改名为承天寺。承天有"承天启运"和"受命于天"的意思,取名的气魄和含义之大,在当时苏州



○白居易像(《历代名臣像解》)

寺院中最为夺目，由此可见它独特的地位。承天寺中的永安禅院，旧号弥陀院，是苏州印造佛经最早的地方，禅院的道原禅师，为了苏州各寺院能方便地请到佛经，特赴京城向宋太宗奏请“借板印造”，奏准后，即由禅院印造《大藏经》，这是迄今所知苏州寺院印造佛经的最早记载。

太平兴国年间，平江节度使孙承祐曾为该寺铸大铜钟，钟成，孙觌为作《能仁寺重铸钟铭》。此钟之大，居然需要“为楼三层居之”，可惜毁于建炎之难。至绍兴四年（1134），寺僧行和募众力更铸巨钟，用铜一万三千斤。景德年间，朝廷又将宋太宗御制四帙以及新译经书十四帙一并赐于道原禅师，道原将其归藏于承天寺永安禅院内。大中祥符八年（1015），道原又将编修完稿的《景德传灯录》三十卷以进。《景德传灯录》是禅宗史上重要著作，“景德”乃真宗年号，因“灯能照暗，以法示人，譬犹传灯”，故以名书。

元祐年间，承天寺出了一名诗僧仲殊。《吴郡志》卷四十二记道：“仲殊，字师利，承天寺僧也。初为士人，尝预乡荐。其妻以药毒之，遂弃家削发，时食蜜以解药毒。苏文忠公与之还往甚厚，号之曰蜜殊。殊工于诗词，有《宝月集》行于世。”据说仲殊曾在姑苏台柱子上倒书一绝云：“天长地久太悠悠，尔既无心我亦休。浪迹姑苏人不管，春风吹笛酒家楼。”元祐四年（1089），苏轼赴知杭州，路过苏州读到此诗，疑为神仙所作，后来才知道是仲殊的手笔。

徽宗宣和年间，朝廷发布命令，禁止寺观、桥梁取名用“天”、“圣”、“皇”、“王”等八字，承天寺改名为能仁寺。南宋初，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有这么一段记载：“予妹夫王从一太初著《东郊语录》，有云：‘唐人诗云：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此张继《枫桥夜泊》之作也。说者谓美则美矣，但三更非撞钟时。按《南史·裴皇后传》载，齐永明中，上数游幸诸苑囿载宫人从后车。宫内深隐，不闻端门鼓漏声，置钟于景阳楼上，应五鼓、三鼓。宫人闻钟声，早起妆饰。由是言之，夜半之钟，

有自来矣。'予以谓不然,非用景阳故事也,此盖吴郡之实耳。今平江城中从旧承天寺鸣钟,乃半夜后也。馀寺闻承天钟罢,乃相继而鸣,迨今如是。以此知自唐而然。枫桥去城数里,距诸山皆不远,书其实也。承天今更名能仁云。"由此可知,当时承天寺虽已更名能仁寺,但在苏州寺院中地位依然,半夜需承天寺鸣钟后,其他寺钟才相继而鸣。

宋末元初,承天寺又与南宋遗民郑思肖结下了不解之缘。

郑思肖(1241 — 1318),福建连江人,宋末元初的著名诗人,也善画兰竹。他原名已佚,南宋亡后,乃改名思肖,"肖"为繁体字"趙"之一半,乃"思念半壁赵宋"之意,取字字忆翁,号所南,也都寓有此意,后信佛,又号三外野人。他终身未娶,十四岁自杭州迁居苏州,初居苑桥,第二年迁居条坊巷(今调丰巷),十年后,又先后住过黄牛坊桥(今黄鹂坊桥)、采莲巷、仁王寺、双板桥、望信桥(今望星桥)、皋桥等处。



○郑思肖像(《历代名臣像解》)

郑思肖不仅是个诗人、画家,更是一位秉持民族大义的爱国者。南宋亡后,他"坐卧不向北",以示不向蒙元统治者臣服,屋中还高挂着"本穴世界"的匾额,这四字也用拆字、会意之法,将"本"字拆成"大"、"十"两字,再将"十"字移到"穴"字中,其意即为"大宋世界"。他有书称《大无工十空经》,书名也用拆字法,"空"字"无工",成为"穴"字,再与"十"组成"宋"字,其意即为"大宋经"。他忠于南宋,发誓"不与北人交接",在朋友座间,一听有北方语音的,马上站起来走人。所画兰花,无土根或有根无土,人问之,答道:"地都被番人抢去了,你不知道吗?"某官儿求其画兰,硬是不予,官儿知其有田产,就威胁要加重税收,郑知道后,愤怒地表示:"头可断,兰不可画!"权贵们索要兰花,他不给,却又常常把所画兰花送给普通人甚至小孩。他的题菊诗"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堕北风中",以立场鲜明、意志刚强而脍炙人口。宋宗室赵子昂,以书画名重当世,但宋亡后受聘于元朝,郑思肖知后即与之断交。每坐,必是南向,逢到年节,就遥望南天哭而再拜,并常以"无力回天"为恨。临终时,对朋

○《心史》(明崇祯刻本)书影

友唐东屿说,我死后,麻烦你给我写个牌位,上书“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

作为南宋遗民,郑思肖诗文创作丰富,其中又以《心史》最为重要。《心史》是郑思肖青壮年时代的力作,约作于德祐元年(1275)至至元二十年(1283)间,包括《咸淳集》、《大义集》、《中兴集》、《久久书》、《杂文》、《大义略叙》,前几卷都是诗文,《大义略叙》却是一篇元蒙小史,也是一篇描述南宋失国的痛史,其中记录了卖国者的丑行和爱国志士的英勇斗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他不用元朝年号,在书上署“德祐九年”,并出于各种考虑,将《心史》藏在铁函之中,沉于承天寺狼山房井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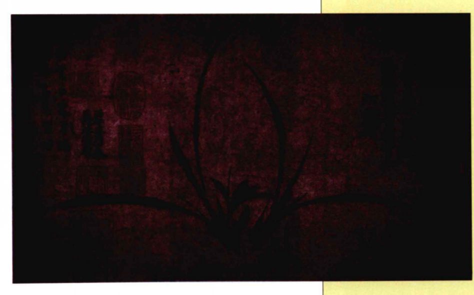
明崇祯十一年(1638),苏州大旱,史称“吴中久旱,城居买水而食,争汲者相捽于道”。这年的十一月初八日,承天寺狼山房僧人达始疏浚枯井,才将沉于井中三百五十六年的铁函起出,打开一看,函内为石灰,灰内是锡盒,盒内书折成卷,完好如新,由生漆封存。这成卷的手稿就是《心史》,署“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历史上也称为《铁函心史》或《井中心史》。《心史》重见天日后,引起轰动,在它传抄、刊刻过程中,为之作序作跋的有二十多位,后来又有九十多人为它题诗作文,在苏州文化史上,这是一件大事。

《心史》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感情外,诗文也情真意切,深刻动人,故《心史》向被称为奇书。它被发现和刊行后,即受到爱国遗民的关注。由于诗文多以怀念故国为主题,表现出民族的坚贞气节,对后人的影响和激励无疑是巨大的。但清廷出于自身利益,将它作为“违碍”之书,乾隆五十三年(1788),军机处奉谕下达的禁书目录中,《心史》就是一本。一些御用文人,千方百计论证这本书是“伪书”,还有一些学者穿凿比附,也怀疑它是“伪托”。故很长一段时期,《心史》的真假问题,争辩不休,成为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由于它的原稿久已不存,对它的版本研究和价值探索也一直受到条

件的限制。但《心史》作为爱国主义的重要文献,则是无疑的,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书中的一些名句也常为人所称道。2008年,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及台湾问题时,就引用了其中的两句诗,“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表示坚持祖国统一的坚强信念。

《心史》里曾两次提到承天寺,一是《春日游承天寺》,诗云:“野梅香软雨新晴,来此闲听笑语声。不管少年人老去,春风岁岁阖闾城。”二是《爱竹歌序》,其中提到承天寺的竹林,称“吴中承天寺立雪轩修竹一林极可爱,昔承平盛时每游其间,屡咏绝句,刻题竹上。世变之后,心系大事,欲此清乐不可复得”云云。由此可见,宋末承天寺不仅地位高,规模大,而且茂林修竹,十分幽雅可爱。

入元后,重玄寺合前朝承天、能仁两名,称承天能仁寺。又因寺前有二土阜(一说有二异石于庭中),又名双峨寺。元代该寺最盛时,除有高达丈余的无量寿佛铜像外,还有盘沟



◎郑思肖《墨兰图》



大圣祠、灵姑庙(一说灵祐庙)、万佛阁、经楼、钟楼等。至顺年间,寺悉毁于火。至元年间,僧南楚曾鸠工修建,南楚升迁后,至正四年(1344)僧雪窗明主持承天寺,又扩建诸殿,并加建藏经楼。

元末,张士诚占据苏州后的至正十六年(1356),将承天寺改建为王宫,两旁设东、西行宫,三面环水,故分别取名东海岛、西海岛,寺院遭到很大破坏。

明初,承天寺又恢复,时有日本僧人汝霖在寺里掌书记,宋濂称赞他为文博雅,出史入经。宣德十年(1435),巡抚侍郎周忱于寺中建藏经阁,正统八年(1443),遭逢火灾,一夜之间,寺屋荡然无存。第二年朝廷颁发《大藏经》,当时僧纲司都纲永端兼任承天寺住持,特建堂屋九间以奉之。成化十年(1474),僧道泽戒昌刺指血书《法华经》,誓建大雄殿,经六年

◎沈周《承天寺夜游诗图》

努力，大雄殿落成，“高广深阔，一如旧制，凡所象设，亦无不备”（吴宽《承天寺重建大雄殿记》）。万历年初，性仁又募建了西方殿，又有福昌、圆通、宝幢等子院，承天寺又成为苏州最大的寺院之一。当时许多文人都爱去承天寺“随喜”，例如沈周，住城北郊，入城，多在承天寺歇息、作画或下塌。而文林（文徵明父）、杜琼、祝颢（祝允明父）乃至徐有贞等文坛名流的居宅也集中在附近，也就每每同去“作僧寺游”。弘治十四年十二月十日，即公元1502年1月18日，时年七十五岁的沈周又与一位名叫育庵的朋友共宿承天寺僧舍，时值岁暮，引觞话旧，不胜沧桑之感。乃作画一幅，并有题识。历来注明作诗画于苏州承天寺的，实不多见，弥作珍贵。该图纵一百三十二厘米，横二十八点二厘米，现藏美国绿韵轩（见《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图中题识是这样的：“今夕承天寺，依依灯烛光，话惊风雨到，情觉弟兄长。气暖冬犹电，年衰鬓及霜，仍愁此杯后，萍梗又茫茫。育庵兄长及岁不相见，偶值承天僧寓，灯下引觞情话，因浇久渴，诗以识之并图，永为好也。弘治辛酉季冬十日，沈周识。”

祝允明甚至到福昌释院里，脱去衣巾鞋袜，堂而皇之地“逃暑”。他在《游福昌寺入佛殿后记》中对佛殿内的佛像布局还作了详细介绍：“殿中相者，正坐三世尊，后三大士，旁先二十天，次十八应真尊者，次下达摩师、地藏菩萨、宋本刹慧感陆夫人及护伽蓝神二。”明代承天寺，曾刻经多部，特别是在万历十九年（1591）至四十二年（1614），承天寺的三会堂就刻唐释实叉难陀译的《大方广德华严经》八十卷、宋释复庵撰《华严论贯》一卷等。

清代起，寺名依然称承天能仁寺或承天能仁禅寺，但日趋衰落，详情难以考稽。康熙二十八年（1689），巡抚都御史洪之杰借口“寺僧恣为奸利”，取缔了寺庙，赶走了寺僧。三十一年（1692），当局干脆将寺屋出租给市民居住，“岁收其值，以供医局、社学，寺遂废”（民国《吴县志》）。同治年间，虽然有僧涌莲即原址重建寺院，但规模大为缩小，佛事活动

也已一蹶不振。

民国年间,承天寺已破败不堪,时被征用作驻军养马,佛事活动难以为继。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寺中有僧人吸毒,并拆卖大殿木料,1958年寺产折旧售出,遂彻底废弃。其址后为花线厂,今大部分已散为民居,保存下来的,只有承天寺前以及东海岛、西海岛等地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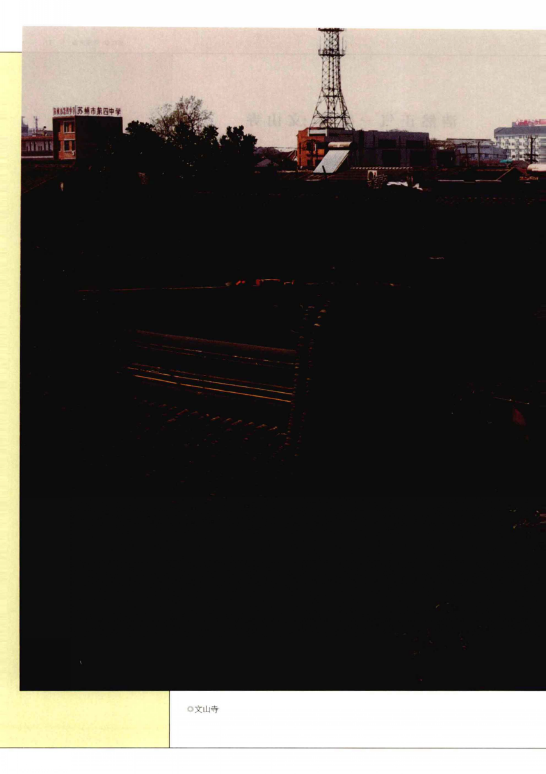
浩然正气一歌伸：文山寺

文山寺坐落在今文丞相弄内，寺院坐北朝南，东抵中街路，南临东中市，西邻阊门西街，北枕桃花河，与桃花坞大街隔河相望。它的处所，原僻处小街深巷里，2003年，中街路往北延伸工程，开拓了文丞相弄东端，文山寺终于与中街路、东中市、桃花坞大街直接畅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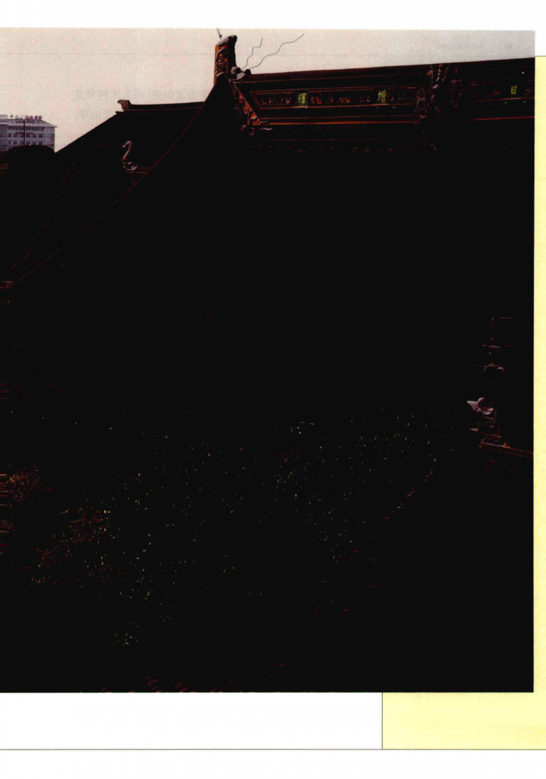
桃花坞曾是苏州城内拥有寺院最多的地方，但至今保存完好，正常进行佛事活动的，也就只有文山寺一家了。同时，文山寺也是苏州古城内目前惟一的一座比丘尼道场。由于文山寺人文历史底蕴深厚，加上历届住持及广大僧尼的精心护持，在社会各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亲和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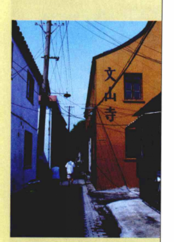
文山寺乃由潮音庵、文山寺、云林庵三家寺庵合并而成。潮音庵建于南宋，历史最为悠久。据杨象济《潮音庵增置屋宇记》记载，清嘉庆年间，坚持上人卓锡于潮音庵，募建大殿，三年乃成，三传至住持镜如，遭逢咸丰庚申（1860）兵燹，镜如避乱吴山接引庵，卧疾多年。同治二年（1863）返回苏城，潮音庵"惟存殿宇，龙象全毁"，于是百计修复，先后整修了观音大士、韦驮、关帝等塑像，又在杨象济、谢家树、唐诏、陆锡康、蒋浩曾等人赞助下，广购基地，增建堂屋，添塑诸佛圣像，著名的客堂如山居，也建于这一时期。同治年间，冯桂芬纂《苏州府志》，潮音庵已著录于寺观卷中。

原文山寺在潮音庵左近，本是忠烈祠，明正德十年（1515），苏州士绅营建，祭祀南宋一代名相文天祥。嘉靖年



◎文山寺


日
增
輝



◎文山寺前文丞相弄

间，忠烈祠迁至旧学前，祠址遂改为文山寺（因文天祥号文山）。后来，潮音庵北面又建云林庵。潮音庵"左邻文山寺，后与云林庵毗连"，三个兰若集中在一起，信众纷至沓来，一度香火甚盛。

1916年，潮音庵住持戒定圆寂，其徒心传法师接任。此时，文山寺、云林庵已日就衰落。鉴于潮音庵、文山寺等均为前代名刹，未可湮灭，心传即以一千五百元的代价兼并了寺后的云林庵和左邻文山寺的屋宇，合并为"文山潮音禅寺"，简称文山寺。原云林庵的比丘尼则移居附近前小园上的法音庵。1925年，文山潮音禅寺翻建一新，时有殿宇僧舍六十五间。

1958年，文山寺改为尼众丛林，苏州城三十馀座尼众庵堂并于本寺，文觉法师任文山寺尼众寺院第一任住持，当时于此安居修持的尼众有四十馀人。"文革"开始，寺院受到冲击。1966年秋，文山寺被指甲钳厂、华通电子设备厂、桃坞街道文化站、桃坞街道编织社等六个单位占用，佛像被毁，尼众星散。

改革开放后，逐步落实宗教政策，各寺院相继恢复开放。1988年10月起，指甲钳厂等六个单位相继迁出文山寺，寺产归还市佛教协会。1989年4月，文山寺开始重修，新建了韦驮殿、五观堂、尼众生活区，整修了大雄宝殿、藏经楼、云山无恙厅、西方三圣殿，佛像均重新装金供奉。寺院重修历时五年，斥资六十馀万元。1990年，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恢复开放文山寺为宗教活动场所。1991年4月8日，文山寺举行了佛像开光暨润田法师升座庆典。1994年8月1日，润田住持圆寂，由照莲法师主持文山寺工作。1996年6月以文山寺下院名义开放娄门关帝庙（今伽蓝寺）。1999年11月，照莲法师正式继任住持一职，并举行了升座典礼。

苏州城内街巷纵横，民居鳞次栉比，经历了八百馀年风雨的文山寺，虽然早先是由三座兰若合并而成，但因处于小巷之中，与一般寺院相比，它的殿宇显得小巧紧凑，建筑风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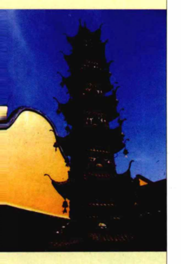
较多地保留了南宋寺庙的风格。文山寺门对文丞相弄，幽静整洁，建筑面积三千多平方米，有殿宇僧舍六十五间。寺内建筑采用苏州传统建筑的山墙空间处理手法，尽作观音兜山墙，不仅起到了封火消防的作用，又体现了立体建筑的韵律，恰到好处地突出了尼众丛林的特色。西部花圃虽然面积不大，但回廊、半亭、花卉、假山，搭配有致，具有苏州园林风格。

文山寺的整体布局，可分中、东、西三线来考察。

中线，进门为韦驮殿，即山门，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面积六十三平方米，门额“文山禅寺”，为原寒山寺方丈性空法师题。韦驮殿北面院落，置有大型香炉宝鼎。再北，即为大



◎净业堂


○千佛铜塔


○云山无恙堂

雄宝殿，面积三百平方米，大殿乃是旧构，九十年代予以整修，殿额为已故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明旸法师所题。殿前有廊，东廊门砖额为“明心”，西廊门砖额为“见性”。殿内释迦牟尼佛像，为女雕塑家朱文茜所塑。殿内另有海岛观音菩萨像等。殿北过天井是净业堂，即观音殿，楼上为藏经楼，上下面积共约二百五十平方米。净业堂里，供奉高二点二米的汉白玉观音菩萨立像。藏经楼上，藏有乾隆《大藏经》、《频伽大藏经》、《大正藏》等，还有元代千手观音像，长达一点二米的白玉卧佛像，本寺玉光、永禅两法师血书的《楞严经》、《金刚经》、《普贤行愿品》等，也珍藏在楼里。净业堂北则为僧寮，共十二间。

东线，文山厅居前，面积八十平方米，乃为纪念文天祥所建，中堂有文天祥画像，边壁有观音画像。文山厅东，有面积三百多平方米的堂楼，下为斋堂，上为寮房。文山厅北面有一方天井，放置无量光铜塔一座，1998 年 7 月落成。铜塔由住持照莲法师与居士共同发起铸建，高六点八米，重四点五吨，六面九层，每层每面中间有一塔窟，中供坐佛，周围为稍小的立佛，手托莲台，成行排列，挂于塔壁，共计佛像一千零二尊，故俗称千佛铜塔。它的正名乃取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之意，题为无量光塔，灵岩山寺方丈明学法师题写的铜额，悬于塔的第五层。天井北面为西方三圣殿，即念佛堂。念佛堂北与云山无恙堂之间有个小院落，正对云山无恙堂的门楼上有康有为的题词“得清净悦”。云山无恙堂是寺内最宽敞的客厅，又称上客堂、东厅，“云山无恙”四字额，出自吴光奇手笔。

西线，最南为丈室，丈室后是僧寮十间，僧寮后是花圃。花圃有回廊，中为半亭，亭额“如山居”乃瓦翁先生书，润田法师有记：“镜如法师建如山居胜迹，后遭劫而废，今复旧观，以明佛法。永无泯灭，如山常青。癸酉年正子春，润田记。”亭联曰：“云山千载终无恙，潮音一苇信有凭。”为寒山寺方丈秋爽法师所书。花圃北，自东而西依次为五观堂、大寮等，



◎文山寺庭院

楼上为僧寮。西线为尼众生活区，与中线的观音殿之间有走廊相连。

文山寺历史文化内涵深厚，因它与南宋名相文天祥有关而享誉四方。史载，南宋德祐元年（1275）十月，元兵南侵，宋恭宗急命时任兵部尚书的文天祥改任浙西、江西制置史兼平知府，在苏州组织抗元事宜。相传文天祥在苏州，将家属安置在潮音庵（今文山寺的一部分）内，积极组织苏州军民作战，顶住了元兵的进攻。四十天后，文天祥又奉命移守临安，他走后三天，苏州就沦陷了。翌年，文天祥奉命与伯颜谈判，被扣押北上，途经镇江时，寻机逃脱，又经过苏州，见到苏州军民后百感交集，作《吴门》一首，诗云："楼台俯舟楫，城郭满干戈。故吏归心少，遗民出涕多。鸠居无鹊在，鱼网有鸿过。使遂睢阳志，安危今若何。"后来文天祥再次被俘，于至元二十年（1283）英勇就义。苏州百姓悲痛万分，以各种

形式来纪念他，明正德十年（1515）在潮音庵附近建忠烈祠，以祭祀这位民族英雄。忠烈祠迁走后，又将原祠改建成文山寺，寺前的小巷即名文山寺前，今名文丞相弄。

文山寺周围包括原树德小学、老虹村一带，曾多次出土数量可观的“韩瓶”。那是南宋常见的军用水壶，军队眷属也多使用，韩瓶的出土，说明那里曾经驻扎过宋军或宋军家属。

2003年6月，中街路向北延伸工程进行中，在文山寺东侧（今中市桥公交站附近）出土一方古碑，长约一点五米，宽约零点八米，碑上刻有“宋文文山信国公赞”等字样。后被拆迁办人员用汽车搬去，竟不知所踪。

文山寺的碑刻，主要嵌置在大雄宝殿前两侧廊屋。西廊壁上，有《重修文山寺记》（润田法师撰）、《明唐寅文徵明观世音心经图》、文天祥《正气歌》（李芸郇隶书、戈南春镌刻）、《潮音庵归并邻寺扩充屋宇记》（吴光奇撰）。东廊壁上，有《般舟三力》、《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均海晏法师书），以及《重建潮音禅院记》（顾承撰）、《潮音庵增置屋宇记》（杨象济撰）、《云山无恙碑》（吴光奇书）。廊壁西面（即花圃廊墙上）还嵌有《古文山寺界图碑》。有些碑刻因年代久远，历经风雨，字迹已漫漶，但也弥足珍贵。

绝顶登临眼界宽：报恩寺

报恩寺是苏州城内最早建造的寺院，因地处城北，俗称北寺。1928年开辟平门路（又称平门大街，今人民路北寺塔到平门桥一段）后，将报恩寺划在桃花坞地区以外，但在此前，报恩寺向属桃花坞，《烬馀录》谈及桃花坞遭建炎之难，所毁的园宅寺庙，就把报恩寺列于其中。

从梁简文帝《吴郡浮海石像铭》可知，报恩寺初名通玄寺，是三国赤乌年间，吴主孙权为他的乳母陈氏而建。梁武帝时，僧正慧始建塔，初为十一层，后毁。唐玄宗时因其年号改寺名为开元。苏州长史张楚推荐高僧昙一为首任开元寺住持。大顺二年（891），被进据苏州的秦宗权部将孙儒焚毁。终有唐一代，寺内高僧辈出，除慧颐、慧仪、昙一、辨秀、湛然之外，还有智琰、惠旻、齐翰、法相、元浩、楚南等。

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吴越王钱镠将寺迁至盘门内（今盘门内东大街）。后周显德二年（955），吴越王钱俶复于故址建寺，并移用支硎山报恩寺额。后遭火灾，寺塔俱毁，北宋元丰元年（1078）至七年（1084）重建寺塔。当时寺内有三所子院，分别为泗洲禅院、水陆禅院、法华教院。南宋建炎四年（1130），金兵进据平江，寺院遭彻底毁坏。绍兴二十三年（1153），行者金大圆募化重建报恩寺宝塔，为九层，后又陆续建成楠木观音殿、卧佛殿等。相传楠木观音造像，用银、玛瑙等七宝末和泥塑成，光净莹洁，不须拂拭而无灰尘，故又称不染尘。至绍熙年间，寺院渐复旧观。据范成大《吴郡志》

记载，时有五所子院，分别是文殊、法华、泗州、水陆、普贤。淳祐五年（1245），赐额“报恩万岁贤首教寺”，并由高僧佛日崧到寺院住持，讲述《华严疏钞》，报恩寺自此成为华严宗道场。佛日崧字鉴义，报恩寺后世僧人尊之为“开山崧法师”。

元大德年间，报恩寺遭台风袭击，损坏严重。佛日崧的法裔处薰为报恩寺方丈后，对寺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翻新。元末，张士诚起兵，占据苏州，报恩寺卧佛殿的释迦涅槃像，被张士诚下令改作立像。张士诚一度投降元朝，元惠宗



◎张士诚纪功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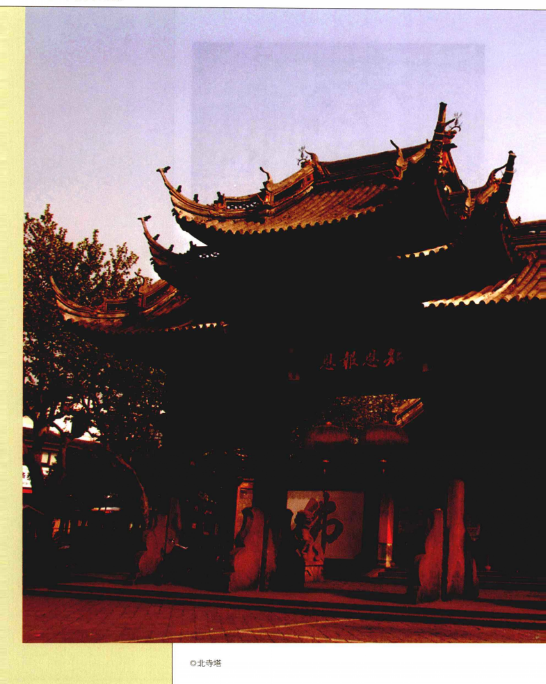
◎张士诚纪功碑细部

曾两次赐御酒、龙衣嘉奖，士诚以此为荣，大摆筵席，款待朝廷使者。苏州士人刻了张士诚立纪功造像石碑，今嵌置于报恩寺天王殿西侧，内容即为士诚设宴款待元使者伯颜的礼仪场景。画面分为四段，采用深浮雕手法，立体感强，是一件较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也是元代石雕艺术珍品。

明洪武十一年（1378），寺内重建卧佛大殿，释迦涅槃像长达六十六尺六寸，高十二尺，并塑文殊、普贤与众弟子以及摩耶佛母悲泣像，均高十八尺。成化初年，楠木观音殿遭火毁，复又修葺。正德五年（1510），住持竺庵请祝允明作《报恩寺功绩总记》。正德七年五月六日，寺塔遭雷击起火，延及塔后卧佛大殿，救火不及，塔殿俱毁于一夜。隆庆年间，住持性月募化造塔，又据风水之说，只树法堂，不立佛殿。万历中，楠木观音殿失火焚毁后，鸠工重修。后又重修山门和门外二井亭。门外井俗称“龙眼井”，至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湮塞，遂废弃。

元明两代，报恩寺已确立苏州“第一古刹”的地位，寺塔更称为“一郡浮图之冠”。

清康熙五年（1666），致仕回苏的太傅金之俊，延请玄墓山圣恩寺方丈剖石璧来报恩寺住持，剖石璧为临济宗三峰派创始人法藏的法嗣，报恩寺即由华严宗转为临济宗。剖石璧



◎北寺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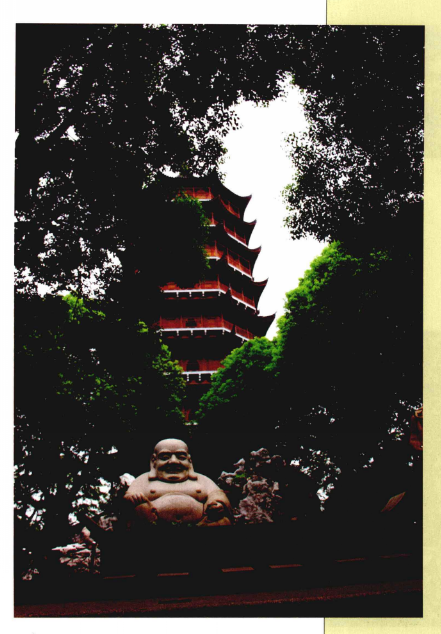


募资修寺，与弟子一源等先后主持修葺了不染尘观音殿和寺塔，又历时九年兴建大雄殿。康熙二十一年（1682），大雄殿建成，从此结束了寺内无大雄殿的历史。

清高宗弘历六次南巡至苏州，乾隆二十七年、四十五年两次均到报恩寺。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占苏州，报恩寺毁于战火，仅寺塔、观音殿、藏经阁侥幸残存，围墙也尽毁圮。寺内一度驻军，作弹药库。光绪二十四年（1898），天台山真觉寺方丈敏曦法师与其徒广润、寺僧咏荷应邀担任报恩寺住持及监院。敏曦（1827 — 1899），字日种，当时已七十一岁，为天台宗智者大师四十世传人，后辑有《苏州报恩塔寺志》。寺经募修，除大殿外次第复建，又收回被占殿阁，报恩寺遂转成天台宗丛林。清末民初，城西法螺寺、无隐庵一度为该寺下院。

1919 年，报恩寺（时称北寺）重修围墙，墙内面积达六十馀亩，墙外东西并各有散殿四处。1925 年秋，昭三和尚与张仲仁、李根源、陈哲民等发起讲经会，邀请太虚大师来苏。十月十日，太虚大师抵苏，"讲仁王护国般若经于北塔寺"（《太虚年谱》）。1928 年，因报人王薇伯租屋以及商团占屋，惹起北寺寺产纠纷，后"北寺昭三、久化和尚及苏地士绅等就商之解决"，"由北寺僧众推举北寺执行委员十三人，组织北寺执行委员会，以管理北寺寺产"，最终"商团另迁他处，王君薇伯亦解除租约。即于其屋改办平民小学，及佛教宣讲堂。并由北寺执行委员会，与商团互相道歉，以和平了结"（《海潮音》第九卷第五期《对于苏州北寺之解决方法》）。

抗战沦陷时期，北寺大殿前荒地成为日军屠杀俘虏及平民之处，尸骨累累，惨不忍睹。据 1946 年寺产记录，当时占地五十一点二六亩。五十年代初，寺内住难民一千三百多人。寺内旧屋一百零八间被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借用，寺外出租屋一百十七间，寺僧以房租为生，停止宗教活动。市内其他被占用寺院的佛像，几乎全部移存北寺。1954 年，拓宽平门路，寺西墙继 1927 年东移后再次东移，征地三点一八亩。1955



◎北寺塔



◎报恩寺楠木观音殿

年，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迁出后，其借用房屋转供机关、工厂使用。据1958年统计，寺内有屋二百零六间，自用十六间，其他均由工厂占用，寺僧全部安排工作。1963年，大雄宝殿因局部坍塌而被拆除。1966年8月"破四旧"，寺内泥塑佛像全部被毁，木雕佛像也在荒场上被付之一炬，包括两尊一米左右高的檀香木佛像，以及被称为苏州最大的香樟木接引佛，原供养于灵鹫寺，俗称"大老爷"，高达一丈六尺。

1971年，除住持蒋永观外，寺僧全部迁出寺外，安排工作，自食其力。东风区在寺里办起塑料厂，后又有东风绿化队驻入，北寺塔街道革委会在讲堂内办纸盒厂、颜料厂。另有第一轻工业局经理部和大新纤维厂先后作办公、厂房之用。

1978年，北寺开始修复，移建申公祠牌楼、门厅，动迁塔院内工厂、居民。塔院、古塔分别于1979年6月和10月开放，

◎北塔公园

又新建茶室，大修楠木观音殿。1982年，申氏牌楼和楠木殿列入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1983至1985年，先后整修了张士诚纪功牌亭、方丈室庭园、铜佛殿、藏经阁等。整座寺院更名北塔园林，时属市园林管理处管理，1979年6月对外开放。1986年，北寺后花园经重新建造后，题名梅圃，于1988年元旦对外开放。梅圃借景北塔，黄石砌堆假山，暗香浮动榭和疏影横斜亭形成对景，小桥流水，青松修竹，别有情趣。主厅飞英堂，面阔三间，中有槅扇屏门，南北分别刻林逋《梅花》诗两首和“春满苏台”梅花图。今北寺已归还佛教协会。

寺中最显眼的建筑即报恩寺塔，俗称北寺塔或北塔，至今仍是苏州城内标志性建筑。塔始建于南朝梁代，初为十一层，后毁。北宋元丰间重建为九层，又毁于建炎兵火。南宋绍兴间再建，即为今塔，曾屡次重修。新中国成立后，1965年、2008年两次大修。今塔八面九层，砖木结构楼阁式，高七十六米，底层副阶周匝，占地约八百七十八平方米。塔身由外壁、回廊和塔心室组成，每层施平座、腰檐，各面以八角檁柱分为三间，当心间辟门，供登临出入。第八、九层中央立木刹柱，直径约零点八五米，下以东西向大柁承托，上端穿出塔顶支承铁刹。塔刹高耸，长度约为塔高的五分之一。整座宝塔气势轩昂，雄伟壮观。该塔外壁与塔心室砖造部分，以及石筑基台、基座，均为宋代原物。基石对边约三十一点五米，高一点二五米，下枋满雕卷云纹。台外散水海墁较现有地面平均低零点九五米，基座高一点四五米，束腰每面浮雕护法金甲力士坐像三尊，转角处浮雕卷草、如意纹饰。各层塔门过道和塔心室内门上的砖砌斗入藻井等仿木构装饰，结构复杂，乃是研究宋代小木作形制的珍贵实例。

碧桃花坞有神宫:福济观



◎吕洞宾像(《仙佛奇踪》)

苏州四时八节中的民俗活动很多,以农历四月十四日的"轧神仙"最具苏州特色,因为这一风俗其他地方是没有的。苏州人"轧神仙"的中心地点就在福济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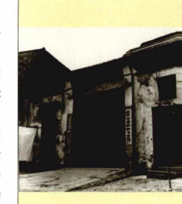
福济观,俗称神仙庙,原址在阊门内下塘街。最早是李王祠,建于南宋初,祀宋将李禄,相传李禄是奸臣李邦彦之子,他痛感忠孝不能两全而自刎。后改为道观,《百城烟水》卷二"福济观"条说,有王省幹者,于"淳熙某年四月十四日,从岩中道院陆道坚设云水斋,感异人授神方,以疗风疾",元初陈深也有诗《皋桥岩中道院与梁中砥、商严翁会饮》,可知当时观名岩中道院。至元至大四年(1311)重建时,才改称福济观。明景泰年间重建后,观内有玄帝殿、五祖七真堂、吕仙祠等建筑。这吕仙祠,就和"轧神仙"风俗的形成大有关系。

吕仙是指唐代士子吕岩,其字洞宾,号纯阳子。武后时两试进士不第。相传经锺离权点化得道,乃历游天下,行化度人,最后升仙去。因元武宗封他为"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道教全真派便奉他为鼻祖,故又通称吕祖。

在民间传说中,吕洞宾虽是神仙,却具有凡人的七情六欲,既贪杯,又爱打抱不平,关心世人疾苦,他总是身背葫芦,葫芦中装有灵丹妙药,专治凡人疾病。农历四月十四日是他的生日,每年这一天,福济观就要举行祭祀活动,吕洞宾也会来观里凑热闹,"与民同乐"。他混迹在乞丐、小贩之中,上

庙进香的只要有缘遇到他，就会带来好运，吕洞宾也在这一天为人医治奇疾怪病。故事越说越神，每到那天，苏州城乡的男女老少，纷纷到福济观进香，冀求遇到这位神仙，祛病消灾，延年益寿。因为这天观内外人如潮涌，摩肩接踵，所以称为"轧神仙"，福济观也就被称为神仙庙了。

福济观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一千五百多平方米，山门前有照墙，门前有古井。经山门，过御道，即是正殿。正殿前露台上有三米高的丹炉，两边古树葱笼，殿内供奉吕洞宾神像。庙里原有仙方店，实际上是个中草药铺，旧时穷人有病来此，只须花七个铜钿买香烛，叩求得仙方，即可在此配药。一些游医也会携带草药，来这里施医施药，以扩大影响。也有武师献艺，舞刀使棍，推销伤药，还有耍杂技的，卖梨膏糖的，担卖小吃的，都会聚到这里，真是热闹非凡。这天乞丐来得特别多，因为吕洞宾最有可能化身求乞，所以乞讨遇见的可能性就最高。旧时四乡前来"轧神仙"的大多乘船，因此中市河里堵得水泄不通。



◎福济观（摄于 1965 年前）

"轧神仙"具有很大的商机，这天福济观附近做生意的，都会把自己的商品冠以"神仙"两字，五色粉糕称"神仙糕"，垂须钹帽称"神仙帽"，茶水称"神仙茶"，乌龟称"神仙乌龟"，甚至理发也叫做"剃神仙头"。虎丘花农更是挑着小盆花卉，置于观中廊庑售卖，谓之"神仙花"，人们还剪下"千年蒀"（即"万年青"）的旧叶，掷在路上，称"恶运去，好运来"，再买"千年蒀"的新叶回去，称"交好运"。除花草外，各种民间玩具也颇为引人注目。泥塑多为八仙、财神、老寿星以及人们熟悉的戏文人物，形象可爱的有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和不倒翁，惹人发笑的有歪嘴和尚念经、头大身小的老头老太，还有皮老虎、泥狗泥猫、积钱罐、万花筒和面人等。

据《吴郡岁华纪丽》记载，四月十四日的福济观中，"医士牲醴鼓乐，以厌仙诞，郡僚亦致祭观中，以循俗例，必终日喧阗乃罢"。我们在清代诗人笔下，也能看到"轧神仙"的盛况。周宗泰《姑苏竹枝词》云："糕亦神仙帽亦仙，神仙不结

众人缘。洞宾游戏提篮后,惹得贫夫会乞钱。”蔡云《吴歈百绝》云:“纯阳糕接阿弥饭,不礼仙宫即梵宫。珠翠满街人踏云,手拿龙爪认楼葱。”(原注:四月初八弥勒降生,俗造乌米饭食之,盖以谐阿弥之音耳。十四日吕仙诞,游人集福济观,争买龙葱归种之,楼葱,因形似龙爪,故名为龙爪葱。)张大纯《福济观》云:“吴市近喧阗,十丈红尘聚。倾城来士女,纷若搏风絮。妄思非分福,兹长爇香炷。神仙在眼前,觌面不相遇。”袁学澜《姑苏竹枝词》云:“福济喧游四月天,笋鞋争踏运千年。神仙轧处香尘拥,剩有归人拾翠钿。”石方洛《续桃坞百绝》云:“竞说洞宾避玉皇,年来无复见诗狂,见携龙爪暮归去,栽向庭阶辟不祥。”沈朝初《忆江南》词云:“苏州好,生日庆纯阳。玉洞神仙天上度,青楼脂粉庙中看,花市绕回廊。”

福济观建筑年代久远,历经重修,上世纪三十年代,因下塘街街面狭窄,民屋紧凑,为防火患,地方政府曾试图借提倡“新生活”而关闭庙宇,取缔烧香,但风俗既成,“轧神仙”的各种商业活动有增无减,此事遂作罢。抗战沦陷时期,福济观部分屋宇被拆毁,但“轧神仙”活动没有中止。据 1952 年测算,当时福济观占地面积仍近六亩。到五十年代,“轧神仙”



◎福济观遗址

的商业活动逐渐成为以买卖民间工艺品和花木为主，官方称之为“庙会”，但老百姓还是叫“轧神仙”。

关于“轧神仙”，有两个故事流传很广，被苏州人津津乐道，一则是陆润庠识破吕洞宾，另一则是陆稿荐的得名。陆润庠是清末苏州状元，陆稿荐是苏式卤菜名店，这两个故事给“轧神仙”增添了传奇色彩。



○陆润庠像

陆润庠故居在今下塘街10号，与福济观在同一条街上。陆润庠是同治十三年（1874）状元，以后不再有苏州人夺魁，因此他是最后一个苏州状元。因为是状元，陆润庠的名字家喻户晓，一些传说也就附会在他身上了。故事说，某年四月十四日，陆润庠也随众人去福济观看热闹，过张广桥时，看见桥北堍有一老乞丐斜卧街边，当时“轧神仙”的人多，下塘街本来就窄，但那乞丐旁若无人，手托紫砂茶壶，只顾喝茶，全不理会熙熙攘攘的人群。陆润庠很惊奇，又见他时不时喝口茶，心便一动，就对周围的人说：“你们不是来‘轧神仙’么，他就是神仙！”人问为何，陆润庠答道：“你们看，他嘴接茶壶口，嘴是一口字，壶嘴也是个口字，上下两个口，岂不是一个叠口‘吕’字？他不是吕仙是谁？”乞丐听了，狠狠瞪了陆一眼，叱道：“多嘴，你这个末代状元！”说罢，站起来飘然而去。后来陆润庠果然中了状元，而且是最后的苏州状元。

陆润庠“轧神仙”识破吕洞宾的传说，给本来就喜欢“一窝蜂”、“轧闹猛”的苏州人，增加了“轧神仙”的猎奇色彩。后来，又有陆稿荐的故事，更为“轧神仙”的神奇火上浇油。

陆稿荐是苏州一家很有特色的熟肉店，最早并没有店号，店址在东中市崇真宫桥南堍，店主姓陆名蓉塘，妻子名弥姐，靠出售祖传烧制的酱肉为生。夫妇俩生性善良，勤俭持家，但生意一直清淡，勉强糊口而已。某年四月初，有个衣衫褴褛的跛足乞丐，背一条破稿荐（吴语称草席、草垫等为稿荐），手捧两只合在一起的陶钵，来到店门口。陆氏夫妇见他满面病容，不仅收留了他，还供他食宿。十多天后，乞丐身体恢复，临别时，他指着地上的破稿荐说：“感谢你们的恩惠，

我要走了，无以为报，只有这条稿荐，就送给你们吧。”破稿荐有什么用呢？但也是乞丐的心意，陆氏就收下了。乞丐走后，夫妇俩在烧肉时，就把破稿荐当稻柴用，谁知塞入灶中一烧，锅内顿时浓香扑鼻，弥漫开来，连附近中市街、下塘街一带也都能闻到阵阵奇香。煮出来的肉，不仅香味诱人，口感也比以往好多了，于是熟肉生意一下子旺了起来。有人根据那乞丐的情况猜测，他的两只陶钵总是口对口叠着，口口相叠是个“吕”字；他腰里扎一根破草绳，绳，吴语读如“纯”字；一双鞋的后跟已烊（磨损）了，烊又谐音“阳”字。合起来，不就是吕纯阳吗？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陆氏的熟肉生意就更加红火。于是，陆氏夫妇索性将熟肉店起了“陆稿荐”的牌号，还把这个故事大肆渲染。从此陆稿荐名闻遐迩，成了苏州熟肉店的金字招牌。

以陆稿荐为名号的苏州熟肉店，民国时多至近二十家，最有名的有两家，一家大房陆稿荐，即今仍在观前街东首的陆稿荐熟肉店，一家老陆稿荐，早先从崇真宫桥南堍迁移到今西中市皋桥西堍。这两家不单在苏州，而且在江浙沪一带，至今都十分有名呢。

新中国成立后，“神仙”吃不开了，人们求医问药都去医院，“轧神仙”的商业活动，转移到花木和宠物的买卖上，但仍很热闹。“文革”开始后，福济观里的神像全毁，殿宇被拆，改为民房，仅存山门残迹。但“轧神仙”活动仍未消失，只是内容除传统花卉、儿童玩具、工艺品贸易外，还增加了各种小百货、服装等。上世纪八十年代，因福济观已毁，“轧神仙”的地方，一度改迁吴趋坊，后来又改到中街路。二十世纪末，在阊门外南浩街另建了福济观，自此以后，“轧神仙”活动就以南浩街为主了。

郭里僧居得野情:慈氏庵

慈氏庵在桃花坞北部(今平四路南侧),清顺治六年(1649)德风传法师募建。

德风传,名书传,字德风,明末清初苏州人。俗姓陆,年幼时曾与项家女缔结婚约,项氏女早卒,遂不再议娶。明亡后,削发为僧。顺治六年(1649),德风有鉴于父亲陆继云及两兄先亡,母亲张氏年老,无人照顾,就在桃花坞北部买地筑庵养母,题名慈氏庵。张氏过世后,德风就将父母合葬于庵北,并嘱咐徒弟说:"我死后,当跟从父母葬在一起,不必另外再造灵塔。"密庵旧筑主人李模撰有《慈氏庵塔院碑记》,《桃坞名胜记》中也有"陆继云墓"一条,专记其事。

清初诗人徐崧曾多次到慈氏庵,有时就在那里歇宿,留下诗作多首。从这些诗中,可以想见此庵的大体情景。如《九日雨阻慈氏》有"柳堤蔬圃少逢迎,郭里僧居得野情"之句,《丙辰春同秋皋开士宿慈氏》有"暮雨云连水,春蔬野傍城"之句,可知慈氏庵当在原蔡家河杨柳堤一带,即西蔡家桥西侧。又如《己酉秋日雨阻慈氏》诗云:"板桥池水断,茅屋槿篱遮。水面铺菱叶,墙壁头落豆花。"这是庵景的写照。再如《慈氏晚晴》诗云:"云露当窗月,林穿隔水萤。"那自然是庵的夜景了。

有清一代,慈氏庵为桃花坞腹地比较有名的兰若。从徐崧的诗来看,此庵环境幽僻,凡到桃花坞游览的文人雅士,都喜欢到慈氏庵和附近的慕栖庵"随喜"。到上世纪四十年代,

慈氏庵以及附近杨柳堤等,已沦为荒野。“文革”时,庵址被圈入林机厂西围墙之内。近年因火车站工程启动,该处已成为平四路公交临时停车站广场的一部分。

北城幽敞开香积:慕栖庵

慕栖庵在东、西蔡家桥东北面,这一带地处桃花坞西北隅,也是桃花坞最具江南乡村风味的地方。庵始建于明万历末,崇祯间僧萝云曾予修葺。四周风景幽雅,西面竹林中有禅室五楹。因其庵的面积不大,里人取其谐音,俗称"麻雀庵"。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释宗渭买下此庵,修缮后作为自己静修之所。宗渭,字绀池,号芥山,华亭人,曾从宋琬、尤侗学诗,著有《绀池小草》、《芋香诗钞》等。作为诗僧,少不了与文朋诗友相往来。朋友们听说他栖止于慕栖庵,都来看望他。宋实颖《闻绀公移锡慕栖庵却寄》诗云:"瓶钵飘然挂远林,一枝何必入山深。浮云过眼煨残芋,乃见孤云野鹤心。"尤侗《过芋香禅室》诗云:"目中久不见筠公,茅屋新诗近益工,有句何如无句好,开窗试听刹芋松。"余怀来访后,留下一首《访绀云新舍》,诗云:"野鹤踪无定,今来卧远林。淡交存古道,丽藻出禅心。清磬穿珠树,深灯照玉琴。虎溪闲送我,归路转花荫。"宗渭自己有《止慕栖庵》一首以明志,有云:"懒挑煨芋火,不饮出山泉。长日了无事,钟声隔院传。"徐崧对他安于清贫的操守很赞赏。当时有个和尚编了一本诗集,所收都是题赠当朝贵人之作。那和尚不无炫耀地送给宗渭一册,宗渭拿给徐崧看,徐即题诗道:"一册题诗总达尊,高僧端不妄攀援。何如折脚铛边坐,寂寂无人昼掩门。"(《绀公出示一僧赠诗,俱假当今朝贵口占》)

慕栖庵虽然只有禅房五楹，但建筑精致，且地处乡野，颇多清趣。张大纯《立夏后一日访绀池和尚于城北精舍》诗云："吴中兰若多名迹，北城幽敞开香积。我来正值春初归，淡荡薰风浪生麦。留人小鸟鸣林中，柔黄嫩绿飘残红。纡回杖履随溪转，屈曲疏篱西复东。上人相见拈花笑，谈诗说法通玄要。无生已证空万缘，活句能参该众妙。图书百卷拥四围，名流咳唾成珠玑。清言彻耳醒尘梦，挥毫落纸云霞飞。斜阳映树疑山麓，一抹炉烟凝翠竹。片时良晤同素心，此后相过莫嫌促。"其中"斜阳映树疑山麓，一抹炉烟凝翠竹"两句，将慕栖庵点缀得诗意盎然。

由于慕栖庵坐落偏僻，庵内又无贵重之物，它躲过了乱世的兵灾贼盗。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一度成为大户人家的家庙，五十年代初开始散为民居。但"麻雀庵"这个名字很别致，引起不少人的兴趣，纷纷前来寻访。慕栖庵的屋宇比较高敞，防火墙"观音兜"更十分显眼，在东、西蔡家桥南面、长鱼池北面，被视为标志性建筑。及至"文革"，终被拆去。

一径凉风吹古寺 :宝林寺

宝林寺在今西中市南面,具体坐落在天库前南、周王庙东,文衙弄艺圃之西,寺南面横巷,至今仍称宝林寺前。

宝林寺始建于元至正二年(1342),释宝林懋建,故名宝林庵。明洪武初,归并为广仙寺。宣德二年(1427)毁于火。次年,释白云英重建,赐额观音讲寺。正统十三年(1448),释素庵重加修葺,赐额宝林禅寺。寺内建有周文襄公祠,祀巡抚都御史周忱,又有栟榈径、梧桐园、水竹亭、山茶坞、煮雪寮、停鹄馆、方塘、石桥、蕉窗、薜萝龛十景。

宝林寺在明代声名甚著,沈周、袁中道、李模、徐崧、钱中谐等都经常去寺里参访,并留下不少篇什。沈周有题宝林寺的《梓宇》、《山茶坞》、《水竹亭》、《蕉窗》、《方塘》、《薜萝龛》



◎宝林寺前旧影

等诗，至今犹传。万历二十三年（1595），袁中道到苏州看望时任吴县知县的兄长袁中郎，因住不惯官署，便住在宝林寺里，前后半年有馀。他有《宝林寺岁暮》四首，其三云："姑苏旧是少年场，此地僧贫寺久荒。野鸟乍来翻定水，苍苔直欲上禅床。"由此看来，到了万历中期，宝林寺已开始衰败。崇祯年间为振兴宝林寺，郡人延请云栖派履冰育到寺开法，但未能挽回颓势。文震孟的外孙严熊，小时候常与文家表兄弟去宝林寺，三十年后重游，有诗云："入门池水净，照影老僧孤。绿芰全稀影，垂柳半已枯。颓梁巢鸟雀，坏像穴鼪鼯。"（《严白云诗集》卷七）菱池影稀，柳树半枯，殿梁和佛像成了鸟雀和蝙蝠的窝，说明此寺已接近废圮。

清初，祖大寿兵驻苏州，城北一带民居均被征用作兵营。宝林寺的香火大受影响，因此在顺治年间，接连换了三任方丈，还是回天无力。

康熙十二年（1673），宝林寺有了转机，开始有信徒出资重修，里人王子静重建了大殿。十六年（1677），郡人延请允持彻来当住持，允持召请地方名流陈晋卿、李模、徐崧等人来商议募修事宜。经这些名流倡捐，开浚了堙塞已久的方塘，建起了伽蓝殿和五圣殿。十八年（1679），又延狮山自安法师住持宝林，释自安名成闲，是位诗僧，有《己未小春进宝林赋》，表示他要"黾勉一堂循组武，且教振锡有馀音"。宝林寺经过允持、自安的努力，香火复盛，从时人徐崧的诗里可以看到，当时寺内常有士绅来游访、听经，或假禅房茗聚会小饮。康熙年间重建的宝林寺分东、西寺，大殿面阔五间，山门前有旗杆两根，牌坊一座。因规模更改，原十景中仅方塘、石桥犹存，其他八景全都改观了。

晚清时，宝林寺又衰落了，同治、光绪年间的苏城地图上都没有它的标识。至民国年间，东寺改建为三区警署，西寺改为警察操练之所。及至"文革"，所剩寺屋拆毁殆尽。

第三章　街巷变迁

苏州城内河道密布，而河道的布局，限定了街巷的走向，制约了屋宇的排列，从而形成了“人家尽枕河”的水乡风貌。正因为如此，苏州城内的街巷，具有河巷相依、纵横有序、脉络分明、双向通达的特色。

城内的街巷，最初集中在城中部。城南（习称南园，大致指第三横河以南）、城北（习称北园，大致指第一横河以北）尚未形成街坊。汉唐时情况有所变化，开始有了民居，并逐步有了街巷里弄，但仍留有大片农田、荒地和沼泽。南园种粮，北园种菜，一直是封建时代苏州维护城内社会安定的战



◎ 1940年《吴县图》中的桃花坞地区

略安排。

在桃花坞地区，桃花坞大街以南，直到东、西中市，唐宋时基本上也具有河巷相依、纵横有序的特色，但桃花坞大街以北，特别是韩衙庄、大营弄一线以北，因早先留下了大片荒地、水塘，后来有人耕作、养殖，形成桑田、农田、菜圃、鱼荡，占据了桃花坞腹地的主要部分，乃是一片乡野景象。直到明代，腹地内原先稀稀落落的民房开始连接一些原有的庄园、寺庙，才逐步和桃花坞大街、宝城桥街附近的市井商肆连接，街与巷，巷与弄，弄与里，织成的关系网愈来愈细密，才形成后来桃花坞街巷的基本格局。桃花坞街巷原来多为砖石路面，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多数改为水泥道板路面。

桃花坞街巷虽然纵横交叉，布局复杂，街中有巷，巷中有弄，弄中有里，但其主干道可用"三横一直"来表述。"三横"指三条横向干道，即东西向的桃花坞大街、宝城桥街，阊门内下塘街，东、西中市；"一直"指南北向的阊门西街、桃花桥路。以此为纲，再看它们分属的巷弄就一目了然了。

叙说街巷沿革，少不了引用地图。好在苏州古城的历史地图存留较多，选用也方便。本书用以为证的，除宋《平江图》外，有乾隆十年（1745）绘制的《姑苏城图》（以下简称乾隆《图》）、1921 年绘制的《最新苏州城厢明细全图》（以下简称《明细图》）、1940 年绘制的《吴县城厢图》（以下简称《吴县图》）和 1949 年 1 月绘制的《最新苏州地图》（以下简称《苏州图》）。此外提到的其他地图，为免混淆，则用全称而不作简称。

分半桃花住下塘：
桃花坞大街、宝城桥街

先说桃花坞大街这一头。

桃花坞大街全长九百三十五米，东起人民路，西至宝城桥弄，与宝城桥街相直。原为狭窄小路，经1963年、1983年等多次拓宽，街面扩至六米。1984年又拓至九点六米，并改小方石人字形路面。西段自桃坞桥口到桃花桥路的路面，2003年因配合中街路延伸工程，拓宽改建成沥青路面，车行道宽达十四米。

清同治年间，冯桂芬所纂《苏州府志》名大街为桃花坞，并有按语："各旧志并无桃花坞，然唐宋时极为著名，尽多旧迹，今特增之。顾翰记云：宋太师章粢所构，多栽桃李，郡人游春于此。"民国《吴县志》也作桃花坞，并注："《五亩园小志》：粢子綡字伯成，綡字子京，曾筑桃花坞，后人遂以名里。"乾隆《图》作北街，《明细图》标作桃花坞大街。

桃花坞大街位于城内第一横河桃花河北侧，街南面多临水民居。桃花河南侧除中间一段为桃花坞下塘外，也多为临水民居。两岸民居均紧贴河道，垒石为基，临水建园造屋，一些民居的石基甚至挑出，飞凌水面。因民居毗邻而夹河，藤箩悬岸，红花点缀，水巷幽深，形成旧时所谓"人家尽枕河，楼台俯舟楫"的景观。大街北面旧时多深宅大院，部分为两层建筑，南面临水民居则多两层建筑。明清时，面街的两层建筑，楼下多商肆工坊，楼上才是住宅。

按大街今门牌号，选择介绍几处有影响的建筑。



桃花坞大街旧影



◎桃花坞大街东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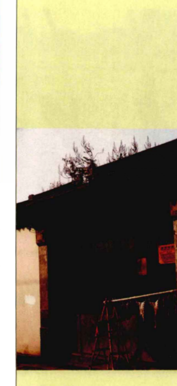


◎桃花坞大街西段

98 号原钱江会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曾用作少年劳教所、遣送站，今全废。

120 号吴宅，宅院建筑为清代风格，今仍有吴氏后裔居住，属市控保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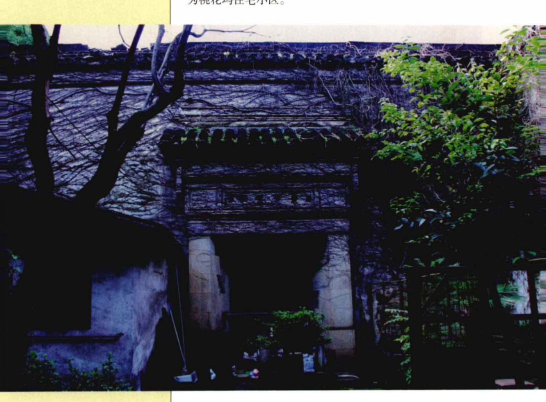
176 号费宅，为清光绪年间翰林费念慈第宅。费念慈（1855 — 1905），字屺怀，号西蠡，江苏武进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官编修，因事被劾，南归寓苏。工书，精鉴赏，善诗，著有《归牧集》。后为北洋政府政事堂肃政使费仲深第宅。费仲深（1883—1935），名树蔚，号韦斋，初居平江路



◎费仲深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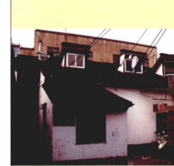
混堂巷长庆里，1923年购得费氏归牧庵旧宅，经整修后更名宝易堂。宝易堂坐北朝南，东西三路。中路前后四进，第三进为大厅，面阔三间十二点一五米，进深十檩十二点二米，梁架扁作，前置鹤颈轩和船棚轩，两壁有清水砖勒脚。庭前砖刻门楼署光绪辛卯年（1891）款，厅后建西式楼房一幢。上世纪五十年代园尚完整，属新华小学。今东路及后花园均废，西路鸳鸯厅、船厅、书斋、曲廊尚存，属市控保建筑。

240号，民国时为南洋助产学校，有古木亭台之胜，环境幽雅。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于此建亚东石棉厂，废渣废液直接排放桃花河中，污染日甚一日。八十年代该厂迁出，今改建为桃花坞住宅小区。



◎费仲深故居天井

264号谢宅，又称废园，为清末学者谢家福望炊楼故址。此地最早为明初沈均园宅，沈均号养真老人，因不满燕王朱棣靖难之役，遂隐居不出。园中有锁烟亭、镜心池、闻香室、环翠轩、栖鹤楼等景，自作《园居杂咏》诗云："落木潇潇一废园，妙无风景耐盘桓，主人若识无中趣，才见先天理数原。""苍松翠柏自春秋，长使幽人供卧游，金谷园中桃李艳，岁寒时节著花不？"《府志》称沈氏"隐居不仕，精研宋儒之学，躬行实践，于儒释之界辨别尤严"。清初，园归谢氏，乾隆初改筑来燕堂、赋雪草堂、书叶轩等。太平军占据苏州时，谢宅一度为劝王万镇坤王府，据记载，当时宅园分东、西、中三落，深五进，有厅堂、池塘、花园。太平军之乱平定后，园复归谢氏。谢家福在栖鹤楼旧址上改建望炊楼，自号望炊楼主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宅园面积尚有约三千四百平方米，分东西两路，西路有楼五进，东路存轿厅、大厅，大厅面宽三间十二米，进深七檩十一点八米，扁作梁架，前轩后廊。笔者当时还在宅内见过谢氏后人，"废园"两字石刻嵌在老墙上，而大厅主体结构基本完整。今属市控保建筑。



◎谢家福故居遗址

下面来看桃花坞大街的巷弄。

大街北侧自东而西的横巷，有骆驼桥浜、官库巷、河东巷、河西巷、西大营门、廖家巷、沈家弄、新桥弄、桃花桥路、宝城桥弄。横巷间又各有支巷、支弄，互为交接。这是桃花坞的腹地，地势与街巷最为复杂。

骆驼桥浜，南起桃花坞大街，北至永丰二弄，长一百九十八米，宽三点八米，相传其地原有土墩，形如驼峰，故名。民国《吴县志》作骆驼桥弄，并注："在古单家桥北。"查乾隆《图》，该处并无街巷，但南端已有东西向骆驼桥。同治《姑苏城图》上，始见北面有"骆驼桥浜"字样，有水池，却无土墩，无街巷标记，桥仍在南端。光绪《苏城全图》上，桥北有高墩，但仍未标有街巷名。《明细图》上乃标骆驼桥弄，南接骆驼桥。范广宪《吴门坊巷待辅吟》称西石塘桥"今名骆驼桥，在报恩寺西，苏轼诗：'今日骆驼桥下泊，恣看修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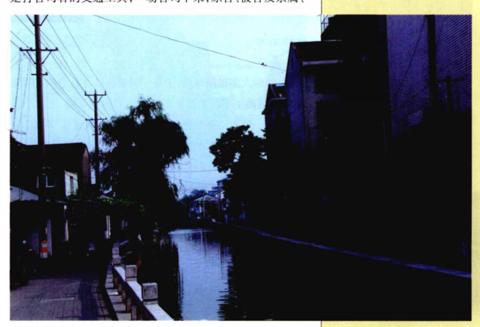
河东巷北段

出银刀。'" 可知此桥甚古。骆驼桥后被拆除,《吴县图》已无骆驼桥标记,《苏州图》复称骆驼桥浜。

官库巷,在骆驼桥浜西面,南起桃花坞大街,北至桃源村,长二百九十六米,宽三点八米,官库巷之"库"字,读如"赦",但常有人误读为"官司巷"。此巷原名庆云里,李模《烬馀录序》说:"徐大焯,吴县人,元初居桃花坞庆云里,即今官厍巷。"又说当金兵陷城时,庆云里的徐家和陈明叔两家,"多自经者"。此巷民国《吴县志》作官厍巷,《吴县图》标官库巷,"库"字显系"厍"字之讹。巷北端旧时有司徒庙,《吴门表隐》记道:"司徒庙在官厍巷底,神姓朱名亮宗,封大云乡谷神,九月初九日神诞。明洪武八年知府王兴宗建。"此庙又名朱公祠,俗称"朱老爷堂"。范广宪《吴门坊巷待辅吟》诗云:"苍凉古庙署司徒,香火犹拈旧姓朱。社赛人喧官厍巷,大云乡土卫枌榆。"司徒庙三路三进,即为前门厅、大殿、后殿、东西配殿。正门前有照墙,上面有阳雕镂空人物、云龙和大海扬波等纹饰。进大门有钟鼓房(钟鼓分设东西两面),大殿居中,后殿是藏经楼。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庙中一度有居民入住。1958年大炼钢铁时,这里竖起小高炉,朱公祠和西边江北庙中的一尊尊檀香木雕神像,都被投入小高炉,在哔剥声中,化为灰烬。后被辟为公交公司停车场,直到2008

年拆迁，在其地建造苏州美术馆、文化馆、名人馆三馆。今三馆已落成，因大门东对人民路，不再使用官库巷门牌。

河东巷，在官库巷之西，南接桃花坞大街、单家桥东堍，北面转至西大营门，长二百五十一米，宽二点五米，河东巷因地处平门河东岸，故以得名，也称东河沿。民国《吴县志》漏载。乾隆《图》有路标，未注巷名。《明细图》标东河沿，《吴县图》、《苏州图》均标河东巷。今桃花坞大街自河东巷口起，东至人民路，原属天后宫大街西段。（原天后宫大街，东起皮市街北端天后宫桥，西至单家桥。1980年街名取消，人民路以东一段归并西北街，人民路以西一段归并桃花坞大街。）单家桥东堍第一家，清时为牙厘局，民国时为省地方法院。法院门口比较空旷，旧时附近居民爱去法院门口打听案情故事和孵太阳取暖，因而有“到地方厅去孵太阳”之说。当时地方法院一带相当热闹，西边河岸停靠的船只，都是打官司者的交通工具，一场官司下来，原告、被告及亲属、



◎平门河两侧的河东巷和河西巷

◎准提庵大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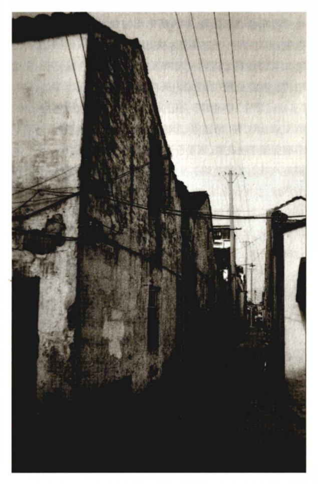
朋友、律师大多饥渴难忍，于是一爿兼营饮食点心的胜阳楼茶馆应运而生了。茶馆坐落在法院对面的河边，生意十分兴隆，但一般平民和生意人不常去，因为它毕竟与“诉讼”有关。五十年代初，地方法院改为第三监狱分监，后分监搬迁，为电扇厂占用。

河西巷，与河东巷隔河平行，南起桃花坞大街东端，北至校场桥路，长二百四十四米，宽三至五米。此巷因处平门河西，故以得名。民国《吴县志》作西河沿，并注：“一名河西巷。”乾隆《图》有路标，未注巷名。《明细图》标西河沿，《吴县图》、《苏州图》均标河西巷。巷北端有一幢建筑（原高长桥8号），因界石上镌有“汪铭记界”，而误传为汪兆铭妻陈璧君所居，其实“汪铭记”与汪兆铭无关，而是沪上汪某的商记，1932年建造了这座第宅。



◎准提庵大殿梁架

西大营门，在河西巷之西，南起桃花坞大街，北至校场桥路，长四百八十八米，宽二至四米不等。南宋时，此处驻有禁军全捷二十四营。元末，张士诚屯军在桃花坞，并在西大营门建演武场。民国《吴县志》作西大营门，并注："《五亩园小志》引《识小录》：大营门在阊、齐两门之中，相传张士诚屯军于演武场，故名。明人碑记中已有是称。清初圈封民居驻防兵，自娄门起别有东大营门，此间遂称西大营门云。"乾隆



◎西大营门旧影



◎廖家巷

《图》、《明细图》、《吴县图》、《苏州图》均标西大营门。原西大营门 53 号(林机厂厂部所在地)即为五亩园遗址。

廖家巷,在西大营门之西,南起桃花坞大街,北至东蔡家桥,在原桃花桥弄东面,并与之平行,长三百十九米,宽一点六米至三点一米。乾隆《苏州府志》、同治《苏州府志》、民国《吴县志》均作廖家巷,同治《苏州府志》并注:"桃花坞永昌桥东北。"乾隆《图》标廖家弄,《明细图》标廖家巷,《吴县图》、《苏州图》均标寥家巷,"寥"字或为"廖"字之讹。廖家巷中段东侧有准提庵,明万历十年(1582)僧旭小在此构屋数楹,天启六年(1626)改为准提庵。清嘉庆五年(1800),吴县知县唐仲冕于庵内设唐解元祠,以祀唐寅、祝允明、文徵明,额"桃花仙馆"。今庵内尚存唐寅《桃花庵歌》手迹石刻。《五亩园志馀》引《闲亭杂记》说:"准提庵(跳唐楼、度云桥、瘗文冢、燃灯塔、培莲室、击竹轩、醉月湾),明天启间,杨端孝奉准提像于桃花庵,因易今名。莲峰上人尝卓锡于此,作《准提庵八咏》。《桃花坞》云:'坞在桃何在,春来感倍生,野田芳草绿,古树夕阳明,世事空陈迹,人仙浪有名,可怜红粉面,犹自觅流莺。'《跳唐楼》云:'水云卑湿地,先达爱居楼,高筑平江上,名因一跳留(六如先生跳楼避客)。轩窗环绿沼,花柳接芳洲。我岂□官寺,投闲老便休。'《度云桥》云:'桥接金阊路,时闻玉佩音,我无通世术,谁识度云心,来去不留迹,朝昏空复寻。江边山外夜,寒集草堂深。'《瘗文冢》云:'七子庵边墓(准提庵亦名七子庵),残碑记六如。文章何日瘗,烟草有谁除。流水空呜咽,浮云自卷舒,人传明月夜,光烛斗牛虚。'《燃灯塔》云:'为问同观者,生平见未曾。半窗寂阒处,一塔万千灯。香霭迷金殿,清辉散玉绳,俨然从地涌,坐久不知层。'《培莲室》云:'拟结东林社,还培曲港莲。清香盈丈室,不藉散花天。九品观初就,一生行始圆。红衣飞动处,日鼓向人悬。'《击竹轩》云:'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此语凭谁委,香严是我师。临轩无俗韻,对客动禅思。声色威仪外,非关耳目迟。'《醉月湾》云:'水与月如是,先生醉

醒无。夜台应见觉，春涨满菰蘆。鸥梦光偏远，吟怀影自孤。澄波涵皓魄，曾不费招呼。'" 谢家福按道："莲峰，名超源，钱塘人，著有《未筛集》。" 今准提庵占地约二千平方米，大部分由苏州版画院使用，小部分为民居。王謇《民国吴县志校补》说："准提庵，疑即《烬馀录》之'旃檀庵'，因两音极近。" 又，廖家巷 12 号、13 号、15 号张宅，清代风格，今属市控保建筑。

新光里，在廖家巷内，曾名民生里，长五十六点五米，宽一点零五米。

沈家弄，在廖家巷之西，南起桃花坞大街，北至打线场，长一百二十九米，宽二点三米，为弹石路面。明沈均故居在弄内，《府志》称其"所居在阊门桃花坞，至今其地犹称沈家弄"。后归谢氏，与桃花坞 264 号谢宅为一处。民国《吴县志》作沈家弄。乾隆《图》、《吴县图》、《苏州图》均标沈家弄。弄北原有明人袁褒故居。袁褒（1499 — 1577），字与之，晚自称卧雪翁，与袁表、袁褧、袁袠、袁裘、袁裘合称"袁氏六俊"。袁褒尚风节，重然诺，轻财好施，潜心读书，不喜浮屠老子之述，晚筑室桃花坞，名灌园，抱膝长吟，耽学不倦。精鉴赏，工翰藻，著有《东窗笔记》、《括囊稿》。

新桥弄，在沈家弄之西，南起桃花坞大街，北至打线场，长一百八十八米，宽三点五米。民国《吴县志》作新桥弄；乾隆《姑苏城图》标新桥弄，《吴县图》标新桥巷，《苏州图》复标新桥弄。

桃花桥路，在桃花坞大街西段北侧，南起桃花坞大街西端，北至平四路。由南北相接的原桃花桥弄、龙兴桥两巷拓宽（桃花桥弄为今桃花桥路南段，龙兴桥为今桃花桥路北段），垫高路基，于 2003 年铺筑合并更名，宽二十四米，沥青路面。

宝城桥弄，在桃花坞大街西端，南起桃花坞大街，北至东四亩田，长四百七十二点七米，宽三米。因在宝城桥北，故以桥名。民国《吴县志》作宝城桥弄，并注："桃花桥弄西。" 乾隆《图》、《明细图》、《吴县图》、《苏州图》均标宝城桥弄。今



◎宝城桥弄南口

宝城桥弄呈L形，原南北向的直弄称宝城桥弄，北端东西向的横弄旧称打线场。弄南段西侧第四中学（原桃坞中学）东部一带，明代为多木园，系士人顾云龙所筑，因园中多乔木，故名。今第四中学校园东南部原有圣公会天恩堂，上世纪五十年代改为学校图书馆，于"文革"后期拆去。天恩堂东面和北面，旧时多参天古木，有枫香树、榉树、朴树、柏树等，"文革"前期，仍有残留，疑即古多木园遗存。范广宪《吴门坊巷待輶吟》咏宝城桥弄诗云："放屐花时一遣情，办诗正欲斗心兵。人家几簇闲居好，小弄随桥唤宝成。"五六十年代，第四中学东北部围墙内外，尚有旧园馀韵，东北外有高墩，颇具树石之胜，也于"文革"后期被毁，遗址被街道小厂占用。宝城桥弄虽为小巷，另有两支巷。一为宝城里，它西接宝城桥弄，原名宝德里，长二十六点七米，宽二点五五米。另一为乐群里，它东接宝城桥弄，长八点六米，宽一点六米。

桃花坞大街各支巷（弄）间的小巷小弄甚多，分述如下。

官库巷两侧，自南而北有前张家弄、前横街、永丰一弄、永丰二弄、虎弄、后张家弄、后横弄。

前张家弄，在官库巷之西，南起桃花坞大街，往北折东接官库巷，长一百七十五米，宽二至三点五米。民国《吴县志》作张家巷。《明细图》、《吴县图》、《苏州图》均标张家巷。范广宪《吴门坊巷待輶吟》咏张家巷诗云："市阴深处一方芊，自有凉风送夕阳。省识张家门巷好，清河旧泽重书香。"

前横弄，东起骆驼桥浜，西至官库巷，长一百零三米，宽二点二米，为砖砌和弹石路面。在《吴县图》上，今前横弄、后横弄两条平行，均标作横街。

永丰一弄，东起骆驼桥浜，西至官库巷，长八十四米，宽三点六米。《吴县图》上标财神弄。

永丰二弄，东起骆驼桥浜，西至官库巷，长五十七点二米，宽二点二五米。

虎弄，东起官库巷，西至河东巷，长一百六十三点三米，宽三点二米。《吴县图》上标虎弄。


◎虎弄旧影

后张家弄，东起官库巷，西至河东巷，长一百三十米，宽二点八米。

后横弄，东起骆驼桥浜，西至官库巷，长一百十六点五米，宽二点二米。

西大营门东侧，自南而北有韭菜弄、前横街、荷花场、后横街。

韭菜弄，东起河西巷，西至西大营门，长一百二十八点九米，宽二点五米。东西向直巷，形如韭菜叶，故名。《明细图》中有路标，未注弄名。《吴县图》标韭菜弄。

前横街，在韭菜弄之北，东起河西巷，西至西大营门，长二十四米，宽二点五米。《明细图》有路标，未注街名。《吴县图》标前横街。

荷花场，在前横街之北，后横街之南，东起河西巷，西至西大营门，长二十九点三米，宽三米。乾隆《图》标为荷池，为水域。《吴县图》中原标荷池处，已有路标，且标作荷花场。今荷花场在朴园南、西大营门东侧，疑即宋末元初的东荷池，旧有祭祀张世杰的采香庵，即张少傅祠。

后横街，东起河西巷，西至西大营门，长六十七点四米，宽一点五米。《明细图》有路标，未注街名。《吴县图》标后横街。

廖家巷东侧，自南而北有前新街、后新街、大营弄、唐寅坟、双荷花池、东蔡家桥、红菱村、西蔡家桥。

前新街在西大营门西侧，桃花坞大街中段北面，西起廖家巷，东至西大营门，中部被新光丝织厂隔断。长六十七点一米，宽三点八米。《吴县图》标前新街。前新街10号即准提庵正门。准提庵北面原有土墩，形如鲇鱼，故称作鲇鱼墩，后作占鱼墩，东接大营弄，西至廖家巷，该地名一直存在到晚近。

后新街在前新街之北，在今廖家巷内。长一百一十米，宽一点六米。《吴县图》标为后新街。

大营弄，在后新街之北，西起廖家巷，东至西大营门，长


◎前新街旧影

三百六十五米，宽三米。原名唐家巷、唐家园。民国《吴县志》作唐家巷，并注："廖家巷北。"乾隆《图》有路标，未注巷名，但北侧标作唐□□。《明细图》标唐家，缺一"巷"或"园"字。《吴县图》视作西大营门支弄，也标西大营门，西接唐家坟。今大营弄北，包括林机新村、红木雕刻厂一带，宋时属章楶桃坞别墅，明代时唐寅于此构筑六如别业，清代民间即称唐家园。上世纪五十年代，唐寅坟西边的唐家园尚有断墙残壁，院内有旧屋数楹，唐家园北部，均为农田闲地。唐寅坟东即桃坞别墅中的千尺潭，五十年代已淤塞为沼泽，后沦为菜园和瓜圃。六十年代起，唐家园一带除大营弄(原鲇鱼墩段)建为民居外，其他地方先后为东风冶炼厂等占用，千尺潭原址上盖建林机新村，唐寅坟西面除沿路建有民居外，北部被红木雕刻厂占用，今林机新村北面水池，即原双荷花池部分水面，水池北面临水而建约五百平方米建筑，相传即原宝华庵。原鲇鱼墩，四五十年代仍有无名泉一口，疑为原千尺潭泉眼。1956 年，有人决定将这口无名泉改造成水泥浇围的水井模样，由于泉水不断喷涌，又在连接泉眼的水溪两旁砌了石驳岸，又把溪沟挖深，宽深各一米多。因砌筑条石太小太轻，以致驳岸很快坍塌。后红木雕刻厂在废沟上砌起围墙，终于堵死了水源。不料泉眼湮塞后，竟对周边环境造成了恶劣影响。原来旧时桃花坞腹地水系有内城河、单家桥河(即平门河)和各个池塘，以及沟通各个池塘的小河、小溪，与平门外的外城河一度并不相通。但水质仍十分清晰，显然与三角湖底的泉眼和鲇鱼墩无名泉有关。三角湖和无名泉被填没后，池塘、小河的水质迅速恶化，单家桥河成为臭水沟。二十世纪中叶，将单家桥河向北开凿，以通外城河，又先后建设平门水泵站和水闸，引入外城河水，但终究无济于事。

唐寅坟，东起西大营门，向西折南至大营弄，长一百十五米，宽三米。《吴县图》《苏州图》上均有标识。据《桴庵琐录》、《闲亭杂记》、《渊雅堂文稿》等可知，相传唐寅晚年居桃花坞，悔其少时所作，瘗文于庵之北，戏表其塚曰："此即唐六如之



◎唐寅坟旧影

墓”，后人因称其地为唐寅坟。另有一说，唐寅卒于嘉靖二年（1523）十二月，即葬横塘王家村，祝允明为撰墓志铭，三年后嘉靖五年（1526）十二月，苏州知府胡缵宗为书墓碑，因故未及植墓前，而留在桃花庵。逮至清康熙三十年（1693），即唐寅卒后一百七十年，居民于桃花庵掘地发现胡缵宗所书墓碑，误以为唐寅葬于此，因而名其地为唐寅坟。查1914年《新测苏州城厢明细全图》和《明细图》，该处仅标唐家弄、唐家；在1938年的《苏州新地图》上，才标唐家坟，但从线路走向来看，疑指今大营弄西段（原鲇鱼墩）。在《吴县图》上，才明白无误地指明唐寅坟以及鲇鱼墩的方位和道路走向。1966年，曾改唐寅坟为火炬弄，但路况无有变化。“文革”以后，随着鲇鱼墩地名的取消以及周边民居、新村的建造，唐寅坟遂成今貌。

双荷花池，在大营弄之北，东起西大营门，西接东蔡家桥，长一百九十八米，宽八点一米。乾隆《图》、《吴县图》均标双荷花池，并有水域图。桃坞池塘旧时除双荷花池外，还有东荷池（遗址今称荷花场）、西荷池，非同一池塘。

东蔡家桥，在廖家巷之北，东起林机厂，西至红菱村，长五十米，宽二点七米，原为土路，后改为弹石路面，1981年改菱形道板路面。原路南接廖家巷北端，北至东察家桥，故名。《吴县图》标东察家桥，有支弄东通双荷花池，西通西蔡家桥。《苏州图》有路标，未注巷名。周围空地甚多，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先后在此处大炼钢铁、办小厂，后为多家小厂所占，路貌变化甚大。改革开放后，又多建民宅，遂成今貌。

红菱村，在廖家巷北端、东蔡家桥地盘内，历史上隶属章氏桃坞别墅范围，长三百二十馀米，宽二米，上世纪五十年代始建有民居，渐有土路，1997年改异形石路面。取名原因失考，旧时附近池塘多产水红菱、芡实等。

西蔡家桥，在东蔡家桥之西，东起红菱村，西接长鱼池，长二十六米，宽二米，原为土路，后改弹石路面。《吴县图》标西蔡家桥。古城西北内城河沿城墙脚东北走向，至原龙

兴桥北端（巷），一分为二，主河仍沿城脚东北向流去，支河右折直东，进入桃花坞北部腹地五亩园之北境内（今西大营门北铁路新村一带），城河一分为二处，因河面宽阔（最阔处达二百米），人称三角湖，东西向的支河即蔡家河，河上东西相距几百米处各有石板古桥，分称东蔡家桥、西蔡家桥。旧时五亩园西北，东蔡家桥之东，沿蔡家河堤，向植杨柳，称杨柳堤。杨柳堤西有鸭阑桥、渔家弄，即今平四路南铁路新村一带。鸭阑桥，因旧时居民多养鸭者，"其西即蔡家桥菱荡，秋初菱熟，采菱歌与打鸭声辄相应和，杂以渔歌，颇觉可听"，渔家弄"在鸭阑桥畔，西南有双鱼池、长鱼池、鲇鱼墩，渔家故集于此"（《五亩园小志》）。杨柳堤北，即蔡家河北岸旧有刘家祠，万竹围环，颇饶逸趣，即宋代蔡庄遗址，路也因桥为名，分东、西两巷。

西蔡家桥以南与长鱼池之间，除东片是原野和菜圃，西片，即弹石路以南，均为荒地及坟冢，即今机床电器厂南面厂区。西蔡家桥河南岸有民居多户，1949年后列门牌为西蔡家桥14号至18号，14号和15号都是独立民居，在东段南面的旷野中，主人均为菜农；16号至18号为连体民居，多达近百间屋，处西段弹石路边。其中18号曾为毡毯作坊，五十年代初改为制革作坊，占地面积最大；17号为古宅庭院，环境清幽，主人姓孙，相传为孙园后裔。17号、18号北面临三角湖及蔡家桥西端水面，有大型石驳岸，并有照墙。1956年合作化后，制革厂搬出，又先后被其他小厂租赁。"文革"时，该处逐渐被机床电器厂占用，老屋被拆，古树被毁。七十年代中期，蔡家河西段和三角湖又先后被填没，蔡家河与城河间的大片土地也最终被划入机床电器厂内，而西蔡家桥（巷）东段南北土地则被划入林机厂内，原西蔡家桥只剩东南数户民居，其路遂成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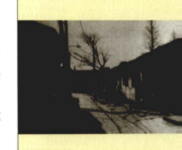
上世纪五十年代，西蔡家桥与长鱼池之间有大片荒坟，其景仍如《烬馀录》所说："章氏别业西北，乱后皆丛葬地，风潇雨晦之夕，常见燐火丛丛，出没于菱池芡池之畔。"蔡家

河与东北走向城河之间呈三角形的大块地盘，即宋代蔡庄遗址，当时是大片的农田、菜圃、池塘及少量的荒坟古树。西蔡家桥西端的三角湖，湖水既广且深，是古城西北居民特别是桃花坞地区居民饮用水的主要来源，岸边杂树花发，水里鱼虾戏乐，无田不绿，无水不清，野花处处，鸟鸣声声，这是大自然对当地居民慷慨馈赠。大炼钢铁时期，蔡家桥北面偏东数百亩农田和旷地上建起炼铁土高炉，偏西农田建成烧制焦炭基地（东风焦化厂）。在烧制焦炭开挖土窑时，出土大量宋砖、方砖、条石和木炭灰烬，可以证明此处曾是繁华的宅园。

桃花桥路南段（原桃花桥弄）东侧，自南而北有打线场、韩衙庄。

打线场，西起新桥弄，东接廖家巷，长三百零四米，宽二点二米。民国《吴县志》作打线场，并注："桃花坞北，杨树园南。"《明细图》、《吴县图》、《苏州图》均标打线场。

韩衙庄，在打线场北面，西起桃花桥路，东至廖家巷，长近三百米，宽二点四米。《五亩园小志》引《金阊杂记》云："韩先生世能，字敬堂，诞时母梦佛降，少慧若成人，读书桃花坞庄房。明隆庆间成进士，使朝鲜，侍讲筵，仕终礼部左侍郎。恂恂若寒素，人称韩佛子。事亲至孝，以旧居及田圃舍佛寺，承邢太老人遗志也。今其地犹称韩衙庄。"民国《吴县志》作韩衙庄。乾隆《图》标韩衙庄，《明细图》标韩家庄，《吴县图》、《苏州图》均标韩衙庄。"文革"初期一度改名光芒巷。清初韩衙庄有淡斋庵，宣统《吴县志稿》记道："淡斋庵，在韩衙庄，明福王嫔真修筑。今析其西为静心庵及胡氏宅。"据木居士《愤言》说，福王嫔真修，被掠至清江，以病弃，随伶人徐小九归。徐死，营此庵为女尼。故石方洛《桃坞百绝》咏道："名花堕落棘荆中，不入秦宫入梵宫，泉下倘逢徐小九，香魂应亦感东风。"同治年间，韩衙庄建有折扇公所，民国初分为扇面和扇骨两公所，五十年代后就近在东侧廖家巷建成苏州扇厂。


◎韩衙庄旧影

桃花桥路南段（原桃花桥弄）西侧，自南而北有桃花桥



◎桃花桥弄德明里旧影

一弄、德明里、桃花桥二弄、桃花桥三弄、桃花桥四弄。

桃花桥一弄，东起桃花桥路，西至宝城桥弄，长七十一米，宽三点五米。《吴县图》有路标，未注弄名。弄东段北侧有德明里，西接桃花桥路，长三十米，宽一米馀，砖砌路面。

桃花桥二弄，东起桃花桥路，西至宝城桥弄，长六十九米，宽二点八米。

桃花桥三弄，东起桃花桥路，西至宝城桥弄，长七十二点五米，宽三米。

桃花桥四弄，东起桃花桥路，西至宝城桥弄。长八十米，宽一米。

桃花桥路北段（原龙兴桥）两侧，自南而北有龙兴桥、龙兴里、顺德里、长鱼池、城北里、东四亩田。

龙兴桥，今龙兴桥是指原呈L形的龙兴河填没后形成的地名，东接桃花桥路，西折北过城北里，通平四路。（南岸即桃花桥四弄）。

龙兴里，在韩衙庄之北，西接桃花桥路，东折北至长鱼池，长一百十米，宽二米。原为龙兴桥东西向段，后改称龙兴里。《明细图》标作后街，《吴县图》将其与之相交的龙兴桥（巷）一起标龙兴桥，《苏州图》复标后街。

顺德里，南接龙兴里，长七十六米，宽二点六米。

长鱼池，在龙兴里之北，南起龙兴里，向北西折至桃花桥路，呈L形，长二百八十米，宽一点六米。民国《吴县志》作长鱼池。《明细图》、《吴县图》均标长鱼池。巷因傍池而名。长鱼池原名让渔池，又名长宁池，宋章氏桃坞别墅十二池之一，桃花坞中最后淤塞填没的池塘。原池面积颇大，介于今唐寅坟、桃花桥路北段（原龙兴桥）之间，由于不断淤塞并被占用。上世纪四十年代，形成东、西两个池塘，中间凸成陆地。七十年代初最后被填没（东池填没前已划入苏州扇厂内）。西池较大，填没后，植有大片桉树，后树林被伐，开发房地产。现长鱼池地名即是西池的东岸和北岸。《五亩园志馀》提到让渔池时引徐大焯《烬馀录》说："裨将赵秉中者，蠡里

人，素业组织，膂力过人。兀术陷城时，随众下城，拥至桃花坞，故与云逸和尚相谂，相约结寨以守。秉中勇气百倍，众皆听命。不欻许，金兵大集，飞矢如蝗。秉中发霹雳弩相御，弹石横飞，百发百中，金兵稍却。云逸有徒习奇门术，遂布六丁六甲之阵，迷雾四塞，敌倒植裸妇以厌胜。秉中猝遇流矢，投长宁池死。死后辄为厉，过其地者，每迷惘入水中。里人环池筑墙，镌石额曰'长宁'。是池本名让渔，为桃坞别墅十二池之一。"谢家福在其后注道："让渔池，今称长鱼池，顺治初云间沈明生得长宁池于唐家园，亦即此池。"范广宪《吴门坊巷待辅吟》有咏长宁池诗云："杨花飘落化浮萍，风皱春波酒易醒。犹怕英魂时作祟，一池鱼水改长宁。"

城北里，东接桃花桥路，地处桃花桥路北端西侧，北面与开拓后的平四路相通，长一百九十七米，宽二点四米，原为土路，后改弹石路面，1999年改异形道板路面。五十年代初，当地建有硝皮作坊，后改为工艺鞋厂。"文革"后又改为市公安局遣送站、收容所等。

东四亩田，今南起宝城桥弄，北至平四路，同西四亩田相邻，长三百九十馀米，宽四米。原为古城内西北隅最荒凉处，上世纪四十年代为棚户区，五十年代起始建弹石路，东接宝城桥弄。七十年代始建个体砖屋和新村楼房，路面也逐段整修。

再来说桃花坞大街的东端，今人民路北段（原平门大街），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三条通达桃花坞腹地的小巷，即九曲湾、桃源村、校场桥路。

九曲湾，东接人民路，西接骆驼桥浜，长一百二十九米，宽二点八米。1914年的《苏州城厢图》有路标，未注巷名，《吴县图》标九曲湾。

桃源村，东起人民路，西至官库巷。长一百三十五米，宽二点七米。此处原为桑树园地，《吴县图》标作双树巷，疑"双"字为"桑"字之误。上世纪四十年代于南侧建日式洋房群，今散为民居。



◎宝城桥街与宝城桥弄

校场桥路，今由三段组成。东段东起人民路，西至河东巷，原名校场桥路，长一百零九米，宽五点六米；中段东起河西巷，西至林机厂，原名高长桥（林机闸旁桥原称高长桥，路因桥名），长一百米，宽五米；第三段北起林机厂，往南西折至唐寅坟（与唐寅坟相交于红木雕刻厂门口），其中北起林机厂往南一段原为西大营门北段，西折至唐寅坟一段原为双荷花池，长一百九十八米，宽八点一米，它的南面、东段民居仍用双荷花池门牌，西段即为林机新村，它的北面仍有一泓池水，即原双荷花池部分水面。

校场桥路东端以北一带（包括原铁道师范学院及路口人民路以北直至平门桥），清代为校场。民国《吴县志》称作高长桥头，并注："长鱼池东北"。《姑苏图》上，清楚地注明该地为教场，东、西有桥，分称东桥、西桥，北面为演武厅。在光绪《姑苏城图》上，东西桥分称东教场桥、西教场桥，其他称名未变，西教场桥后来一度被称为高长桥。1914 年的《苏州城厢图》上，校场改称火药局，由火药局向西到西校场桥这一段称西校场弄（即今校场桥路东段），直到 1931 年印行



◎校场桥路



◎钱大钧故居

的《苏州新地图》上，仍称西校场桥，1940年的《吴县图》上，改名高长桥。2005年版《江苏省苏州市地名录》仍用其名。原铁道师范学院内（人民路680号），有民国政要钱大钧故居，保存完好，今属市控保建筑。

另有平四路，东接人民路北端平门桥南堍，西通惠济桥（原四摆渡处）。全长一千零二十米，路宽七米，沥青路面。1982年改称平四路，因从平门桥南堍至原四摆渡，故以得名。平四路基为古城西北城墙，"大跃进"大炼钢铁时，该处城墙全毁，填塞内城河，成一土路，路边绿化，多植松树、槐树，称城脚沿河。"文革"武斗时，城内因武斗而死者近百人，遗骸曾暂葬于路东段（今平门闸一带）。七十年代"深挖洞"时，土路下挖防空洞多处。"文革"后，因内城河（含三角湖）填没，路面逐段开拓整修。中街路延伸工程竣工后，与桃花桥路并惠济桥相接。它北枕外城河，已成城北重要通道。

下面要说宝城桥街这一头了，主要有宝城桥街、石幢弄、西四亩田、缸甏河头、尚义桥街、尚义桥东、尚义桥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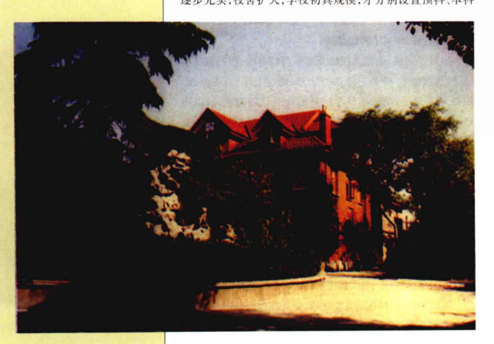
宝城桥街，在桃花坞大街之西，桃花河西段北岸，东起桃花坞大街西端，西至石幢弄，长一百三十三米，宽五点七米。因宝城桥得名，而宝城桥则以旧时有宝成仓得名。民国《吴



◎石幢弄南口桃坞中学墙基石界碑。

县志》作宝城桥街。乾隆《图》、《明细图》、《吴县图》均有路标，未注街名。《苏州图》标宝城桥街。据谢家福《桃坞名胜记》记载，此街同西端与之相接的尚义桥街当时合称后板厂街，卷一说："后板厂街(横)，东起桃花桥北堍，西至尚义桥东堍，属吴县北利四图，冯《府志》称老和尚堂。"

宝城桥街8号即清末桃坞中学旧址(今第四中学)，1991年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学校坐落宝城桥街北侧，占地面积颇大，南至宝城桥街，北至东、西四亩田，东至宝城桥弄，西至石幢弄，几乎包括旧时绣谷园、多木园的全部。光绪二十八年(1902)，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桃花坞创办学校，校址初设在廖家巷，校长为美国人韩汴明。不久在宝城桥街购得蒋姓民宅，学校便于二十九年(1903)正式迁入。起初并未确立学制与校名，1908年，由于学生不断增多，教学设备逐步充实，校舍扩大，学校初具规模，才分别设置预科、本科



◎桃坞中学建于1933年的校政厅(今市四中民主楼)

（相当于今初中、高中）各四年。当时韩汴明已调往扬州，校长由美籍教士史丹林担任，下设教务处、训育处、事务处，学校正式定名桃坞中学。宣统二年（1910）史丹林病故，美籍教士梅乃魁任校长。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帝制推翻，新学兴起，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1912 年无锡圣彼得烈学校并入。1923 年起，学制改为高中三年、初中三年。桃坞中学校园环境幽雅，多参天大树和各类灌木，建有的多幢西洋式大楼，掩映在簇拥的绿树中。其中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韩堂，建于 1913 年的礼拜堂（即天恩堂），建于 1923 年的健身房，建于 1927 年的教员宿舍（今名三好楼）和理堂（今名实践楼）、梅乃魁住宅（今名和平楼）、校政厅（今名民主楼）等，都是各具特色的大型建筑。供职桃坞中学的，除外籍教员外，华人教员有夏星阶、沈雨霖、王秉六、纽烦清、汤山源等，都是学有专长。学生中更是栋梁辈出，其中张青莲、钱锺书、严家淦、钱锺韩等，后来都成了学界、政界的名流。1937 年，苏州沦陷后，教学无法继续，不久校长梅乃魁也离华返美。1938 年秋，桃坞中学在上海招生开学，由华人毛克忠任校长。1945 年 9 月，由华人钱慕云率部分沪校教师回苏复校。1946 年 9 月，沪苏两校合并，回原校开学上课，由钱慕云任校长，在校学生达五百多人。1951 年，学校开始招收女生。1952 年 7 月，市政府正式行文接办桃坞中学，改名为第四中学，赵振海为校长，直至“文革”。新中国成立后，因教学发展需要，开始在校园内增建校舍，并一度将石幢弄北贴近内城河的废园整修后，作为学校的大型校外体育场，称为新操场。“文革”后，新操场废弃，建了规模较大的居民住宅区，即石幢新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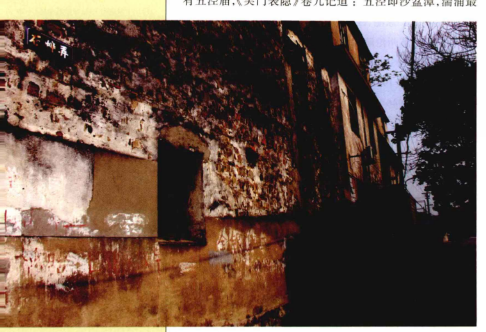


◎桃坞中学建于 1923 年的教学楼（今市四中实践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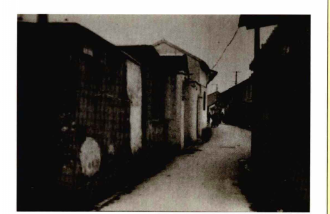
石幢弄，在宝城桥弄之西，南接宝城桥街，北至西四亩田。长四百二十一米，宽二点一五米。民国《吴县志》作石幢弄，并注：“宝城桥街西。《吴门表隐》：城中八幢，形方如塔，层层供佛，非石幢也。一在桃花坞石幢弄底。”乾隆《图》、《吴县图》、《苏州图》均标石幢弄。苏州旧有“七塔八幢”之说，

石幢弄之石幢即是“八幢”之一。“幢”是佛教的一种石构柱状纪念物，上刻经文、法像，称为“经幢”，亦名“石幢”，立于佛寺内外或街头巷尾，宣扬佛法，也有驱魔祈福之意。弄内13号原为石幢寺，已废。范广宪《吴门坊巷待辆吟》有咏石幢街诗云：“街曲桥西绝市咙，佛闲僧懒守门庞。吴中古谚流传久，似塔休教误石幢。”诗后有注：“今名石幢弄，在宝成桥街西。”

尚义桥街，在宝城桥街西端，东起宝城桥街，西至尚义桥东，长一百九十八米，宽四米。街因桥得名。但在清代，此街和宝城桥街合称后板厂街。乾隆《图》标后板厂，《吴县图》标尚义桥街，《苏州图》有路标，未注街名。街北侧(今胜利机械厂一带)有明御史苏怀愚所筑苏家园，又称北园，清初为侍御李模所有，称密庵旧筑，后人称“老和尚堂”。此地原有五泾庙，《吴门表隐》卷九记道：“五泾即沙盆潭，湍涌最



◎石幢弄南口



◎尚义桥街旧影

急，一在聚龙桥口，一在渡僧桥底，一在北濠口，一在阊门城洞下，一在吊桥底。五水交汇，极深。有五泾神庙，在尚义桥。神姓金名元，封五泾河神，明洪武初建。"

缸甏河头，在尚义桥街之北，东起石幢弄，西至尚义桥东。长一百五十六米，宽二点五米。《明细图》标石幢街，《吴县图》标缸甏河头。民国《吴县志》作缸甏河弄，并注："宝城桥弄西。"旧时这里是水码头，范广宪《吴门坊巷待辆吟》咏缸甏河弄诗云："缸甏河弄水平坡，估客航船上落多。旧坝石高阑不住，一条春水漏官河。"清末状元陆润庠祠堂在弄内 12 号。弄中段南侧旧时有扬州花园，实为花卉苗圃，上世纪六十年代改为民居。弄西段北侧（即今石幢新村东南）有宝藏庵，一度被"一贯道"占用，后散为民居。

西四亩田，南接石幢弄，北至平四路，长一百六十五米，宽一点二米，为弹石路面。原为棚户区时，路为土路。上世纪七十年代始建新村楼房。东、西四亩田及石幢新村，唐宋时为孙园，《五亩田志馀》说："孙园在桃坞西，孙氏庄房在焉。李侍郎殉国难，族子茂苑年尚少，误为皇孙，被掠去，后随韦太后归，屡上封事，请雪国耻、忤旨，削职，遂入吴，槁隐园中，颜其室曰针毡座。酒酣耳热，作《普天同愤录》，冀激



◎西四亩田旧影

昂忠义之气，因近诬蔑，将兴大狱，时茂苑已死，其孙尧臣，集金人亡国事作《普天泄愤录》以求解。流传宫禁，得官，未就，奉母载酒，日徜徉于柳堤荷荡之间，鼎革后自经死，私谥孝烈。”四十年代时，那一带犹有水池二，古木参天，五十年代后期，古树被伐尽，改为第四中学新操场，北部仍有老树荒田，“文革”时在那里建造新村。又《五亩田志馀》记道：“陈圆圆父邢三住四亩田，生圆圆时，群雉集屋，因呼为野鸡。母姨陈，俗所称卖瘦马者。母没，依之，遂陈姓。”谢家福按：“四亩田，在后板厂，今建宝藏寺。”可见清代四亩田不分东、西。四亩田一带，旧有绣谷园，为清顺治举人蒋垓所建，乾嘉时名人争为饯春之会，篇咏流传至今，后毁于咸丰庚申兵火。

尚义桥东，原名宝德里，南接尚义桥街，长二百五十三米，宽二点六米。乾隆《图》、《明细图》、《吴县图》、《苏州图》均标路标，但都未注巷名。

尚义桥西，在阊门横街北端，长三百零七米，宽二点八米。乾隆《图》有路标，未注巷名；《吴县图》中将本巷与阊门横街合称横街，在阊门内沿城墙作南北走向。

歌楼灯火市河边：阊门内下塘街

阊门内下塘街，或称阊门内下塘，简称下塘街，在中市河北塘岸，东起河沿街，西接阊门横街，长四百三十二米，宽四点五米。民国《吴县志》作下塘街，1914年的《苏州城厢图》标作下塘，《吴县图》、《苏州图》均标作中市下塘街。下塘街的重要建筑有"一局三庙七桥两状元"，一局指宝苏局，三庙指泰伯庙、福济观、崇真宫，七桥指下塘街及附近的过军桥、崇真宫桥、虹桥、张广桥、庙桥、仓桥、宝源桥，两状元指下塘街的清代状元陆润庠故居和仓桥浜的清代状元洪钧别院。

陆润庠故居在今下塘街9号、10号，今属市控保建筑。据《苏州名门望族》说："这座大宅原有中、西、东三部，过去后门直通桃花坞，太平军进入苏州时，曾有将领驻此，后被一把火烧掉了后半部，只剩一个高墩。公私合营后，原来状元府前的盘陀石和旗杆石都已荡然无存。"又说："只东宅尚有陆姓的子女居此，但东宅虽属崇真宫桥下塘陆氏一支，与中宅、西宅的亲缘较疏。"

崇真宫在下塘街东段，陆润庠故居之西。北宋政和八年（1118）里人黄悟微舍宅建，道士项举开山，初名崇真人寿圣宫，宣和间改名神宵宫，建炎中再改名崇真广福宫。今存清代殿宇两进，天井中有古井一口，大门朝南，面中市河，正对崇真宫桥。《吴郡金石目》记道："徽宗时赐刘既济手诏石刻，绍兴甲戌重刻，行书，在崇真宫。又赐道士项举之宸翰，刻前碑之阴，亦行书。"民国时，崇真宫是北区救火会驻地，





◎下塘街崇真宫桥

上世纪五十年代仍为消防站,"文革"后改为民居。崇真宫桥至今尚存,俗称宫桥。范广宪《吴门坊巷待辅吟》宫桥诗注说,此桥"青石扶阑雕刻之工,细如发丝,为吴中桥阑之最者。明嘉靖乙丑年重建"。中市河以北的宫弄、长鋆村、久福里、同仁街一带及崇真宫两旁的下塘街居民,来往东中市,多取道崇真宫桥。桥西今存明代永丰仓船埠,属市控保建筑。

132 号原为福济观,俗称神仙庙,"文革"时期遭到严重破坏。1999 年起,"轧神仙"活动移至阊门外南浩街。今福济观已散泛民居中,部分房屋为清代风格,属市控保建筑。

250 号为泰伯庙,又名至德庙,"文革"时期也遭到严重破坏。1982 年被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已初步修复。

东中市以北、桃花河以南街巷,有承天寺前、东海岛、东海岛一弄、智仁里、春随里、东海岛二弄、新随里、东海岛三弄、泰安里、保健路、西海岛、西海岛一弄、西海岛二弄、西海岛三弄、西海岛四弄、西海岛五弄、河沿街、牛牙场、更楼弄、东混堂弄、长弄、宫弄、光霁里、崇安里、东角墙、长鋆村、西角墙、久福里、前同仁街、中同仁街、后同仁街、始平里、紫粉弄、禾家弄、蒋家弄、花萼里、新虹村、老虹村、文丞相弄、前小园上、后小园上、戈家弄、汪家弄、大生里、润德里、蒋家墙门、杨

家院子巷、杨院巷、桃花坞下塘。

承天寺前，南起东中市，北通保健路（直达桃花坞大街），长一百四十九米，宽四米。乾隆《图》标作新街，《明细图》标承天寺弄，《吴县图》、《苏州图》均标承天寺前。承天寺入清后，日渐衰落，民国以来，更渐荒圮，上世纪五十年代移用作花线厂。

东海岛在承天寺前东侧，长三百米，宽三米。其地原为元末张士诚王府东宫，因三面环水，故称东海岛。民国《吴县志》将其与西海岛合称东西海岛，并注："能仁寺东西。"乾隆《图》有路标，未注巷名，《明细图》、《吴县图》、《苏州图》



◎承天寺前的万福兴糕团店



◎河沿街北口

均标东海岛。

东海岛一弄，西接东海岛三弄，长一百零五米，宽二点八。

智仁里，南接东海岛一弄，长四十九米，宽一点五米。

春随里，西接东海岛一弄，长二十四米，宽二点四五米。《吴县图》标春随里，东接小铁局弄。

东海岛二弄，南转接大铁局弄，西转至承天寺前，长一百七十三米，宽一点八米。

新随里，南接东海岛二弄，长九十六米，宽二米。《吴县图》标作新随里，南接大铁局弄，北通春随里。

东海岛三弄，东起人民路，西至承天寺前，长二百九十五米，宽二米，1991年将其中的二百四十九米改建成道板路面。

泰安里，西接东海岛三弄，曾名太平里，长四十一米，宽二米。

保健路，南起承天寺前，北至桃花坞大街，长三百米，宽三米。本路原为西海岛北段，《明细图》、《吴县图》、《苏州图》上均标作西海岛。民国时曾设保健所于此，约定俗成，故名为保健路。

西海岛，南起承天寺前，北至西海岛五弄，为原西海岛南段，全长一百十米，宽三米。曾名元通坊。乾隆《图》有路标，未注巷名，《明细图》、《吴县图》、《苏州图》均标西海岛。巷内3号庄宅，今属市控保建筑。

西海岛一弄，东接承天寺前，长九十米，宽三米。

西海岛二弄，东接西海岛，长一百二十四米，宽二米。

西海岛三弄，东接西海岛，长一百零二米，宽一点五米。

西海岛四弄，东接保健路，长八十一米，宽一点五米。

西海岛五弄，东起保健路，长一百五十三米，宽二点五米。

东西海岛成为居民区后，因三面环水，旧时居民多养鹅鸭，范广宪《吴门坊巷待辅吟》咏东西海岛诗云："淡霭轻飏景气新，成群鹅鸭闹比邻。东西两岛人烟密，可似桃源许问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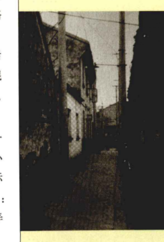
河沿街，原名过军桥巷，在东中市东端北侧，南至过军桥，北至日晖桥，与桃花坞大街相接，长三百八十米，宽四米。今过军桥原称南过军桥，今日晖桥原称北过军桥。民国《吴县志》作河沿街，乾隆《图》有路标，未注街名。《明细图》、《吴县图》、《苏州图》均标河沿街。范广宪《吴门坊巷待辅吟》咏河沿下塘诗云："河沿下岸水湾湾，左右居人颇爱闲。每到夕阳初月候，许多鬓影倚门间。"可见当时风情。

牛牙场，原名牛衙场，在河沿街中段西侧，东起河沿街，西接宫弄，长一百四十七米，宽三点一米。民国《吴县志》作牛牙场，并注："疑牛衙场之讹，更楼弄前。"乾隆《图》标刘衙场，《明细图》标牛牙场，惟多一段作南北向，南通阊门下塘，疑即长弄。《吴县图》、《苏州图》均标牛牙场。范广宪《吴门坊巷待辅吟》咏牛牙场诗云："荒场一角夕阳斜，小住其间有几家？休道诗人饶舌惯，牛牙或恐是牛衙。"


◎新随里旧影

更楼弄，在河沿街北段西侧，东起河沿街，西至宫弄折北至东混堂弄。长二百十二米，宽一点五米。清代时今更楼弄以西为宝苏局，建有值夜的更楼，故以得名。民国《吴县志》作更楼弄，并注："河沿街中。"乾隆《图》标更楼□，《明细图》标东楼头，《吴县图》标更楼弄，《苏州图》也标更楼弄，惟路标方位误成南北向。

东混堂弄，位于河沿街北端西侧，东起河沿街，西接后同仁街，长一百四十九米，宽二点一米。民国《吴县志》作混堂巷，并注："桃花坞南，东出河沿街。"《明细图》标混堂弄，《吴县图》标东混堂弄，《苏州图》复标混堂弄。


◎东混堂弄旧影

长弄，南起阊门内下塘街，北至牛衙场，长二百米，宽一点五米至三点五米。民国《吴县志》作长弄，乾隆《图》标小弄，《明细图》误为牛牙弄南北段，《吴县图》、《苏州图》均标长弄。范广宪认为名不副实，《吴门坊巷待辅吟》咏长弄诗云："世道何曾有主张，张多李少费评量。闻名未必能符实，长弄请看弄不长。"

宫弄，在崇真宫桥北堍，南起阊门内下塘街，北至更楼





◎崇安里

弄，长二百六十三米，宽一点七米至四米。因崇真宫得名。民国《吴县志》作宫弄，并注："崇真宫前。"乾隆《图》标宫弄，《明细图》有路标，未注弄名；《吴县图》、《苏州图》均标宫弄。

光霁里，南起宫弄，长八十一点五米，宽近二米。《吴县图》标光霁里。

崇安里，南起阊门内下塘街，北至东角墙，长五十六米，宽一点四米，为弹石路面。巷中曹宅，具民国风格，今属市控保建筑。

东角墙，在西角墙之东，西起西角墙，向东折北至久福里，长一百五十八点五米，宽二米，原为河道，后淤塞成土路，1993年改菱形道板路面。明代时为永丰仓晒谷场，"谷场"与"角墙"谐音。民国《吴县志》将其与西角墙合称东西角墙，并注："崇真宫东西，本作东西谷场。"《吴县图》、《苏州图》均标东角墙。

长鎏村，在阊门内下塘崇安里北，南起东角墙，北至前同仁街，东至宫弄，西至久福里。为建于民国时期的海派公共住宅建筑群，为上海某银行家所建，取名含"金钱长流不息"之意。现有五排两层楼房，青砖外墙石库门，内部为三合院格局。每排楼首东西向道路均称长鎏村，各长三十三米，宽



◎长鎏村

四点五米。2004年长鎏村被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西角墙，南起阊门内下塘街，北至桃花坞下塘，原为河道，后淤塞筑路，长二百十米，宽一点六米至三点六米，1994年改弹石路面为菱形道板路面。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二十四中学在此扩建校舍，将该巷分为两段。南段南起阊门内下塘街，北至久福里；北段南起紫粉弄，北至桃花坞下塘。《吴县图》、《苏州图》均标西角墙。范广宪《吴门坊巷待辅吟》咏东西角墙诗云："小雨如酥润一犁，街头滑滑有新泥。清和时节分秧好，墙角东西布谷啼。"自注："一作东西谷场，在崇真宫东西。"

久福里，在今西角墙北端，东起长鎏村，向西折北至前同仁街，长二百十二米，宽三点六至三点八米。里中民国时所建明远堂赵宅及会所，今属市控保建筑。

前同仁街，在河沿街西，东起更楼弄，西至西角墙，长一百七十米，宽二点三米。旧时此处属宝苏局，今同仁街南为第二十四中学。民国《吴县志》作同仁街，并注："有前、后、中三街。"乾隆《图》标局后街，《明细图》、《吴县图》、《苏州图》均已标前、中、后同仁街。

中同仁街，在河沿街西，东起更楼弄，西至西角墙。长三百十四米，宽二点八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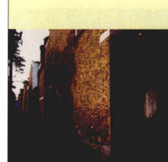
后同仁街，在河沿街西，东起更楼弄，西至西角墙。长一百八十七米，宽二米至三点二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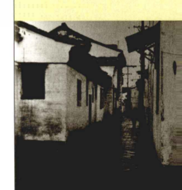
始平里，南接阊门内下塘街，长五十米，宽地一点五米。

紫粉弄，南起阊门内下塘街，北至西角墙，长一百二十七米，宽二点五米。乾隆《图》标紫□弄，《吴县图》标紫粉弄。

禾家弄，在紫粉弄西，南起阊门内下塘街，北接文丞相弄，长二百五十米，宽二米。乾隆《图》、《吴县图》、《苏州图》均标禾家弄。

蒋家弄，南起阊门内下塘街，北接文丞相弄，长九十米，宽近三米。此弄旧有牌坊，《吴门表隐》卷一记道："神仙庙西节孝木坊，为明生员蒋垣妻盛氏立，建后经大火十馀次，四


○长鎏村


○禾家弄旧影



◎文丞相弄旧影

际皆烬，独存孤坊。大节凛然，子孙科第甲于吴中。”民国《吴县志》作蒋家弄，并注：“胡家巷、杨家园巷之间。”《明细图》、《吴县图》、《苏州图》均标蒋家弄。

花萼里，从西角墙到文丞相弄，长二十八米，宽三米。《吴县图》标作花萼里。清末吴光奇兄弟于此建蜗园。

新虹村，东接中街路（延伸路），折北接文丞相弄，长一百十七米，宽一点五米。原门牌为禾家弄4号半，为花萼里吴家祠堂，祠中具花石之胜，人称“小桃坞”，久废。上世纪七十年代于此建新虹村大楼六幢。

老虹村，在新虹村旁，长一百九十五米，宽一点七米。10号原为洪钧祠堂，故该处又称洪家墙门。

文丞相弄，在阊门内下塘街北，东接中街路（中街路向北延伸路，原东接西角墙），西接戈家弄，长二百三十六米，宽三点七米。原名文山寺前，民国《吴县志》作文山寺前，并注：“戈家巷东。”《吴县图》、《苏州图》均标文山寺前。这一带，原有潮音庵、云林庵、文山寺三寺院，1925年合并为文山寺。

前小园上，南起文丞相弄，北折至桃花坞下塘，长八十八米，宽二点八米至三点二米。民国《吴县志》将前、后小园上统称小雷锋上，并注：“文山寺北。”乾隆《图》有路标，未注巷名；《吴县图》、《苏州图》均标小园上。

后小园上，南至前小园上，北至桃花坞下塘，长二百零八米，宽二点五米。

戈家弄，北起桃花坞下塘，南折西至阊门西街，长二百零八米，宽二米。民国《吴县志》作戈家弄，并注：“文丞相弄北。”乾隆《图》等均标戈家弄。相传戈氏为明代大户，入清后衰落。范广宪《吴门坊巷待辅吟》咏戈家巷诗云：“门庭无复绿阴遮，子孙零落声华歇。”

汪家弄，南起戈家弄，北至桃花坞下塘，长一百四十一米，宽一点七五米。因有明处士汪得墓，俗称汪家坟。墓侧有汪公祠，祀明浙江巡抚汪起凤。《吴门表隐》卷五记道：“汪家坟在桃花坞南岸，明初处士汪得所葬，子本、孙谦祔。冢

平不生寸草，不禁人践踏。傍有明中丞祠，祀浙江巡抚起凤，编修琬、倓、份，教谕钧，中允士铉，知县俊衎，皆其后裔。”汪起凤，字来虞，吴县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授揭阳县令，以治绩升任广东左布政使，魏忠贤遣私人讽建生祠，汪不从，被矫旨勒罢。崇祯初以原衔起用，卒于官，后人因以建汪公祠以祀。乾隆《图》标汪家坟，《明细图》有路标，未注巷名；《吴县图》标汪家坟。民国《吴县志》载录吴家弄，并注："戈家巷西北。"据其方位即为本弄，《苏州图》应标汪家弄处，标作吴家弄，疑吴家弄即为汪家弄。

大生里，东接汪家弄，长二十三点六米，宽二米。

润德里，南接阊门内下塘街，长近四十米，宽二点六米。

蒋家墙门，在蒋家弄与杨家院子巷之间，南接阊门内下塘街，长三十五米，宽一点三米。《吴县图》标蒋家墙门。原应为蒋家大宅，故名。

杨家院子巷，在蒋家弄、蒋家墙门西、戈家弄南，南接阊门内下塘街，北至杨院巷，长一百三十三米，宽二点八米。同治《苏州府志》作杨家园巷，并注："福济观西。"民国《吴县志》作杨家园巷，并注："福济观西，今俗名杨家院子。"乾隆《图》标杨家园子巷，《吴县图》、《苏州图》均标杨家院子巷。《吴门表隐》称"明尚书杨成宅在此"。

杨院巷，南连杨家院子巷，北接戈家弄，曾名杨家院子巷底，长一百五十五米，宽二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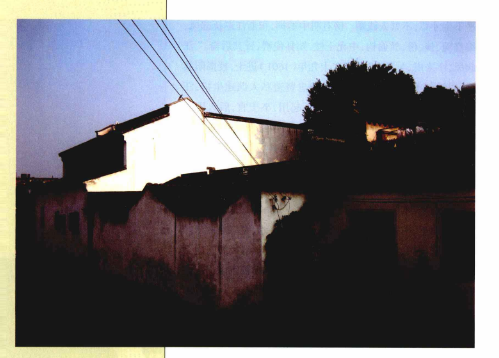
桃花坞下塘，又称桃花坞下塘街，在桃花河（第一直河）南岸，东起后同仁街，西至阊门西街，长二百二十八米，宽二米至二点三五米。部分路面几与河平，大雨时河水时常溢出。民国《吴县志》作桃花坞下塘，并注："后同仁街西。"乾隆《图》标作后街，《吴县图》、《苏州图》均标桃花坞下塘。

西中市以北，桃花河以南，阊门西街以西街巷，有五峰园弄、打铁弄、宝源里、官宰弄、庆纯里、仓桥浜、内五泾弄、南翔里、浒溪仓、志仁里、兰芬里、外五泾弄、盛泽码头、阊门横街。

五峰园弄，原名西混堂弄，1982年改为今名，在阊门内下



五峰园弄旧影



◎桃花河

塘街北侧，南起下塘街，北至宝城桥，过桥即桃花坞大街，与宝城桥弄南端相连，长三百十七米，宽二点一米。同治《苏州府志》作东泰伯巷，并注："成吴坊，俗呼混堂巷。"民国《吴县志》作东泰伯庙巷，并注："成吴坊，俗呼混堂巷。"乾隆《图》标混堂弄，西侧为泰伯庙；《明细图》统标打铁弄（北端南北向弄乃为今打铁弄），《吴县图》标西混堂弄，《苏州图》标混堂弄。弄内五峰园为明尚书杨成故居。谢家福按《五亩园志馀》"灵芝石"条云："阊门柳毅桥西有五峰园，相传柳毅葬处。明为杨庄简公宅，有五石峰，各高二丈，疑即五亩、桃坞移来，为时未久，不载郡志。"五峰园内五座太湖石峰，至今尚在。

打铁弄，东接阊门西街，西至五峰园弄，长八十七点六米，宽三米。民国《吴县志》作打铁弄，并注："打钱弄东北。"又录打钱弄，并注："混堂弄西北。"实将一弄误为二弄，钱为

铁之误。乾隆《图》标打铁弄，东西向，即今之打铁弄；《明细图》误将混堂弄标作打铁弄，《苏州图》误标为岫云里，岫云里实在今打铁弄南侧，《吴县图》有标记。旧时这里是打铁铺集中地，范广宪《吴门坊巷待辅吟》咏打铁弄诗有"锄耰鼎金望如间，累铁千钧世业居"之句。岫云里，在打铁弄南侧，北至打铁弄，南不通，"文革"前已废弃。

宝源里，南接阊门内下塘街，长十五点七米，宽二点八米。

官宰弄，南起阊门内下塘街，向北折至五峰园弄，长三百零三米，宽三点一米。同治《苏州府志》作西泰伯巷，并注："归化坊内。"民国《吴县志》作西泰伯庙，并注："归化坊内，今俗称官宰弄。"乾隆《图》、《吴县图》均标官宰弄。因弄在泰伯庙西，旧时官方祭祀泰伯，宰杀牺牲，即在弄内，故民间俗称官宰弄。弄内 9 号为元宁公所遗址，今属市控保建筑。

庆纯里，东起五峰园弄，西至官宰弄，长二十点六米，宽二点八米。

仓桥浜，以浒溪仓得名，南起阊门内下塘街，北至板桥，过桥接宝城桥街西端、石幢弄南口，长五百二十米，宽二点五米。民国《吴县志》作仓桥浜，并注："宝城桥弄西南、仓桥西北。"乾隆《图》标仓桥彴，《明细图》、《吴县图》、《苏州图》均标仓桥浜。清末民初，此处为冶游之地，金松岑《阊门》诗云："花草吴宫代已更，坊厢爱说旧时名。剑埋宝气人埋玉，花照高楼日照城。握算笑看郎卖绢，数钱厌听女弹筝。痴儿那解人间事，日向仓桥跨马行。"

巷内 33 号、34 号宅院，建于光绪年间，为民国时石路大隆布店业主邓雪霖费二千银元购得，今属市控保建筑。邓宅北靠桃花坞河，东濒仓桥浜河，南有河埠水湾，枕河而筑，三面依水。建筑为三落五进，虽然"文革"时受到冲击，散为民居，但至今保持旧时格局。今存建筑面积约一千二百五十平方米，正落沿中轴线对称布置，依次建有门廊、轿厅、正厅、堂楼。在正厅和内厅前，分别有光绪三十一年（1905）建的"慎乃俭德"砖雕门楼，光绪三十二年（1906）建的"厚德载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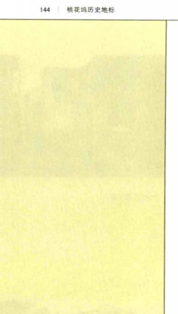
◎打铁弄旧影



◎仓桥浜旧影



◎仓桥浜邓宅旧影





◎邓宅门楼砖额

砖雕门楼。宅内南北有一条备弄，经五折弯曲，将把整个建筑都贯穿起来。第二进的望溪楼，一改南北向布局，坐西朝东，面向溪流，在楼上可饱览水巷景色。第三、第四进组合成一对照厅，两厅向望，中有庭院，周有回廊，回廊外又有河埠驳岸，厅景、院景、水景兼而有之。河埠上还筑有门墙，为苏州临水古民居的孤例。高低起伏的墙体顺着驳岸凹进凸出，线条平缓流畅，轮廓柔和清晰，巧妙地构了古朴典雅的外墙景观。西落原是一座四百馀平方米的花园，今存湖石假山数座，并黄杨、玉兰等大树。



◎仓桥浜民居屏风墙

内五泾弄，东接仓桥浜，西至浒溪仓，长八十九米，宽一点六米至二点五米。曾名内五泾庙、永安弄。乾隆《图》、《明细图》均有路标，未注弄名；《吴县图》标内五泾弄，弄南侧有平安里。《苏州图》标五泾庙弄。

南翔里，东接仓桥浜，长二十点六米，宽二点七五米。巷内3号，民国时，画家吴子深曾居于此；报人仇昆厂曾于此创办《大华报》。



◎浒溪仓旧影

浒溪仓，南起阊门内下塘街，北接志仁里，长一百五十一米，宽二点五五米。民国《吴县志》作浒溪仓，并注："仓桥浜西。"乾隆《图》标浒溪仓弄，《明细图》、《吴县图》、《苏州图》

均标浒溪仓。明宣德间巡抚周忱设官仓于此,故名。

志仁里,东接仓桥浜,西至浒溪仓,长一百十六点五米,宽五点五五米。上世纪二十年代阙姓商人建造,坐北朝南,今存六组平房,六组楼房,两幢花园洋房,为民国时期房产租赁的规模化代表性建筑组团。其中两幢花园洋房布局独特,雕刻精美,乃中西建筑形式相融合的产物。2009 年被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兰芬里,西通浒溪仓,长十五米,宽二点七米。

外五泾弄,在今阊门饭店西侧,南接阊门内下塘街,长一百零七米,宽二点八米至三点八米,原为弹石路面,今改水泥路面。原名外五泾庙,又名永安弄。民国《吴县志》作五泾庙前,并注:"仓桥浜西。"又录五泾弄,并注:"沧桥浜南。"乾隆《图》标五泾庙弄,《明细图》标五经(泾)弄,《吴县图》南段标外五泾庙,北段标永安别业;《苏州图》有五泾庙弄,标东西向,实为内五泾弄。弄内民居多为民国时期所建,灰瓦粉墙,古朴幽静,乃古城内保护较完好的近代住宅,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各家民宅的界碑是石质房屋产权凭证,多用花岗石凿雕,砌于民宅房屋外墙转角处,一般宽二十至三十厘米,厚约二十厘米,高出地面七八十厘米,碑面雕刻有"务本堂洪界"、"周凝瑞堂界"等。

弄北端 6–1 号,乃近代住宅的代表性建筑物。原为赵姓中校军官于 1936 年置地而建,1949 年易主上海纺织界人士梁甫吟。此为三层楼房,前街后河,楼房为实心清水砖墙,现浇钢筋混凝土楼面,斜坡屋顶上覆盖灰楞瓦,木质门窗,经历半个多世纪后,主体结构依然坚实完好,清水砖本上英文标识,仍清晰可见。房内布局也具有近代特色,底层为客厅、餐厅、贮藏室,临河一侧为厨房和水榭,前庭辟有两天井,内天井为四方形,外天井呈长方形,长约七米,宽四米,中为通道,两边草地布置盆景花木,大门门柱为水粉石贴面砖砌,原安装雕花铁门,"大跃进"时被拆去。餐厅、客厅铺有图案精致的西式防滑地砖。二楼是楼房主体,有大小卧室四间,另有



○邓宅前泰山石敢当

书房、会客室、卫生间，全铺广漆木质地板。三楼为阳台，有工作间和约三十平方米的阳台，阳台一角备有贮水箱，通过布设的上下水管以及在外天井地下辟建的化粪池，形成一个完整的给排水系统。

阊门饭店，在梁宅东，旧称大园里，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居有王、蔡、陆、谢四户人家。其中谢宅（今阊门饭店1号楼）为典型的西班牙风格的三层式花园大洋房，1936年起造，1938年落成，占地面积达四千馀平方米（建筑面积一千一百平方米，花园绿地三千馀平方米）。五十年代初为妇幼保健站购得，后统归阊门饭店。

盛泽码头，东接阊门内下塘街，西至阊门内城河（原码头），长三十三点二米，宽二米。清乾嘉年间，吴江盛泽丝绸由庄船运往苏州，再中转外运，盛泽绸庄同仁于此集资建造专用码头和栈房，供装卸储存之用。码头上筑石拱门，雕有



◎今阊门饭店内的谢氏别墅

“盛泽码头”四字。今码头已毁，巷内仅存吊脚楼。

阊门横街，在西中市西端北侧，南起西中市，北至尚义桥西，长三百四十一米，宽三点一五米。民国《吴县志》作横街，并注：“缸甏河街南。”乾隆《图》、《明细图》、《苏州图》均有路标，未注街名；惟《吴县图》标作横街，北端直达缸甏河头西端南侧，与民国《吴县志》所注相符。

本街南段，即从阊门城墙内北侧外水关桥堍下行，路面趋低，右拐，再左拐直北，一路街窄巷幽，别有风致。上世纪六十年代拍摄电影《早春二月》，主角萧涧秋乘船达桃源镇，进桃源镇一段景象就拍摄于此。

市屋参差更向西：东中市、西中市

东中市，在人民路北段西侧，东起人民路口，西至皋桥接西中市，全长九百三十五米，宽九至十三点五米，原路仅宽二米多，中间是石板路面，两边是弹石路面，1935 年拓宽为弹石路面，1965 年改沥青路面。因路中段有都亭桥，一度称都亭桥巷。“文革”期间改名井岗山西路。东中市东段，即接驾桥西至都亭桥东堍段，早在 1919 年，已分为东大街（接驾桥西至承天寺弄）、都亭桥（承天寺弄至都亭桥东堍）两个路段。《明细图》标东大街，《吴县图》标接驾桥街，《苏州图》则标接驾桥大街。东中市西段，即都亭桥西至皋桥（接西中市）段，《明细图》、《吴县图》均标东中市大街。

东中市和西中市相接，直通阊门，东端与白塔西路相交于人民路，形成古城北部一条东西向的主要交通干道。近年城市改造，原与东中市垂直相交的中街路向北延伸，架中市桥跨过中市河；架桃坞桥跨越桃花河，与桃花坞大街相接。又沿桃花坞大街向西拓宽，北折，拓宽原桃花桥弄（改名桃花桥路），直抵平四路，然后沿平四路向西，借惠济桥、广济路接通清塘路、北环路。这项南起东中市、北达清塘路的架桥、拓路工程，称中街路延伸工程，于 2004 年 1 月正式竣工。中街路延伸工程所涉及的地方，包括东中市、阊门内下塘、始平里、紫粉弄、西墙角、六福里、禾家弄、文丞相弄、前小园上、后小园上、桃花坞下塘、桃花坞大街、桃花桥弄、龙兴桥、平四路四亩田、北码头西塘口、北码头、机床电器厂、物资储运公司、

德明里、阊门西街、桃花桥下塘，有的街面拓宽，有的街巷合并，有的道路改向，有的如始平里等里弄从此消失，改变了古城西北部特别是桃花坞西部地区的部分街巷格局，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交通情况。

东中市和中街路交界处，原有春和楼茶馆书场，门面朝北，斜对虹桥，原名中和楼，创办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1925年改名春和楼，1966年末关闭。春和楼楼下为点心铺，楼上为茶馆，沿街半窗排列，室内可放十多只方桌，开卖早茶、午茶，楼后为书场，有四百馀座，为城西北最有名的茶馆书场。民国时，东中市一度又是报纸发行的集中地，类乎上海望平街。

西中市，东起皋桥与东中市相连，西至阊门城门口，全长四百五十三米，宽十四米。宋元时称皋桥西巷，清代起称阊门大街。清末民初，市民习惯将它与东中市合称为中市街。《明细图》标阊门大街，而同年3月27日的苏州《吴语》报上刊登的广告则称西中市或中市大街。后来的《苏州城厢地图》、《吴县图》、《苏州图》均标西中市大街。"文革"时期改名井岗山西路。

早在元末明初，在今乐桥附近的古城商市中心，因兵燹衰落，城周边商市由此兴起。因大运河自西向东流经苏州，水道汇合古阊门、胥门外，致使阊胥一带形成南来北往交通



◎西中市旧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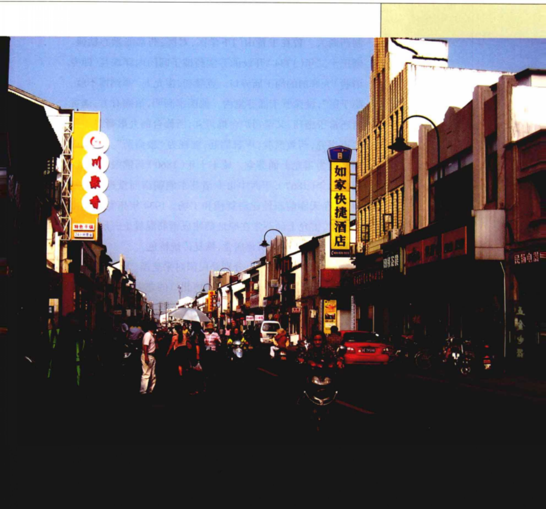
◎东中市旧影

枢纽。明清时，这里货物集散，人流骤增，樯帆连云，店肆鳞比，阊门内由此形成西中市、东中市的商业街，取代了今乐桥附近的东市、西市。这时的大街比较宽广，两旁商肆林立。太平军攻占苏州时，沿阊门大街到崇真宫桥被烧成一片白地。同治、光绪年间重建，中间铺石板，两侧用弹石铺成，但宽仅二米，1935 年拓宽至十二米。1963 年改铺沥青路面。

西中市是清代、民国时期苏州城内最繁华的商业区，民居鳞次栉比，老店门面众多，各种民居宅门如墙门、石库门、遮堂门、将军门、雀宿檐门等也形式皆备，部分沿街民居至今保留着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据史料记载，先后慕名到此开店设铺的就有百家之多，著名的商号有鸿源钱庄、同泰生钱庄、屈臣氏药房、雷诵芬药业、扫叶山房、詹大有墨店、同仁和绸缎局、馀纶绸缎局、莫义昌绸缎庄、广生行、德泰成、西义丰、戴香室、老瑞源鞋庄、辛昌布店、江苏银行、西恒孚金业、陆稿荐、六宜楼、大观楼、四海春、陆长兴、五福来等等。据统计，今存民国建筑尚有三十一处。

清末民初，西中市是苏州的金融中心。光绪三十四年（1908），苏州共有钱庄二十四家，西中市就有二十一家。辛亥革命后，钱庄减少到十一家，1916 年后迅速恢复，一度达到七十多家。日伪时期，钱庄畸形发展，竟达八十多家。抗战胜利后，因时局动荡，币制混乱，钱庄业才趋凋敝，至四十年代末，仅存十多家。钱庄，又名“银号”、“票号”，实际上是旧时中国的信用机构、专营兑换货币、办理存款、放贷及汇总等业务，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它一般由私人营办，由商人自筹资金，吸纳存款，放贷资金，获取利息差。抗战前，苏州的钱庄多为独资，老板多为本地财主，并不熟悉钱庄业，所以多聘请镇江籍钱庄从业人员经营业务，故当时有“无镇不成庄”之说。日伪时期，由于兼搞投机倒把，获取暴利，故而畸形发展。

西中市一带的名胜古迹，有阊门古城墙、水陆城门、古城楼、泰伯庙、皋桥、雷允上药店老址、苏州府电报局遗址、古街



◎今日西中市

坊吴趋坊，另有文衙弄内的艺圃、五峰园弄内的五峰园等等。西中市一些著名的商家，如六宜楼、雷允上、杜三珍、孙春阳南北货、五福来等等，历来是脍炙人口的老字号招牌。

雷允上诵芬堂药，2004 年被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雷允上（1695 — 1779），名大升，字允上，号南山，长洲人，著名

制药商人。曾在王晋山门下学医，对医、药都能悉心钻研。雍正十二年（1734）开设诵芬堂药铺于阊门内穿珠巷（即专诸巷）天库前的周王庙弄口。乾隆初，雷允上“举鸿博不就，隐于医”，设诊所于诵芬堂内。他医术高明，治病有方，遇贫者还常予施药，又亲司炉台炼丹丸，所修合的丸散膏丹用药地道讲究，药效灵验，声誉鹊起，被视为“救命药”。病家遂呼药铺为雷允上诵芬堂。咸丰十年（1860）药铺毁于战乱。同治六年（1867），于西中市专诸巷东侧朝南面重建新店复业，又在天库前原址建造货栈和工场。1934 年拓宽西中市大街时，雷允上诵芬堂在原址翻建成钢筋混凝土三层楼房。1999 年重修民国时所建店堂，恢复传统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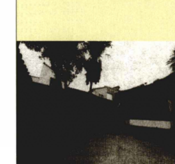
29 号、31 号、33 号，分别是民国时采芝斋、五福楼、陆稿荐旧址，今属市控保建筑。吴趋坊北口的老大房旧址，也属市控保建筑。

次第看花吴苑绿：
阊门西街、桃花桥路

阊门西街，在东中市北侧，南起张广桥（《宋平江城坊考》因称"张广桥北街"），桥南即皋桥东堍、东中市西口，街北接桃花桥，过桥即为桃花桥大街，长二百九十九米，宽八米，今为沥青路面。旧称西街，乃东、西中市北通桃花坞的主要街道。《平江图》、范成大《吴郡志》、卢熊《苏州府志》均有著录。民国《吴县志》作西街，乾隆《图》、《明细图》、《吴县图》、《苏州图》均标西街。民国时，西街中间横铺石板，两侧砌以砖路，为典型苏州街巷，上世纪五十年代，尚存旧观，后渐次拓宽。"文革"中，石板多半被取去修建"防空洞"。

阊门西街有余宅和曹沧州故居。

38号余宅，原主人是苏州医师和爱国人士余生佳，"文革"前任苏州精神病院院长。1923年，余生佳购入张广桥下塘吴家墙门宅基及旧屋一所，经修整后，开设持德医院。1928年秋，余氏游学德奥归国后，按德国房屋式样，设计建造了住宅楼和医院，并逐步修建花园。在紧挨花园的西面，买下曹沧洲位于西街38号的诊所。那是一座中式宅院，由西向东递次为沿街的两层中式楼房，花厅、大厅，以及隐于小天井月洞门后的一方庭院。整个宅园在余氏精心经营下，形成融入西洋风味的苏式家居园林。"文革"时余氏受到迫害，不幸逝世。余宅受到冲击，先后为派出所、招待所等占用。余宅是桃花坞惟一中西合璧的花园民宅，由于各种原因，一直"藏在深闺人未识"。今属市控保建筑。



◎余家花园



◎余家花园假山一角

59号、61号曹沧洲故居，即务本堂。曹沧洲(1849—1931)，名元恒，字智涵，晚号兰雪老人，吴县人。世代世医，传内外科。他幼承家学，又吸取叶天士、薛生白等江浙名医经验，于温病有丰富的治疗经验，特别对治疗烂喉丹痧有独到办法，既精内科，又善治外疡。自订"连城散"、"消坚散"两外敷药方，方便病家。光绪三十三年(1907)应征入京，相传慈禧太后病甚，不思进食，曹沧洲使用萝卜籽所煎汤剂，令饮之泻刮肥腻，果然见效。慈禧大喜，奖褒有加。"三钱萝卜籽治愈慈禧沉疴"的故事广为传说，于是民间就有"三钱萝卜籽，换来红顶子"一说。曹氏故居占地约三千六百平方米，正路东向五进，门屋、轿厅、大厅各三间。大厅面阔十一点五米，进深六檩十二米，扁作梁，前有双翻轩，与陆润庠题额砖雕门楼相对。厅后为走马堂楼五间带两厢，末进上房亦为楼房五间。大厅南为一狭长庭园，中凿水池，东列花厅，西有书斋。今正路及北路诸屋散为民居，但基本保存完整，属市控保建筑。南部曾为内燃配件厂等所用，除大厅外，门屋、轿厅、书斋、水池均已不存。

桃花桥路，在桃花坞大街西段北侧，南起中街路延伸工程中被拓宽的桃花坞大街(西端)，北至平四路。由南北相接



◎曹沧州故居



◎桃花桥弄旧影

的原桃花桥弄、龙兴桥两巷拓宽(桃花桥弄为今桃花桥路南段,龙兴桥为今桃花桥路北段),垫高路基,于2003年铺筑合并更名,宽二十米。

原桃花桥弄,为桃花桥北堍的南北向小巷。南起桃花坞大街西段,北至龙兴桥,长二百八十七米,最窄处宽二点七米。旧名桃花桥巷,乾隆《苏州府志》、同治《苏州府志》均作桃花桥巷,同治《苏州府志》并注:"桃花坞北。"民国《吴县志》作桃花桥巷,并注:"桃花桥北,巷,俗名弄。"乾隆《图》标桃花弄,《明细图》、《吴县图》、《苏州图》均标桃花桥弄。

原龙兴桥(巷),以桥名巷,南接桃花桥弄,北至平四路,长二百十五米,宽四米。乾隆《图》有路标,未注巷名;《吴县图》标龙兴桥。

桃花桥弄与龙兴桥(巷)相接处原有龙兴桥,架在东西向龙兴浜上,1954年因桥下河浜及东段淤塞而拆除,桥西河浜呈L形,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逐渐填没。桥北堍有龙兴寺。龙兴桥原名隆兴桥,龙兴寺原称隆兴寺。桃花桥、隆兴桥,在《平江图》中都有著录。《五亩园小志》称隆兴寺"在桃花桥弄隆兴桥北。相传宋时敕建,寺基甚广,桃花桥弄口石柱即其寺门"。相传隆兴寺祀蔡隆兴。蔡隆兴,即宋代桃花坞蔡庄主人,建炎四年(1130)金兵陷城,肆意杀戮,金兵撤离后,

幸免于难的蔡隆兴首创“义瘗”，在庄中让出大片土地，用以埋葬死难的十一万军民遗骸，蔡庄也从此田荒池废，只剩下东西蔡家桥两桥并地名。后人在蔡庄南面建隆兴祠，以祀蔡隆兴。但谢家福据《吴郡志》记载所考，隆兴桥建于隆兴元年（1163），意寺亦建于是时。隆兴是南宋孝宗年号，那么，隆兴是纪念建桥、建寺年代，还是纪念蔡庄主人？或是一词两用，或是后人附会？因无文献记录，无可稽考。

1958年，龙兴寺废弃，一度移作竟成小学及折扇合作社（苏州扇厂前身）生产用房，“文革”后散为民居。龙兴桥拆除后，桥以西呈L形的河浜自填没起，逐渐建造平房和二层楼房，地名仍称龙兴桥。

桃花桥弄和龙兴桥（巷）在拓宽改名之前，是桃花坞民



◎今日桃花桥路

居最为拥挤的街巷之一，虽十分狭窄，却是桃花坞的交通要道，与它相交的东西向横巷如桃花坞大街、韩衙庄、长鱼池等，更是通向桃花坞腹地的主要街巷。桃花桥弄朝南，经阊门西街可直达中市大街，进入阊门闹市区；北经龙兴桥至古城墙脚下三角湖，更有便道通达城墙外北码头渡口“四摆渡”，与城外“大马路”隔河相望，四摆渡专设渡船，为城内接通大马路的重要渡口。城外大马路是二十世纪初沪宁铁路通车后，自火车站通向阊门外、胥门外商业区和城南日租界、公共租界的惟一车行道。由龙兴桥直北越过内城河，经城墙沿河（今称平四路）而东，又可至平门路（今人民路北段），北折过梅邨桥，直达火车站。

原龙兴桥北堍竟成小学东有家“老虎灶”，不但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当地的“新闻源”。所谓“老虎灶”，其实就是卖开水的小铺，因烧开水的大型灶头外形像老虎而得名。“老虎灶”最早出现江浙一带，因为这里盛产稻谷，就利用砻糠来作燃料，又因为人口密度大，大街小巷，居住拥挤，方便居民取用热水的“老虎灶”便应运而生。有的“老虎灶”还兼开茶馆，有了茶馆，附近的居民才有了聚会聊天的地方，也有的夏季备有木盆，供客洗澡。龙兴桥老虎灶，就不但卖水，西面大厅开设茶馆，后面房内还设有澡堂。它不仅为周边居民提供生活热水，还为附近手工作坊提供热水，附近制作团扇、折扇作坊的工人，经常拿了木盆、木桶来这里“打浆”，即“捣浆糊”。他们捣制的浆糊，是用于刷粘扇面用的，一桶又一桶。遇到“捣浆糊”来泡开水，充暖水瓶、“汤婆子”的居民就头疼了，因为“捣浆糊”用的沸水量较大，老虎灶一轮热水，光用在“捣浆糊”就已紧张，等待下一轮水滚再泡，不免要多费时间。好在老板善解人意，常常先把泡开水、充汤婆子的解决，再把剩下的沸水用于“捣浆糊”，但遇到再来泡水的，见到“捣浆糊”还在“捣”，自认倒霉，只能待其“捣”完再说。上世纪六十年代起，“老虎灶”改用煤炭作燃料，但砻糠还作为迅速加热的添加料。后来，砻糠供应日少，“老



◎ "桃花坞" 公交站后水井

虎灶" 专用煤炭,经常亏本。但 "老虎灶" 形制尚在,生意也还在做。到 "文革" 时,龙兴桥老虎灶就被迫关闭了。

原桃花桥弄 39 号是现代学者王乘六故居,为坐西面东的三开间平房,前后两进,前进中间为客厅,左右为卧室,后进北为书房,南小间为厨房,西南小院中有水井一口。故居门前阔达七八米,北侧有古井一口,东北即韩衙庄西口。故居在中街路延伸工程中拆去,旧址恰好是 "桃花坞" 公交车站,站台后路边灌木丛中小井,即故居小院中的水井,附近居民至今取水称便。

春水汪洋涨市桥：
西中市以南街巷里弄

阊门历史文化街区，坐落古城西北隅，东起皋桥，西至阊门吊桥，街区范围为阊门内下塘街、五峰园弄、打铁弄以南，景德路、专诸巷、宝林寺巷以北，外城河、阊门以东，汤家巷以西，面积零点三七三平方公里。今阊门历史文化街区已整体加入桃花坞历史文化片区，使桃花坞片区的总面积从一点四七平方公里增至一点八四平方公里，扣除重迭部分，增加的是西中市以南到景德路以北，吴趋坊以西到外城河、阊门以东的整块地盘，现将其中主要街巷简述如下。

纵向主街巷，有吴趋坊、专诸巷。

吴趋坊，南出景德路黄鹂坊桥西堍，北至西中市皋桥西



◎吴趋坊旧影

堍南。长四百九十七米，宽四点五米至八米。为苏州古坊之一，陆广微《吴地记》六十坊，范成大《吴郡志》六十五坊，均有吴趋坊。考《平江图》，吴趋坊牌坊即立于今吴趋坊（巷）北口，皋桥西堍。坊之得名，源于陆晋《吴趋行》“吴趋自有始，请从阊门起”，“四座并清听，听我歌吴趋”。卢熊《苏州府志》、王鏊《姑苏志》等均列入古坊。乾隆《图》、《明细图》、《吴县图》均标吴趋坊，《苏州图》标吴趋坊巷。旧时名人故居甚多，有徐铨宅、王永和宅、虞祯宅、朱希周宅、唐寅宅、申紘祚宅、黄鲁曾姬水父子宅、徐汧宅等。苏州风俗胜会，也以吴趋坊为中心，如元宵灯会、四月十四“轧神仙”、八月半看灯等，七月半、十月朝的迎神赛会，吴趋坊也是必经之地，故苏州有歇后语“吴趋坊看会——老等”。

专诸巷，南出景德路西端金门口，北出西中市西端阊门口。长五百五十六米，宽三点一五米至五米。古名钻龟巷，又讹作专诸巷、穿珠巷。王鏊《姑苏志》作钻龟巷，且注：“一名鱄诸巷，今称，吴音讹耳。”乾隆《苏州府志》作专诸巷，且注：“明隆庆元年知府蔡国熙改名迁善巷。”同治《苏州府志》作专诸巷，述蔡国熙改名迁善巷事，并引缪锦宣《专诸巷》诗：“吴俗昔剽悍，轻生性所归。嗟哉彼专诸，闾巷今犹传。匕首才一出，长戟空满前。遂成阖闾篡，永愧延陵贤。要离



◎专诸巷南口



◎吴趋坊北口

踵其风，肢体先自捐。其为伍胥嗾，妻孥祸更延。杀身而不仁，志士奚取焉。嘉名贤守锡，易俗善可迁。”民国《吴县志》也作专诸巷。乾隆《图》、《明细图》均标穿珠巷，《吴县图》、《苏州图》则标专诸巷。相传春秋时刺客专诸居住巷里，《吴门表隐》卷六说：“专诸宅在专诸巷，即石塔庙，久废，移像于关帝庙西偏。”又相传天库在巷里，《吴门表隐》卷一说：“天库在专诸巷中，门前有花石者最古，断门槛者香火特盛。”巷中旧有毗卢石幢，《吴门表隐》卷十说：“毗卢石幢在穿珠巷，高三尺，上刻莲花，下雕础，四面各镌毗卢遮那佛像，后移立寒山。”琢砚家顾二娘、画家徐扬宅并在巷中。《白蛇传》里记许仙在专诸巷开设保和堂药店，自然是杜撰了。清末以来，专诸巷为眼镜店集中地，最盛时眼镜店达二十多家，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尚有眼镜店多家。因此苏州谚语有“专诸巷配眼镜——各人眼光不同”，又有歇后语“专诸巷配眼镜——

对光”。

专诸巷南段城墙遗址上，另有专诸村，巷长九十七米，宽二点二米。此处原为当地居民自建房屋，散落如村庄，因傍专诸巷，故名专诸村。

吴趋坊西侧巷弄，有回龙阁、石塔横街、香肠弄、葫芦营、刘家浜、恤孤局、周五郎巷、石塔头、五爱巷、石塔弄、大马堂、后石子街、宝林寺前、前石子街、文衙弄、十间廊屋、平安弄、宝林弄、周王庙弄、赛儿巷、高墩弄、太平弄、天库前、天库里、舒巷、德馨里、天灯弄、贻德里。

回龙阁，南出景德路，北至刘家浜，长八十七米，宽三点八米。巷内旧时原有小庙，额书回龙阁，因以为名。“文革”期间改名先锋巷。民国《吴县志》作回龙阁，并注：“在黄牛坊桥弄北。”乾隆《图》、《吴县图》、《苏州图》均标回龙阁。

石塔横街，南出景德路，北至周王庙弄。长一百米，宽三米。曾名南北石子街，因近石塔头，改为今名。南段即刘家浜至景德路，旧名三官堂。民国《吴县志》作石子街，并注：“周王庙街南。”乾隆《图》分别标石子街、三官堂，《明细图》分别标石子街、三官堂前；《吴县图》标南北石子街（自宝林



◎香肠弄旧影

地前至王枢密巷段)、石塔横街(自王枢密巷至刘家浜段)、三官塘(自刘家浜至景德路段);《苏州图》同《吴县图》所标,分别为南北石子街、石塔横街、三官堂。石塔横街47号、48号及石塔头2号原为民国松茂里周宅,今属市控保建筑。

香肠弄,东起石塔横街,西至景德路,长六十二点五米,宽二米。旧称香常弄,相传此弄在十庙之西,常是香烟缭绕,故名。民国《吴县志》作香肠弄,并注:"恤孤局弄南。"王謇《民国吴县志校补》云:"香肠,粤中食品,六十年前吴越无之。疑为香场弄,后有广场晒物,而前则以夹弄导入通衢。吴中甚多此例。"诚有道理。《明细图》标香常弄,《吴县图》、《苏州图》均已标香肠弄。

葫芦营,在香肠弄前。民国《吴县志》作葫芦营,并注:"香肠弄南。"乾隆《图》标葫芦营,自三官堂南口一直朝西到折北转弯口,与原黄鹂坊桥巷在一直线上,址在今景德路西端,疑即《明细图》所标之葫芦弄,只是该图标于香肠弄之北,址为恤孤局前。民国《吴县志》注在香肠弄南,实误。1927年建景德路,葫芦弄并入景德路,今景德路西端折北再折西达金门口,至金门口一段东西向路段即为葫芦弄旧址。

刘家浜,东出吴趋坊,西至石塔横街,长二百六十四米,宽四米。原称徐胡桥巷,又名徐大船巷,卢熊《苏州府志》作徐胡桥巷,王鏊《姑苏志》、乾隆《苏州府志》、同治《苏州府志》均作徐大船巷,民国《吴县志》仍作徐大船巷,并注:"今名刘家浜,在徐胡桥侧。"乾隆《图》标刘家浜,并有定光寺标记。《吴县图》、《苏州图》均标刘家浜。徐胡桥,范成大《吴郡志》、卢熊《苏州府志》等均著录,王鏊《姑苏志》并注:"吴趋坊内"。考《平江图》在今黄鹂坊桥北,蒋家桥南。徐大船巷,待考。后因明朝刘尚书缨宅在本处,且巷南旧有河浜,1927年前后淤塞,故名刘家浜。王謇《宋平江城坊考》卷二引宣统《吴县志稿》云:"香禅精舍,在阊门内刘家滨,潘茂才锺瑞所居,亢树滋有记。"18号原为定光寺,明初归并广化寺,景泰年间重建,后又增建天王殿等,民国时香火极盛。24



◎刘家浜旧影

号、26 号、28 号为潘谦益堂，为清代潘姓盐商宅，上世纪五十年代，花厅、花园改建厂房，今存住宅三落四进，大厅三间，台基高踏步，梁架柱础为明代风格，有楼多座，今属市控保建筑。38 号为申宅，二落四进，建筑素雅，有明代风格，第四进堂楼较精致，搁梁浮雕袍带人物，前设一枝香轩，今现属市控保建筑。39 号、41 号、43 号为尤先甲故居。尤先甲（1843—1922），字鼎孚，光绪二年（1876）进士，曾在礼部任职，回苏后参与筹建苏纶、苏经两厂，并创设同仁和绸缎局，任苏州商务总会总理及议董达二十馀年，在保障地方治安、发展工商业和公益事业等方面颇有建树。家资雄厚，人称“尤顶富”，相传其五世同堂，号“天下第一家”。故居三落七进，中落为竹丝墙门，后连轿厅，进门楼，有“凤羽展辉”砖刻，乾隆丁未年（1787）题，后为纱帽厅、花篮厅爱日堂及堂楼三。东落（原正落）有花厅、轿厅、正厅颐寿堂，堂后有砖刻门楼，镌“风标棣友”四字，款署乾隆庚戌（1790）。原有花园，尤氏曾自办自由农场，后逐渐拆毁。上世纪中后期一度为牛奶公司使用，

现已搬迁。西落旱圮，民国时即改建为民居，上世纪中后期一度改为托儿所。今属市控保建筑。

恤孤局，东起石塔横街，西至景德路，长九十八米，宽二米至四点五米。原名恤孤局前，清同治五年（1866）曾在此开办抚育孤儿的恤孤局（1982年曾发现恤孤局石碑一块），故名。民国《吴县志》作恤孤局弄，并注：“石塔头南。”乾隆《图》有路标，未注弄名。《明细图》标葫芦弄，西段房屋标志有恤孤局字样；《吴县图》、《苏州图》均标恤孤局前。

周五郎巷，在刘家浜北，东出吴趋坊，西至石塔横街，长二百八十七米，宽二点三米。王鏊《姑苏志》、乾隆《苏州府志》、同治《苏州府志》、民国《吴县志》均作周五郎巷。乾隆《图》、《明细图》、《吴县图》、《苏州图》均标周五郎巷。“文革”期间一段改名黎明巷。18号原为丽泽公所，道光十六年



◎恤孤局旧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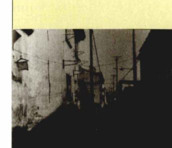
◎周五郎巷旧影

(1836)由金业公建,有四方厅、花厅、池塘、假山等,池塘、假山已毁。前半部分改建为居民楼。37号原为汪宅,有花厅、书斋等。徐氏二株园在巷内,《红兰逸乘》卷一记道:"二株园在周五郎巷,明徐勿斋先生宅也,杨维斗诸公会文之所,花木之盛,与范家园争胜。蔡远山业师买得二株主人石印,欲磨去,适谈二瓢见之,叹赏铁笔篆法之妙,乃不磨留之。"巷内有婆娘弄,南接刘家浜。民国《吴县志》作婆娘弄,"文革"时撤名,编入黎明巷11号。乾隆《图》有路标,未注弄名;《吴县图》、《苏州图》均标婆娘弄。

石塔头,东起周王庙弄,西接专诸巷,长四十九米,宽二点五米。原名石塔子巷,4号后门原有石塔一座,高约七尺,凡七级,周刻佛像,顶作葫芦结,置于宝珠庵后墙葫芦形龛内,故名,1966年毁。王鏊《姑苏志》作石塔子巷,并注:"阊门内。"乾隆《苏州府志》作石塔子巷,并注:"在石塔庙。"同治《苏州府志》仍作石塔子巷,并注:"王枢密巷对,有石塔庙。"民国《吴县志》也作石塔子巷,并注:"今俗呼石塔头。"《姑苏图》有路标,未注弄里;《明细图》、《吴县图》、《苏州图》均标石塔头。4号原为"苏州孩子图书馆",旧址属市控保建筑。图书馆由中共地下党员、永华小学教师钱君华创办,为掩护地下活动而设,1949年4月4日正式开馆,有儿童读物六千馀册,新中国成立后迁至金门内义昌木行,再迁至达才小学分部,1950年8月并入市立图书馆。6号原为宝珠庵,又名邱真人道院,也称玉祖师庙,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为玉业公所。同治九年(1870),珠晶玉业集资重建于周王庙弄28号。

五爱巷,在周五郎巷北,东出吴趋坊,西至周王庙弄,长二百八十米,宽三米。原名王枢密巷,王謇疑宋代枢密院编修王埜居此,故名。卢熊《苏州府志》、王鏊《姑苏志》、乾隆《苏州府志》、同治《苏州府志》等均作王枢密巷。乾隆《图》、《明细图》、《吴县图》、《苏州图》均标王枢密巷。1966年改今名。王埜,宋婺州金华人,字子文。嘉定十二年(1219)进士,

受知于真德秀，曾为枢密院编修。淳祐末，迁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宝祐二年（1254）除签书枢密院事，封吴郡侯。后因与宰相不合，以前职主管洞霄宫，卒。王精于书法，祖唐欧阳洵，《宋史》有传。10号为清织造局旧址，36号潘宅，今均属市控保建筑。光绪七年（1881），苏州电报局最早设于巷内，后迁天库前。



◎五爱巷旧影

石塔弄，东接石塔横街，西接专诸巷，长五十九米，宽二点五米。乾隆《图》有路标，未注弄名，《苏州城厢图》标石塔庵弄，《苏州图》标石塔弄。

大马堂，南起五爱巷，北至宝林寺前，长七十二点六米，宽二点四米。旧名大木铎巷，民国《吴县志》作大木铎巷，并注："俗呼大马桶巷。"乾隆《图》有路标，未注弄名；《明细图》标大马堂巷，《吴县图》、《苏州图》均标大马堂。7号某宅，民国建筑，今属市控保建筑。

后石子街，在石塔弄北，东接周王庙弄，西至专诸巷，长四十九米，宽二点二米。《吴县图》、《苏州图》均标作后石子街。

宝林寺前，在五爱巷北，东出吴趋坊，西至周王庙弄，长三百米，宽二点二米。旧名蒋家桥巷，因东口有蒋家桥，故名。后因巷在宝林寺之前，又名宝林寺前。卢熊《苏州府志》、王





◎宝林寺前

鏊《姑苏志》、乾隆《苏州府志》、同治《苏州府志》均作蒋家桥巷。民国《吴县志》作宝林寺前，并注："一名蒋家桥浜，又名蒋家桥弄。"乾隆《图》标蒋家桥巷，《明细图》、《吴县图》、《苏州图》均标作宝林寺前。蒋家桥，卢、王等《志》均有载录。《吴县图》、《苏州图》均有标记。王謇《宋平江城坊考》卷二引《吴门表隐》云："蒋家桥，在吴趋坊。汉蒋渐避难居姑苏，大皇里即其地。"巷南原有河道，1925年前后淤塞，并逐渐成为本巷的一部分。宝林寺在专诸巷东，僧宝林懋建于元至正二年（1342），明清时历经重修，民国时衰落，至"文革"期间拆毁殆尽。巷内16号原为回教堂。20号原为杭线会馆，又名武林会馆、线商会馆，清乾隆二年（1737）杭州线、绸、箔业共建，同治九年（1870）、光绪二十三年（1897）、1913年重修，1962年尚有神像，1969年有汉代古墓出土，1976年毁于火。后于此地起建民宅。49号原为纸业公所，也称两宜公所，同



◎平安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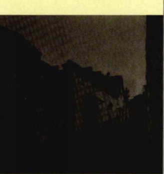
治九年(1870)至光绪三年(1877)纸业同业建,今为民居。56号原为洋布公所,又称咏勤公所,嘉庆元年(1796)洋布同业建,同治二年(1863)重建,今为民居。

前石子街,在后石子街北,东起周王庙弄,西至专诸巷,长六十二点八米,宽二点三米。《吴县图》、《苏州图》均标前石子街。

文衙弄,在宝林寺前北侧,南起宝林寺前,北至天库前,长一百九十五米,宽一米馀,为弹石路面。原名文衙前,明代大学士文震孟居此,故名。民国《吴县志》作文衙前,并注:"寨儿巷东南。"按:应作西南。乾隆《图》标文衙前,《明细图》也标文衙前,惟赛儿巷标于其西北,误。《吴县图》标文衙弄,《苏州图》复标文衙前。"文革"期间改名灭资弄。弄内有文震孟药圃,清初改名敬亭山房、艺圃,道光后为绸缎业七襄公所,今花园部分保存完好。巷内6号侯宅,民国建筑,今属市控保建筑。

十间廊屋,在宝林寺前北侧,文衙弄西面,南起宝林寺前,北至天库前,长一百七十五米,宽三米。民国《吴县志》作十间廊屋,并注:"在文衙前西。"乾隆《图》、《明细图》有路标,均未注弄名;《吴县图》、《苏州图》均标十间廊屋。相传此处为宝林寺内廊屋,有十间之多,寺毁后,廊屋遗构犹存,故名。上世纪九十年代,巷内7–1号墙角仍保存清代石碑,碑文有"蒙宪厅验明伪契涂销在案,奉谕此项基地仍照宝林寺碑图为恁"云云,则此处为宝林寺一部分无疑。今艺圃围墙南有弄,名平安弄,曾名平安里(有门牌1号至43号),西接十间廊屋,东不通,弄东面吴趋坊与汤家巷间有平安桥,故名。《吴县图》标平安弄。1995年版《苏州市志》漏载。

宝林弄,南起宝林寺前,北折东接十间廊屋,长六十米,宽二点八米。以在宝林寺前旁得名。民国《吴县志》有路标,未注弄名,该弄与十间廊屋南段、宝林寺前,围成长方形地盘,《吴县图》上标"寺内"字样,而长方形地盘西侧又有寺庙标志和"宝林寺"字样,故"寺内"两字,或志为寺产之意?


○周王庙弄旧影

待考。

周王庙弄，在十间廊屋西，南接石塔横街，北出天库前，长二百六十二米，宽二点三米。弄内原有周王庙，祀周宣灵王，巷以庙名。曾名南北石子街，民国《吴县志》作周王庙街，并注："十间廊屋西。"乾隆《图》、《明细图》均有周王庙标记，西侧有路标，但均未注弄名。《吴县图》、《苏州图》均标周王庙弄。巷内28号，即原周王庙，全称周宣灵王庙，始建于南宋。《吴门表隐》卷七记道："周宣灵王庙在宝林寺西。神姓周名雄，字仲雄，杭之新城人。在宋锐志恢复，抑郁以殁。一作姓缪名宣，少授仙指，后之武源，失足死于水。宋淳祐元年，始封王爵，立庙于此。一在光福虎山，神姓周名吉。"上世纪五十年代，庙尚占地约三千三百平方米。庙门朝西，右侧上为戏台，下有马夫塑像，左边有两道门楼，前各有石狮一对。天井中有高大梧桐树两株。大殿正中，有周灵王坐像，两侧排列塑像均为差役，形同旧时衙门。清同治九年（1870）重修，并为珠晶玉业公所，有镇庙之宝大型碧玉三足蟾蜍和角端（铜香炉），今藏苏州博物馆。"文革"时庙内塑像全毁，庙屋改造成学校与民居。今尚存殿宇三座，属市控保建筑。

赛儿巷，宝林寺前东段之北，东出吴趋坊，西至文衙弄，长一百十五米，宽三米。古称寨儿巷，王鏊《姑苏志》作寨儿巷，并注："在吴趋坊内。"乾隆《苏州府志》、同治《苏州府志》均作赛儿巷，民国《吴县志》复作寨儿巷，并注："同治《志》误从俗作赛儿巷，今从《姑苏志》订证。"乾隆《图》、《明细图》、《吴县图》、《苏州图》均标赛儿巷，惟《明细图》将其标于文衙前西北，实误。"文革"期间改名兴无弄。

高墩弄，东起周王庙弄，西出专诸巷，长六十五米，宽三点五米。乾隆《图》、《明细图》、《吴县图》、《苏州图》均标高墩弄。以弄内有高墩得名，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高墩犹在。1980年并入周王庙弄。

太平弄，在高墩弄北，东起周王庙弄，西出专诸巷，长七十二点七米，宽二点七米。乾隆《图》、《吴县图》、《苏州图》

均标太平弄。

天库前，在西中市南，东出吴趋坊，西出专诸巷，长三百八十二米，宽二点八米。原名郑使桥巷、天库巷。巷南旧有河道入夏驾湖，东通第一直河，北宋时巷内有奉国军节度使郑戬旧宅，天圣五年（1027）郑戬重建巷东口贯通吴趋坊的过河桥梁，人称郑使桥，巷以桥名。卢熊《苏州府志》、王鏊《姑苏志》、乾隆《苏州府志》、同治《苏州府志》均作郑使桥巷。民国《吴县志》既录郑使桥巷，又注："今名天库前。"王謇《宋平江城坊考》卷二引康熙《志》："唐周真人为民禳灾，建坛于此，曰天库巷。"乾隆《图》标天库巷，《明细图》标天库前巷，巷内并有电报局、电话总局标记；《吴县图》、《苏州图》均标天库前。郑戬，《吴郡志》卷二十五有传。清光绪九年（1883），苏州电报局迁本巷。《苏州邮电志》第四章记道："清光绪七年（1881）初创苏州电报局，局址在王枢密巷（今五爱巷）。九年（1883）迁天库前东端。民国初年搬至天库前西端，其房屋是清末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家产，电报局租用（今为雷允上制药厂仓库），旧时百姓称为'洋务衙门'，大门上曾挂有虎头牌。1934 年 11 月 13 日，电报局、电话局合并办公，改称交通部吴县电报局，局址设在阊邱坊巷。直到次年 10 月 5 日，天库前报房才迁至阊邱坊巷。天库前房屋使用达五十三年之久。"巷内 10 号为河南武安会馆，建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保存完好，今属市文物保护单位。巷内 76 号积善堂陆宅，为民国建筑，今属市控保建筑。



◎天库前旧影

天库里，在天库前西段，南接天库前，长九十九米，宽二米。原名再思弄，后称始平里。《姑苏图》有标记，未注弄名；《吴县图》标再思弄。1980 年调整重名时，改称今名。

舒巷，南出天库前，北出西中市，长一百六十二米，宽二点三米。此巷为西中市大街南侧支弄，原名书巷。民国《吴县志》作书巷，并注："阊门内至德桥南。"乾隆《图》标书巷，《明细图》标舒巷，《吴县图》、《苏州图》复标作书巷。

德馨里，在舒巷西面，南出天库前，北出西中市，长



◎西中市德馨里

二百二十九，宽三米，原为石板路面，今为弹石路面。此巷为西中市大街南侧支弄。《明细图》、《吴县图》、《苏州图》均标德馨里。作为全国仅有的清代官办银钱机构建筑群，德馨里风格特征明显，今基本保持原貌。由南北向和东西向两条小弄将建筑群分隔成四个区域，形成“田”字形格局，南北向小弄出口处均略曲折至门口，门口的过街楼至今尚存。清咸丰时，于此设官方所置“官钱店”，发行官票、宝钞和大钱。光绪年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设立“裕苏官银钱局”，局址设德馨里，二十九年（1903）二月开办，隶属江苏巡抚衙门，归藩库管理，管辖苏、松、常等地区。三十二年（1906）在上海、镇江、无锡、平望设四个分局。民国后，德馨里依然是江苏和苏州的金融中心，1912年设江苏银行，1914年设中国银行苏州分行，1915年增设交通银行，1922年在与德馨里比邻的贻德里成立苏州银行公会。另外，在这建筑群内还开设过多家颇有信誉的钱庄、钱店等机构。德馨里现存建筑，建于民国初年，属民初海派风格，石库门，青砖实砌，部分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比较坚固，历经百年风雨，至今依然。德馨里6号为民国政要严家淦旧居，新中国成立后，曾被书场和大中南旅社使用，今属市控保建筑。

天灯弄，在西中市大街东段南侧，东出吴趋坊，西接舒巷，长八十四点八米，宽三米。民国《吴县志》作天灯巷，并注：“吴趋坊中，俗呼天灯弄。”乾隆《图》作天灯巷，《明细图》、《吴县图》均标天灯弄，但往西均穿过舒巷，过德馨里，与贻德里相接，与今况不同。

贻德里，在德馨里西，北出西中市，南折东接德馨里，长二十二点三米，宽三米。《明细图》标贻德里，南端一分为二，一支折东接德馨里，另一支直南通天库前电报局所在地。《吴县图》标作诒德里，南已无支弄，西侧标“中央社”。《苏州图》标诒德里。民国年间，此巷内多住绸布商。



◎德馨里中国银行旧址及砖额旧影



◎德馨里过街楼巷门旧影

积谷曾闻有永仓：下塘街宝苏局

近代桃花坞南部地标变化最大的，就要数宝苏局了。

所谓宝苏局，其实就是造币厂。民国《吴县志》卷三十记道："宝苏局，旧名钱局，在吴县北利三图，即永丰仓旧址。清康熙七年布政使佟彭年创建，十年停铸。后改为火药局。雍正八年复开铸，以钱文名宝苏，今权为总补同知署。同治光绪间旋开旋罢，最后于此铸当五钱，粗糙恶劣，不适于用，其局遂废。"

宝苏局建于元明永丰仓旧址。永丰仓在今阊门内东中市崇真宫桥西北，四周围以小河，且地势空阔。它的大致方位，南起崇真宫后，北至桃花河，东起今东角墙、更楼弄北段（原路头堂），西至今第二十四中学本部西围墙。明王鏊《姑苏志》卷二十六记道："本府永丰仓，在阊门内，即元旧址，四面皆水，知府刑有重建。厫屋九连共一百十七间，各县粮自起运之馀，悉并储于此。凡苏州卫官军俸粮及各项公用俱于此支给。"永丰仓是元明时期苏州重要的粮仓，正如陈鉴《永丰仓记》所说："凡文武之士官于兹，与夫介胄胥吏之徒之在官者，仰给焉。……仓中之地，空旷平衍，可晒可晾，可委可积，收入之顷，民尤便焉。"但至清初已废弃。



◎阊门下塘永丰仓船埠遗址旧影

康熙七年（1668），江苏布政使佟彭年奉诏在苏州筹建铸钱局，地方就选定在崇真宫桥北堍中市河下塘永丰仓旧址上。钱局初名江苏省钱局苏州府局，当时在江宁另设江苏省钱局江宁府局，简称钱局。四年后停办，不久改为火药局。



◎永丰仓码头遗址

康熙六十一年（1722）冬，圣祖玄烨病故，四子胤禛继位，是为世宗，世宗对全国铸钱局进行整顿，确定各省只准设一处铸钱局，撤消了江苏江宁府局。这样，江苏铸钱局址就选择在原苏州府局，移去火药局。雍正八年（1730），又开始铸钱。康熙朝铸钱，钱文正面为汉文"康熙通宝"四字，背面为"宝"的满汉两种文字；雍正朝铸钱，钱文正面为汉文"雍正通宝"四字，背面左右为满文"宝苏"两字。因此苏州铸钱局又被称为宝苏局。宝苏局因铸当五钱，粗糙恶劣，不适于用，推行中引发风潮，甚至被迫停铸和收回。但后来宝苏局还铸造过"同治通宝"、"乾隆通宝"、"咸丰重宝"等几个年号的货币，断断续续，至光绪末年正式宣告停铸。

宝苏局的建设，极大影响了周围街巷的布局。制钱用

铜，所以制钱工人又称铜人。今第二十四中学(含今久福里、长鋆村一带)，旧时均为宝苏局所在地，第二十四中学北面小巷，乾隆《图》标作局后街，后因多为制钱工人住宅地，民间即称铜人街。民国《吴县志》乃作同仁街，并注："有前、后、中三街。"

宝苏局南面为阊门内下塘街，有南北向小巷紫粉弄，北至原西角墙，旧时因宝苏局烧熔铜料之灰，以及翻砂所用砂灰呈紫色，弄内时常被蒙上一层紫色之灰，故名紫粉弄。

今河沿街中段西侧，东起河沿街，西接宫弄，有巷称牛牙场，查乾隆《图》标刘衙场，疑为宝苏局一刘姓官员住宅，民国《吴县志》作牛牙场，并注："疑牛衙场之讹。"

牛牙场北今有更楼弄，它东起河沿街，西至宫弄折北至东混堂弄，处宝苏局的东面。当时宝苏局为安全起见，在那里建有值夜的更楼，更楼弄由此而得名。

此外，今更楼弄 12 号至 21 号，即原更楼弄西端折北至东混堂弄段，原称路头堂。原来，苏州民间称财神为"路头"、"路头菩萨"。宝苏局在每炉熔炼开炉之前，炉头都要带领炉工们到财神庙里，恭恭敬敬地奉祀财神，请"路头"保佑他们顺利开炉，其行为诉求，如同今日民间年初五接路头财神烧香一样。接路头烧香是每炉熔炼之前的头等大事，宝苏局有熔炉十二座，那里建有专供炉工们奉祀财神的财神庙，财神庙又称路头堂，巷因庙名。路头堂至"文革"时才并入更楼弄。

更楼弄北面还有东混堂弄，位于河沿街北端西侧，东起河沿街，西接后同仁街。因当时于该处建有专供宝苏局职工洗澡的浴室，吴语称浴室为"混堂"，浴室又处宝苏局东面，故称东混堂弄。宝苏局西原也有浴室，即在今西街西侧，称西混堂弄，1980 年改名五峰园弄。

宝苏局南部东、西两边，今所谓东角墙、西角墙，原来是永丰仓东面、西面的晒谷场，场外围以河道，河道填没后建成街道，沿用东谷场、西谷场之名。吴语中"谷"、"角"两字同音，



◎东墙角一带旧影

"墙"、"场"两字音近,后人以为是宝苏局东、西角墙,乃称为东角墙、西角墙。

尤值得注意的是,河沿街在东中市东端北侧,南至过军桥,北至日晖桥,与桃花坞大街相接。民国《吴县志》乃作河沿街。河沿街两旁多手工小作坊,产品多为铜铁小五金,如锁钥、锉刀等以及车木制品、油纸伞、木桶作等。旧时有"做煞河沿街"之说。河沿街之所以多为铜铁作坊,显然与其西面宝苏局的存在有极大关系。

东中市北面的中市河是相当狭窄的,但到宝苏局前一段,却突然开阔起来。原来这里曾是永丰仓码头,宝苏局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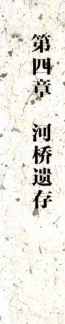


◎皋桥

需要大型码头，当年为便于卸载铜材、炭料和装运新钱，河道必须开阔。

苏州话中有“板板六十四”的俗语，也与宝苏局铸钱有关。历来铸钱，钱范就开成八排钱模，每排各浇铸八枚，一范就浇铸成六十四枚。钱范由两块合成，浇铸时正背面两块范板合拢，每一次都固定浇铸一模一样的六十四枚铜钱，即所谓“板板六十四枚”。宝苏局自康熙、雍正到乾隆、嘉庆等历朝小平铸钱都是“板板六十四”浇铸的。苏州人正是通过宝苏局铸钱，对“板板六十四”有了非常感性的认识，因此用它来形容处事刻板的人和态度。

宝苏局废弃后，曾作总捕同知署，但大部分地方一直处于荒凉无主状态。民国初年，曾在其地东部建省立第二工场。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又成为练兵操场，因在久福里旁，人称久福里操场。最终宝苏局遗址，被民居和第二十四中学覆盖了。宝苏局在苏州历史上是值得忆念的一件事，范广宪《吴门坊巷待辀吟》咏下塘诗云：“局铸官钱出大炉，流通国宝济三吴。而今久断金银气，名字空留唤宝苏。”



第四章　河桥遗存

苏州地处长江下游、太湖之滨，地势低洼，筑城时就考虑到这一地理特点，着力于河道的整治。据宋《平江图》记载，当时除内城河外，城内有东西向河道十二条，南北向河道五条，尤以城北最为密集，形如棋盘。明代时，又加大对河道的开挖，使当时的苏州成为历史上城内水道最长的时期。至清代，部分河道被填塞，但据嘉庆二年（1797）《苏郡城河三横四直图》标识，城内主干河道仍有三横四直。时至今日，苏州城内的河道格局，基本还是如此。

旧时苏州城的内城河，对外，通过各水城门与外城河相通；对内，则与古城内纵横交叉的河道相通。桃花坞在古城西北隅，区域内河水主要是从城西阊门外城河经阊门水城门到内城河，由西向东、向北而行，所以内城河在其东北段未填没时，是桃花坞地区最大的河道，外城河自城西阊门水城门进城后，沿城墙内侧向东北延伸，通过尚义桥、西四亩田、东四亩田，到达位于龙兴桥（巷）底的三角湖，再向东偏北延伸，达平门与平门河相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尚义桥以北河道逐渐淤塞，特别是"文革"时期，三角湖及东北向河段又被彻底填没。1983 年又从尚义桥北重挖河道，把残存的城墙基础挖掉，河北端折西直通外城河，形成今日所谓阊门内城河。因此，桃花坞内目前的主要河道，只剩下"二横一竖"了。



◎河西巷河景旧影

"二横"，一是指东西向横贯桃花坞中部的桃花河，实乃苏州城内第一横河西段，河北岸即为桃花坞大街；另一是指南面的中市河，河北岸即为阊门下塘街，与河南东中市、西中市隔河平行。

"一竖"是指平门河，它南起中市河东口，直北达平四路，经平门闸，与外城河相通。平门河，又称平门小河，河西岸南段为河沿街，北段为河西巷；河东岸南段为枕河人家，北段为河东巷。

除此之外，就只有前述的阊门内城河和仓桥浜两小河了。仓桥浜是指桃花河西段与中市河西段之间相通的小河，南通中市河，北通桃花河，长二百七十米，宽四米。浜东岸



◎阊门水城门遗址旧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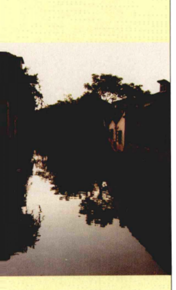
为官宰弄，浜西岸为仓桥浜。仓桥浜南有桥一座，名仓桥，它位于阊门内下塘街，明代称东仓桥，清乾隆二十年（1755）重建，并更名延庆桥，1984 年重修，为石板桥，跨径四点三米，长六米，宽二点七米。

此外，需要提出的是，旧时古城内第一直河，又称学士河，南自盘门水关桥起，往北穿新市路、道前街、景德路、东西中市，直达中市河。第一直河北段跨河第一顶大桥为皋桥，它位于东、西中市相接处，东堍在东中市，西堍即为西中市。汉时议郎皋伯通居住于此，桥因而得名。皋桥，《吴地记》已有著录，宋《平江图》上亦有标记。原为木桥，明崇祯十一年（1638）杨廷枢倡募重建，改建石桥，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嘉庆十五年（1810）均予重修，当时桥宽二点五米，桥面由五块大长石构成，桥栏为砖石结构，1935 年拓宽东、西中市时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1950 年再扩建，为单孔，跨度八米，宽十二点三米，长八点九米。

画船常载丽人来:桃花河

苏州城内第一横河西自阊门内城河起,长三点一二公里,宽五六米不等,经板桥、宝城桥、桃花桥、新善桥、桃坞桥、日晖桥、松亭桥(保健桥)、香花桥、张公桥、天后宫桥、工行桥(暂名)、临顿桥、拙政园桥、周通桥、停车桥、华阳桥、开源桥、晋新桥、张香桥、城东桥、水门桥(娄门大桥南),直至娄门内城河,上跨桥二十一座。其中,与平门河交汇处向东至张公桥河段,长四百米,1972 年被改筑成防空工事,1982 年拆除工事,重新凿通河道。自张公桥向东至临顿河交汇处,长五百米,1972 年起被填没,1979 年重又开通。第一横河从西端往东达香花桥段,因北岸主要为桃花坞大街,故习称桃花河。

桃花河两岸均为枕河人家,旧时每家临河几乎都有窗台、后院或后门,多有石级台阶或条石堆砌的石梯,以便取水用水。旧时古城交通以河道为主,不仅载人的交通工具以船只为主,运货与货物买卖也多通过河中船只进行。唐人杜荀鹤《送人游吴》诗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就反映了这种情况。《烬馀录》说,杜荀鹤有《桃花河》诗,邦人皆能诵之,但查杜荀鹤诗集,并无《桃花河》诗,或即指此诗。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河中仍常见向枕河人家销售农副产品特别是蔬菜、瓜果、禽蛋、鱼虾、生活器具、柴草的船只;“文革”前,偶尔仍见有渔船出售



○桃花河





◎板桥

鱼虾和螺蛳。现在，虽然没有货船往来了，但在桃花河河道两岸，枕河人家的格局基本未变。

桃花河上的桥梁自西而东，依次是板桥、宝城桥、桃花桥、新善桥、桃坞桥、日晖桥、松亭桥，共七座。

板桥，在尚义桥街东端、石幢弄南头，桥南堍为仓桥浜，



◎桃花河水巷旧影

南堍东即仓桥浜34号邓宅，南堍西即阙氏建的志仁里楼房。本桥始建年代无考，清嘉庆《苏郡城河三横四直图》称东板桥。从乾隆《图》上可知，今志恒里所在临河中段有桥直通后板厂（今名尚义桥街），该桥名板桥，今之板桥称东板桥，因桥在原板桥东之故。今桥为花岗石三跨平桥，跨径九点九米，长十六点二米，宽一点八米，为民国时修建，桥栏上有水泥包裹的铁柱。因板桥六十多年未予拆建，基本保持了民国时外貌。特别是桥南北地势有高低，桥南堍石级为十二级，北堍十五级，尚未达地，再折西下加三级，南高北低的桥堍，明显地反映了桃花河北岸地势低洼的特点。

宝城桥，在宝城桥弄南弄口，北堍为桃花坞大街、宝城桥弄相交处，南堍为五峰园弄。清嘉庆七年（1802）修，为砖石

结构。1978年改为钢筋混凝土板桥，后又改建为花岗石单孔平桥，跨径四点八米，长五点五米，宽二点九米。旧时一度误为宝成桥，但乾隆《图》、《吴县图》均已标作宝城桥。

桃花桥，在桃花桥路南口，北堍为桃花坞大街、桃花桥路相交处，南堍为阊门西街。宋《平江图》上已标有桃花桥。清嘉庆十七年（1812）重建时已为石板桥，至1945年又重修。桥东侧有过河房，内供佛像，为当时“轿盘头”聚集场所。“轿盘头”，指旧时在水码头替人上下搬运货物的“苦力”，相当于后来的搬运工，但他们同时又承接办理婚丧搬运杂务，如抬轿子及全套仪仗，“大出丧”八人抬棺材，或出会抬各种神像等。这些兼营搬运工、装卸工、轿夫、仪仗队多种职业的城市下层体力劳动者，常在桥亭或过河房中待工和休息。1958年改建为钢筋混凝土加固石拱桥。单孔，跨径四点六米，长五点二五米，宽七点五米，近年又重建。

新善桥，南堍为桃花坞下塘与戈家弄相交处，北堍为桃花坞大街。清嘉庆《苏郡城河三横四直图》上已有标识。1982年重建为花岩石平桥，石栏杆，跨径四点四五米，长六点二米，宽一点七五米，民间又称小日晖桥，以与东面的日晖桥相对而言。

桃坞桥，乃中街路北延拓宽工程中新建的大桥，2004年竣工，为重力式桥台，跨径八米，长十五米，宽二十四米，其中车行道宽十四米，人行道左右各宽五米。

日晖桥，南堍为河沿街，北堍（即单家桥西堍）为桃花坞大街，宋《平江图》上名为北过军桥，清代改今名。乾隆《图》中已标日晖桥。咸丰元年（1851）重修，1913年重建，1979年又修。今存者为花岗石板平桥，单孔，跨度三点四五米，长九米，宽二点二米。

松亭桥，南堍为保健路，北堍即为桃花坞大街。为清代里人沈舟兴捐资建造，名新造桥。《吴县图》上即标新造桥。新中国成立后，因西海岛北段改称保健路，故又称保健桥，1981年更名松亭桥。1983年整修，为石板平桥，长七点四米，


◎日晖桥河景旧影

好倚飞桥卧碧波:中市河

○中市河

中市河位于西中市、东中市北侧，自阊门外城河起，往东直达河沿街南口过军桥，与平门河(原城内第二直河北段)汇合，长一千零五十米，宽四五米不等，河上桥梁自西而东，除探桥外，依次有外水关桥、宝源桥、泰伯庙桥、张广桥、虹桥、中市桥、崇真宫桥、过军桥，共八座。

外水关桥，在阊门横街南端，西近水城门，北堍为阊门横街，南堍达西中市，旧名水关桥，乾隆《图》、《吴县图》均标水关桥，1995 年版《苏州市志》仍称水关桥，后因有别于阊门内城河上的里水关桥，故名外水关桥。但近年新修桥上，仍刻“水关桥” 三字。清代初建，1965 年改建为钢筋水泥桥面，跨度四点八米，长六米，宽四点三米。

宝源桥，北堍为阊门下塘街，直北劈对阊门饭店，南堍为西中市。又名新造桥，1956 年改建，1970 年重建，为单孔钢筋水泥平桥，跨度六米，长六点五五米，宽五米。

泰伯庙桥，因北堍直对泰伯庙而得名，南堍为西中市。旧名庙桥，宋《平江图》上已标庙桥，《吴郡图经续记》标作至德桥，乾隆《图》也标庙桥，《吴县图》标泰伯庙桥。南宋乾道初，知府沈度建，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巡按御史陈瑞重建。清嘉庆十五年(1810)修。原为石拱桥，1924 年改建为钢筋混凝土平桥，跨度五点七米，长二十四点八米，宽五米。

张广桥，在阊门西街南口，南堍为东中市西端，与汤家

巷北口相对。此桥是连接阊门西街与东、西中市的“咽喉”。相传唐代张广将军墓在桥侧，故以得名。唐《吴地记》上已有著录。宋《平江图》上有标记。清嘉庆十五年（1810）重修，1925年重建。1982年改建为石拱覆盖钢筋混凝土板桥，跨度六米，长七点一米，宽五点一五米。




◎张广桥

虹桥，北堍为阊门内下塘街，南堍为东中市。宋《平江图》上标作红桥，民国时改名虹桥。新中国成立后一直称虹桥，1995年版《苏州市志》作红桥，误。原系拱式石板桥，清道光二年（1822）重建。桥西南河面上建有桥亭，类似过街楼，亭内供关帝像，旧时为“轿盘头”聚集之地，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九月十三日请戏班在桥亭唱堂名。1957年桥亭出现险情而拆除，桥本身则改为钢筋混凝土平板，跨径四点六米，长六米，宽三米。

中市桥，乃中街路北延拓宽工程中新建的大桥，2004年竣工。同桃花河上的桃坞桥一样，为重力式桥台，跨径八米，长十四米，宽二十四米，其中车行道宽十四米，人行道左右各宽五米。

崇真宫桥，因北堍直对崇真宫而得名，南堍为东中市。宋《平江图》标作宫桥，后均称崇真宫桥。相传清乾隆时，崇真宫住持叶凤梧鉴于南堍官路皆被侵占盖屋，路面湫隘堵塞，不便通行，遂矢志重修。经劝导，侵占桥堍路址者自愿拆除房屋，让出原址。乾隆八年（1743），叶凤梧即斥资建桥，当年二月开工，闰四月十四落成，往观者摩肩接踵。近午时分，有一道人在桥上徘徊，并告众人说：“石性烈，不加托木料必断。”言毕，西侧一桥面石断裂，巨声震耳，石虽断而无一人伤亡。从此，苏州凡建石板桥必加托木料。传说那道人就是吕洞宾，四月十四日乃是他的诞辰日。崇真宫桥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重建，1982年重修。为石板桥面，石柱桥台，两侧石柱上有系缆孔四个，跨度四点八米，长五点八米，宽三点五米。桥南首有“真泽泉”古井两口。

过军桥，在河沿街南口，北堍为阊门内下塘街东端与河



◎中市河旧影

沿街南口交接处，南堍通东中市。宋《平江图》标作南过军桥，《吴县图》标作戈军桥。东中市原有东西向都亭桥，坐落恰好在过军桥南堍，故有人误以为过军桥是都亭桥。其实，过军桥跨中市河，作南北向；都亭桥跨第二直河，作东西向，已废。1980 年过军桥改建为钢筋混凝土平桥，单孔，跨度为三点三米，长五米，宽五米。

剩有烟霞伴杵声：平门河

平门河南起中市河，北至平门外城河，长一千一百米，宽四米至四点四五米不等，又称平门小河，实为古城第二直河北段。因其纵贯桃花坞，又在东中市北侧，故习称桃东河。河上架桥三座，自南而北，依次是单家桥、校场桥、小平门桥。

单家桥，在于桃花坞大街东段，宋《平江图》已有标记，范成大《吴郡志》、卢熊《苏州府志》、王鏊《姑苏志》均著录。原为石板桥，现为钢筋混凝土平桥，跨径五米，长六米，宽六点七五米。此桥之得名，据说是宋人单谔曾住在桥堍。范广宪《吴门坊巷待輶吟》咏单家桥诗注说："宋单季隐谔，宜兴人，嘉祐进士，不就官，独心于吴中水利，尝独乘小舟往来



◎平门河



◎单家桥

苏州、常州、湖州间，经三十馀年，因著《吴中水利书》。”又据说，宋代时有画家单邦显住在桥边，他师从赵伯驹，虽不及乃师，但所画花卉蜂蝶，极为逼真。孰是孰非，待考。

校场桥，靠近平门，宋《平江图》上标作鸿桥，清代时因桥在校场西，故名西教场桥，后讹为高长桥，又名高尚桥，现正为今名。桥架平门河上，东西向，所通路因名校场桥路，东达人民路，西与西大营门相交。1927 年改建为单孔钢筋混凝土平桥，跨度三点八米，长七米，宽点五米。

小平门桥，又名平四桥，在平四路东段。1984 年改建成钢筋混凝土双铰圆弧拱桥，单孔，跨度三点八米，长十三点三米，宽十四点四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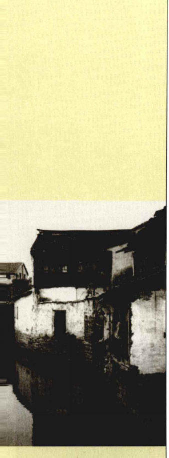
帆转西阊日影迟：阊门内城河

阊门内城河上，目前尚存桥梁四座，分别是内水关桥、尚义桥、尚义新桥、北码头桥。

内水关桥，东堍为阊门内下塘街，西堍为阊门横街。清乾隆十二年（1747）建，为石板桥，跨径三点七米，长五点八米，宽二点七米。范广宪《吴门坊巷待辅吟》咏水关桥诗云："下塘尽市水关桥，尺五天阊路未遥。为爱此间最清静，不知尘世有嚣嚣。"



◎阊门内城河



◎尚义桥河埠旧影



◎北码头桥

尚义桥，在内水关桥北，东堍为尚义桥街，西堍接尚义桥西与阊门横街相交处，建于明代，清乾隆十二年（1747）重修，为石板桥，跨径三点五米，长五米，宽三米。

尚义新桥，在尚义桥北，1983 年建，石栏杆钢筋混凝土平桥，跨径四米，长六点二米，宽三点五米。

北码头桥，位于北码头近四摆渡处，因南北向的阊门内城河，至四摆渡处折西横穿北码头直通外城河，为便于交通，就在这段河道上筑南北向跨桥。1983 年建，为花岗石拱桥，砂石桥坡，跨径四米，长七米，宽三点五米。

录遍桥名知史迹：已废弃的桥梁

《平江图》上标有的桃花坞桥梁，今已废弃的，有寺前桥、寺东桥、都亭桥、柳毅桥、钱桥、寺后桥、西石塘桥、龙兴桥，凡八座。

寺前桥，在今河沿街过军桥东，承天寺前南，又称能仁寺前桥。王鏊《姑苏志》称承天寺前南桥。旧时中市河从阊门一直向东，过承天寺，穿过卧龙街（今人民路），寺前桥为南跨中市河之桥，过桥才能从承天寺到达大街（今西中市），清代拆除。

寺东桥，在今东中市东口与白塔西路相交处，即能仁寺东桥，原名承天寺东桥，又名屈驾桥、居家桥，后讹接驾桥。范成大《吴郡志》、卢熊《苏州府志》均著录。王鏊《姑苏志》云："承天寺东桥，相传吴王屈驾于此，名屈驾桥，今名阙家桥。"一说古时有屈突氏居此，故名屈家桥。又民间传说，乾隆下江南，市民在该处接驾，故名接驾桥。东中市在其都亭桥以东段，民国时称接驾桥街。桥虽于1956年拆除，但市民仍称这一带为接驾桥。

都亭桥，在今东中市河沿街过军桥东南，《吴地记》称"都亭桥，寿梦于此置都驿，招四方贤客，基址见存"。王鏊《姑苏志》注明在承天寺西。范广宪《吴门坊巷待辖吟》咏都亭桥诗注说："故传吴王寿梦尝于此作都亭，以招贤士。清嘉庆六年重修。按汉陆续于都亭赈民饘粥，疑即此也。"都亭桥是东中市上一座东西向大桥，1960年拆除。

柳毅桥，在今阊门西街南段，张广桥北，原五峰园东门处。范成大《吴郡志》、卢熊《苏州府志》均有著录。阊门西街西侧原有西河，柳毅桥东西向跨西河上。旧时传说唐代柳毅居于此，故名。但民间讹称鲤鱼桥，与南面的张广桥相近，民间有“张广鲤鱼看桃花”的谚语。因为旧时从闹市赴桃花坞看桃花，必须经过张广桥、柳毅桥才能通过阊门西街，进入桃花坞大街。桥于 1937 年拆除。

钱桥，在张广桥北，介于张广桥与桃花桥之间，在今阊门西街中段，桥为南北向，范成大《吴郡志》、卢熊《苏州府志》均有著录，清代拆除。旧时钱桥以北，田野空旷，居民稀少，故有“钱桥北去尽良田，榆荚飘零不值钱”之说。

寺后桥，又名能仁寺后桥，范成大《吴郡志》、卢熊《苏州府志》均著录，拆除年代待考。

西石塘桥，因桥身拱起如骆驼，又称骆驼桥，在今桃花坞大街东段骆驼桥浜南端，作东西向，1983 年拆除。1995 年版《苏州市志》说其坐落在“西北街接石塘桥弄”，误。

龙兴桥，原名隆兴桥，架于龙兴河上，作南北向。范成大《吴郡志》记桥为隆兴元年（1163）建，故称隆兴桥。卢熊《苏州府志》、王鏊《姑苏志》均著录。一说桥在隆兴寺南，隆兴寺又称隆兴祠，乃为祭祀蔡隆兴而筑。范广宪《吴门坊巷待辑吟》咏隆兴桥诗注说，此桥“在桃花桥北，宋隆兴元年建，意寺亦建于是时，以祀蔡隆兴者”。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桥东龙兴河东段淤塞，六十年代初，桥被拆除。

桃花坞地区拆除的桥梁，还有东蔡家桥、西蔡家桥。两桥均是蔡家河上架设的石板桥，东桥名东蔡家桥，在今廖家巷北端；西桥名西蔡家桥，在长鱼池北端。两桥北面原有大片田野，即为宋代蔡庄遗址，后被划入林机厂厂区范围，蔡家河逐渐淤塞，1963 年两桥被拆除。

我本桃花坞里人（代跋）

去年仲秋，稼句兄打来电话，说平江区正组织一套桃花坞的书，问我可愿意写一本。我爽快答应了，这多半在稼句兄意料之中。因为近几年，我已几次婉辞了写书的邀请，但关于桃花坞的书，我是一定要写的。原因很简单，我出生在桃花坞，生活在桃花坞，对桃花坞又爱又恨，爱和恨，几乎都是“浓得化不开”。

1947 年春，我诞生在桃花坞龙兴里。龙兴里在桃花桥弄北端，这是过龙兴桥后直巷东侧的一条横巷。幼时的记忆实在没有留下什么，只隐约记得院子很大。龙兴里东北是水面很宽的长鱼池，池边荒芜，只有几棵大树、几家茅屋而已。当我家搬到长鱼池北面约二百米处的三角湖南岸，即地名所谓“龙兴桥底西蔡家桥”时，新中国成立已经有三四年光景。也就是说，当我开始懂得玩耍和记忆、思索、学习时，已经是新时代了。而这个家，才是我的“老家”。

我家从龙兴里搬到西蔡家桥，是很有些喜剧色彩的。父亲当年因故放弃了为报刊撰写新闻稿的生涯，从上海来到苏州从事“制革”生产，“制革”作坊就办在龙兴里。父亲就在龙兴里做生意、结婚、生子。

新中国刚建立的几年，政府对工商界的政策是积极鼓励发展生产。当时，我父亲的生意也蒸蒸日上，有关部门便竭力鼓动他重寻生产场所，把制革作坊做大。于是在各方配合下，在龙兴桥（巷）北端三角湖南岸一个已废弃的宅基地上，

建起制革厂，这里位于西蔡家桥西面，直线距离约二百来米。厂址实际上是政府替父亲选择的，门牌为西蔡家桥 18 号。它占地面积很大，有几十间房和一个篮球场般大的院子，厂里职工最多时有二十多人。事先，父亲也曾请人看过风水，说是要“大发”，所以父亲拍大了胆买下这块地基。谁知厂房建成后，就政治运动不断，不久就开始统购统销。制革的主要材料猪皮和牛皮，一统购，市场上就买不到了，没有了原材料，生产就难以为继。接着，又公私合营、合作化，当时制革厂在东中市有爿销售皮鞋、皮箱、皮带等皮制品的店铺，是参加“公私合营”还是“合作化”？父亲被搅得日夜难安，他惶惑了，明明是好风水，如何一直“不顺”呢？

终于合作化了，合作社设在齐门内下塘，所有生产资料、



◎作者全家福(摄于 1953 年)

工具全搬去了，18 号内只住我一户人家，实在太大了，于是全家搬到最西边的 16 号（原职工宿舍）住下，18 号先后租借给硝皮作坊、纱厂、机床电器厂等使用。

西蔡家桥 16 号、17 号、18 号，是连在一起的，三幢房屋三个大门三个门牌，大门都是朝北。三角湖南岸就只有这三户人家，龙兴桥、长鱼池一带的居民就称它“三家村”。三家村往东直到西蔡家桥，向南直到长鱼池，全是农田、荒野和坟地（田野中另有两家茅屋，即 14 号、15 号，主人均为菜农）。16 号是独户，车厢式的两间。东隔壁 17 号，是一座典型的苏式大院，门口沿河有照墙，大门内是大院子，有厢房。大院子后另有围墙，围墙内才是主人的客厅、厢房，再后面才是内厅，厅房有楼，再南面才是有花木、湖石之胜的院落。据考，17 号的主人就是旧时大名鼎鼎“孙园”的后裔，但上世纪四十年代，孙家已败落。五十年代起，尽管孙姓后裔还住在 17 号内院中，大院厢房、边房等，都出租给他人住用了。17 号东侧就是 18 号厂房。

“三家村”坐落在桃花坞，也是在苏州城内最西北部。内城河从阊门水城门进来，沿城墙脚东北走向，经尚义桥，过西四亩田、东四亩田、城北里北侧，到达“三家村”这里，又一分为二，一条继续沿城墙脚东北走向，直去平门，仍称内城河，另一条岔开直向东去，穿过西蔡家桥、东蔡家桥，进入原五亩园内，称蔡家河。蔡家河与内城河之间的大块地盘呈三角形，面积在百亩以上，宋代时是蔡庄所在，但当时已成荒野，除了几个小池塘、几家茅屋、一些灌木丛外，主要已是菜田。“三家村”北面的水域，人称“三角湖”，内城河到这里一分为二，形成三个河口，称之为“湖”，因为水面宽阔，从南岸到对面城墙脚，三个河口汇合处，长度与宽度起码各有百米米。通常水面积在五千平方米以上的就称湖了，三角湖是名副其实的。吴语“湖”、“河”两字不分，所以三角湖有时也称作三角河。三角湖实际是西北内城河最宽最深的一段，西南边还有个凹塘，秋天专供装满稻柴的船只停靠。旧时桃花坞

居民用的稻柴，几乎都从这里上岸买卖，凹塘也因此被称作稻柴湾。“三家村”北临三角湖岸边的砖砌小路，据说筑于太平军占苏期间，它东接一条泥路，直达西蔡家桥那顶小石板桥南堍，西去几十米至稻柴湾，又南折百多米，过长鱼池西口，与龙兴桥（巷）北端相直。湖的正北面，就是西南——东北走向的古城墙，高大横亘，完整无缺，城墙外，就是更宽阔的外城河，再北面就是火车站。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城墙拆去，城基扒低，站在“三家村”门口，就能一眼看到碉堡一样的日式火车站。

这个介于苏州平门、阊门之间，面积至少在千亩以上的蔡家桥地段，即内城河以南、东西四亩田和长鱼池以北、原五亩园以西的地块，除“三家村”外，已没有连片的民居，广野之中，只有疏疏点点的几间民房。直到1958年，这里还是一片江南田野风光，小桥流水，高树丛林，孤寺废院，以及荒坟、湿地……在这块地盘的东南边，才有些连片的断墙残垣，那已是今大营弄、西大营门一带。而这近于荒野的地方，对桃花坞居民来说，就是最广阔的后花园，尤其对我们小孩来说，更是五光十色、趣味无穷的天地。

每当春天，我和我的同伴（乡邻的孩子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便兴致勃勃地迎送着一批批踏青的游人，或者攀折杨柳，采摘桑叶，看菜农点豆种瓜，看渔夫捕鱼捉虾。夏秋之际，这里更是一个繁忙的世界，浓荫深处，虫鸟乱鸣，我们或者在河边柳荫下垂钓，或去草丛里捕捉漂亮的昆虫，或者钻进水里惊吓河中的鹅鸭，或者爬上树颠捉拿知了或天牛。高兴的时候，在野地上打几个滚，做着老鹰捉小鸡、官兵捉强盗的游戏，甚至互相以掷泥块取乐。夜晚，满天的繁星，又是数星儿的对象。我们也曾在葡萄棚下静悄悄地偷听牛郎织女的窃窃私语，也曾手持蒲扇扑打流萤，也曾被“纺织娘”的声音所吸引。

看“落水鬼”，则是最刺激的节目。所谓“落水鬼”，其实就是水獭。上世纪五十年代，城河里特别是三角湖中多有水

獭，每到夏秋，白天闷热、夜晚清凉之时，水獭有时就会爬上岸来，蹲在河边纳凉。月光下，黑黝黝的像只小猴，稍有风吹草动，它就“噗嗵”一声跳入水中。大人们常吓唬孩子，说这就是“落水鬼”，要“拖人下水”的，但我们都忍不住躲在树后或草丛中张望，看那水獭既要纳凉，又紧张兮兮，随时准备窜入水中的样子，真是又紧张又过瘾，但各人心中又有几分害怕。

更多的时候，就围着大人听讲各种故事而又惊又喜。

少年时的桃花坞生活无忧无虑，但在父母眼里，我一直是个闯祸的胚子，因为“闯祸”，没少受训斥，偶尔还会挨揍。被训斥或挨揍的原因，却又多与桃花坞息息相关。

很厉害的一次是采桑椹。蔡家河南岸多杨柳树，但东、西两座蔡家桥的桥堍，却有几棵大桑树。西蔡家桥南堍的一棵，尤为粗大，主干一个人都抱不过来，它已歪斜岸边，一些树枝已接近水面，年年结满桑椹，路人走过，也要摘几颗尝尝。桑椹成熟后挂果期短，平常我们也不在意。谁知有一次，我与几个伙伴去五亩园玩，傍晚回来，走过西蔡家桥南堍，见树上满是紫黑的桑椹，鬼使神差地忍不住爬上树干采摘，一边摘一边吃，直到天色暗了，才想着回家。家中人正在着急，父亲见我嘴角并脸上紫黑色的一片，急问做啥去了，问明是吃桑椹，当场就放下脸来，一口咬定我是到人家桑园里偷吃。我说是野树，父亲斥道：“果树都是人种的，今天拿人家的桑椹，明天就采人家的桃子、橘子了！”——当时桃花坞大营弄、西大营门一带，许多废院中都栽植桃树、橘树。平常听我们去五亩园、唐家园，父母总提醒别去随便摘果子。我有点不服气，咕噜了几声“明明是野桑树”，父亲勃然大怒，抄起鸡毛掸帚，一顿狠揍。

起初我在东中市小学（钱业小学）读书，“幼儿园”念了三年，小学念了四年，要说印象，只觉得自己长得很慢，从小班升到中班，再升到大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升级”多慢啊，上学，回家，有趣的事好像都在课馀。大约小学四年级时，劳作课不再是“折纸工”、做风筝了，而有了

一些社会劳动，如扫地、植树等。那天，学校忽然动员学生去铲“千脚泥”。当时民居室内多铺砖地，日积月累，砖面上便积有污泥，那是千次万次越压越紧的一层泥，所以叫做“千脚泥”。据说，“千脚泥”用来沃地很肥，农民特别欢迎。于是学校就动员小学生铲“千脚泥”，每个同学都一手拎着篮子或吊桶，一手拿着铲子、竹片之类的东西，先是在学校的大礼堂（铺的是方砖）里铲，后来就到周围居民家去铲。最后，不知谁建议，学校斜对过虹桥下面有一户人家，好多厅堂都有“千脚泥”，于是在老师的带领下，跨过虹桥，沿下塘街向东走了好一段路才到达，大门不开，我们走的是边门，一进去，就是长长的备弄，光线暗暗的，阴森森的，但走进去后，走一段路，左面或右面，就有个门，推开门，里面就会有天井、厅堂，砖铺的地面上，都有厚厚的“千脚泥”。同学们就像发现宝贝似的欢呼起来，各奔东西，用铲子铲泥，又把一篮一篮汇聚到老师带来的箩筐里，劳作课就算结束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状元陆润庠的故宅。铲“千脚泥”，得不断转移阵地，我们来到桃花坞大街，大街北侧，像陆状元故居那样的大宅有好多，但铲“千脚泥”的人也多，遇到其他小学的学生，为争着铲泥，时时吵闹，往往闹到主人出来劝架，老师过来训斥，方才罢休。

读小学时，同学们都拿着各种纸张，折成飞机，迭成纸袋，包书面等，或是薄得几乎透明的，放在画片上，可“依样画葫芦”，或是彩色的蜡纸，可刻剪成各种图案。我父母不知出于什么想法，从不给我零纸，于是，我就想用东西与同学交换，苏州话叫“调”。用什么“调”呢？东西太多了，什么都可以，一只知了，几只金火虫（金龟子）、天牛、纺织娘、蟋蟀等。这许多昆虫，桃花坞可应有尽有，但最吸引同学们的是一种叫做“红黄蓝白黑”的“蚱蜢”，后来才知道，它其实是蝗虫，并不是尖头的蚱蜢。不过，这种蝗虫，身子不是土黄色，而是绿色，最奇怪的是两条高高撑起的后腿，是彩色的，一段红，一段黑，一段黄，一段绿，而且表面非常光亮，像上了一层蜡，

特别显眼。这种被我们称为“红黄蓝白黑”的蝗虫，似乎只有我家后面的荒地坟冢中才有。“红黄蓝白黑”颜色鲜艳，飞不大高，以蹦跳为主，又不易死亡，许多同学都喜欢，一只“红黄蓝白黑”可换十多张纸。有一次，我用几只“红黄蓝白黑”换来了某个同学一本未用过的“发票簿”，回家后给父亲发现了，父亲大吃一惊，以为我拿了哪一家商店的发票，直到问明事由，再跟我去家后荒地上捉了一只“红黄蓝白黑”后，才算了事。而那腿上彩色的蝗虫，也引起了大人们的惊奇。之后，几十年过去了，我再没有见过后腿彩色的蝗虫。

在我的记忆中，1958年四年级时的一次“轧神仙”，印象最深刻。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十四，正逢公历六月一日国际儿童节，又是星期天，不仅中市河北的下塘街神仙庙附近是人看人，人挤人，中市河南的东中市、西中市大街上，也是人山人海。

大街两旁，放满了各种花卉、盆景及玩具、工艺品。特别是东中市从皋桥到中街路口的一段，人行道上，简直成了花卉的世界，郊区花农还运来许多白兰花树，每一株都有二人多高，种在巨型花盆里，树干都系在用粗竹竿扎成的架子上，花树都是刚从虎丘暖房里搬来，花树上还开着白玉般的花朵，芳香扑鼻。当时东中市小学的校门朝北，面对东中市大街，门内前后两个大厅，也都堆满了各种花树。略小一点的花树更是挤满了路两旁，一堆一堆的，有桃树、海棠、山茶、玫瑰、月季、蔷薇、杜鹃、栀子花、玳玳花，还有各种半人高的小竹树、南天竺、枫树、桑树等，价钱大致是每株两分到三分，草本的花花草草更多，而最多的则是旧时被称作“千年蒀”的万年青了，每棵也只一分或两分。皋桥东堍北面是张广桥，桥的南堍两旁较宽，东面是一家南货店，店门前是几个出售金钱龟、洋老虫和各种宠物狗的小摊。金钱龟是一种龟背有黄色花纹的小乌龟，又称神仙乌龟，它们都趴在一只只面盆大小的木桶里，供人观赏、挑选，每只三分到五分。有一个卖金钱龟的摊前，正演着“叠罗汉”。摊主是一个戴着眼镜的

老头，当时戴眼镜的不多，所以愈加引起我的注意。走近一看，一只足有尺把高的木桶上面，罩着渔网，里面竟有十几只金钱龟。眼镜老头手持一根细木棍，穿过渔网伸进桶里，嘴上念念有词地哼着什么。再仔细看去，奇了，原来这些大大小小的金钱龟，在老头细木棍的指挥下（也许起指挥作用的是老头的哼哼声），竟沿着桶边爬将起来。过了一会儿，一只最大的金钱龟爬在桶底中心，之后，一只较小的爬到它身上，接着，又有一只更小一点的爬到第二只龟身上，接着又第四只、第五只……依次跟着爬上去，分别踏在它的“伙伴”身上，大约总共八九只吧，搭成了一座宝塔，时称“叠罗汉”。爬在最上面的一只金钱龟只有铜钱那么大，它那高高翘起的尾巴酷似那宝塔的塔尖。众人乍见这“叠罗汉”，皆惊得目瞪口呆。几十年过去后，我才知道，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乌龟“叠罗汉”（又称“龟塔”）的记载，生物学家也证实，乌龟天生就有这样背甲相叠的习性。

工艺品小摊上，还能见到出售的“面人”。面人是用混合了各种鲜艳颜色的淀粉泥（相当于后来出现的“橡皮泥”，但比“橡皮泥”鲜嫩），巧妙地捏合而成。面人多做在去掉灯芯的空玻璃电灯泡里，每只灯泡里的面人往往组成一个故事场面，如《白蛇传》里的“水漫金山”，《宝莲灯》里的“沉香劈山救母”，《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大战铁扇公主”，还有水浒故事以及梁山伯和祝英台、牛郎织女等。“面人”做得惟妙惟肖，背景（山水、建筑、树木等）及各种道具（如雨伞、宝剑、扇子）也都塑得十分逼真。在一个普通灯泡大小的玻璃泡里，能容纳捏塑成的各种传统故事大场面，真让人叹为观止。但面人的要价很不一致，一般的每只玻璃泡要五分，贵一点的要一角。我记得，最贵的要算“水漫金山”了，或许玻璃泡里安置的面人多（有白娘子、小青青，各种虾兵蟹将及大小和尚），又塑有山、水、庙等背景，要价竟高达二角一只，对我们大多数小学生来说，这真是太贵了。当时买支铅笔才三分，看场电影也只五分钱。



◎ 1976年春节作者全家摄于桃花桥一弄老宅

念完四年级，东中市小学忽然要改成寄宿制小学，学生要住在学校里。不寄宿的学生都转学到附近小学，我也就来到石幢弄的桃坞小学念五年级。这正是"大跃进"最红火的时候，要"大炼钢铁"，要"十五年超过英国"，各处都砌起了小高炉，砌高炉要砖头，残缺的城墙上有的是，大人们都去搬运城砖了，小学生则到处在各个角落（特别是河边）收集小砖，然后放在竹编菜篮中，每两人拎一篮送到学校，又集中排着队，敲着锣鼓，拎到砌高炉的地方。当时东蔡家桥一带的荒地和菜田里，一只只小高炉就这样砌起来了。高炉边，放着成堆的暗红色矿石，据说就是铁矿石。还有不知从哪里搬来的好多灰白色的太湖石假山，工人正用铁榔头把它们砸成拳头大的一小块一小块，这就是炼铁必需的石灰石。还有黑色的焦炭，那是用煤放在窑里烧炼出来的，一块块，也是拳头般大小，它表面布满了小孔。不知谁发现，将焦炭放在头颈后短发上擦过，短发会被吸住，猛一掠过，头发被拉住，很痛。于是许多男生都拿着焦炭各自追逐着"吸头发"。

高炉点火后，这些铁矿石、石灰石、焦炭全被丢进炉子里，炉门已被青泥封住，鼓风机鼓起风来，就算是炼铁了。高炉的炉口上下各一个，据说，上面流出的炉水是炉渣，下面流

出的才是铁水。"出高炉"时，只见工人用钢钎把封炉门的青泥凿开，里面红彤彤的炉水就流出来了，于是，锣鼓敲起来了，庆祝"炼钢"成功。

当时，东蔡家桥北面的空地上，全是高炉，而西蔡家桥北面，亦即我家河对面的旷野上，则是炼焦炭的地方。一只只泥封的土窑，像是巨大无比的黑色馒头，窑顶留着出烟口，整日整夜冒着火光和烟雾。

接着，家家户户又要贡献"废铜烂铁"了，每家都把铁床、铁椅、铁门以及各种破铁锅、铜吊子、铜暖锅、铜脚炉搬出来，称斤折价，卖给国家支援建设。许多家的铁门，特别是一些家住志仁里、外五泾浜、西中市、舒巷、德馨里的同学家中，有铁门的，几乎全被拆下，送到高炉里"炼铁"了。而我们小学生的任务就是"拣"，拣一些钢铁小杂件，送到学校，没有的话，也只能将家中尚存的小零件如铁锁、铁钉、劈柴刀等等，偷偷地送到学校，谁愿意挨老师批评啊？记得有位同学，为了不挨老师批评，把家里门窗上所有的铁搭配撬了下来送到学校，结果被他母亲狠狠地揍了一顿。

按照当时的政策，小学毕业是不用考试的，毕业生全部升入初中。桃坞小学的毕业生，按地段全部升到市第四中学（即原桃坞中学）。这时，"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喧闹已经过去，炼铁的高炉也几乎一夜间全被拆毁，接踵而来的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困难时期"。粮食供应减少了，其他食品更几乎绝迹，桃坞中人也未能幸免。为了对付食物匮乏的威胁，城里的居民纷纷在房前屋后栽种作物，充分利用边边角角每一块空地，这种自力更生"垦荒"的形式，当时称为种"十边地"。桃花坞腹地空闲地多，昔日的城墙上，砖已搬光地扒平，城河有的河段也被填去一半，还有路边、院子里、花坛上，炼焦炭造成的土堆上，可利用之处实在是多。那些角角落落，能种上蔬菜的地方，全种上了蔬菜。三角湖西南边，被倒垃圾的偷偷倒了几个月的垃圾，著名的"稻柴湾"就是这时被填掉的。（这时市民燃料都用上煤球，稻柴已很少进

城销售，“稻柴湾”也失去功用。）附近居民在填去的河湾上开垦栽种，我家也在那里占得一块空地种起蔬菜。

十边地上种豆、种瓜，种得最多的当然还是青菜。特别在秋天，栽种的几茬大青菜，总是长得又大又肥，厚实的矮菜梗，青玉般似的，撑起墨绿色的菜叶，油亮油亮，一棵棵整齐排列。看着亲手栽种的青菜日长夜大，家人特别是我们兄弟姐妹，就别说有多兴奋、多高兴了。

记得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从大街上回来，瞥见河边一畦菜田里少了几排青菜，裸露的地面还留下一个个小坑。不好，有人偷菜！边想边赶到河边，看见一个中年人，正在转弯处踯躅不前。他挑着一副大得出奇的破箩筐，但人长得白白净净，穿戴也整整齐齐，看年龄，最多也就四十岁吧。整个神态，一点也不像常见的货担郎。奇怪的是，他肩挑的箩筐，一只像是装了东西，沉沉的；另一只大约还是空的，翘得高高的。过去一看，呀，那沉甸甸的箩筐里，装的正是刚从田里拔起的青菜，菜根上还粘着泥土。我一手抓住箩筐，愤愤地问："这青菜哪里来的？"中年人本来就有些恐慌，此时更涨红了脸，嗫嚅了好一会，眼里似乎还噙着泪水，见我不松手，终于撂下箩筐，跌跌冲冲地跑了。弟妹赶来，见了也七嘴八舌嚷个不停，因为那只空箩筐里竟有一把半新不旧的黄油布伞！伞面上，还有写得特别硬挺的六个毛笔字，"蔽风雨，护人生"。

见我们对着雨伞发愣，父母闻声前来，埋怨我们"太鲁莽"、"太过分"。当时人的思想就是这样单纯可爱，见别人遗落下来的东西，好像都有责任把它归还原主，否则就是不道德。可是，我们又能怎样"物归原主"呢？最后，还是大人们建议，把这把伞挂在门口屋檐下，希望主人能来取回它。

可惜，那是个凸显"民以食为天"的年代，除了食品有人觊觎外，其他东西，是很少会被贼偷光顾，更别说一把油布伞了。从此，这把伞就一直挂着，经受了不知多少天的日晒夜露，直到完全散了架。

那位中年人，再也没有出现。

桃花坞水域多，所以鱼也多。本来，渔民们在城河里捕鱼后，桃花坞居民就近买鱼，既方便又便宜；居民带着小孩，河边捉鱼、钓鱼，摸点蚌与螺蛳，也是家常便饭。但困难时期，桃花坞一些主要池塘和河段都被用来养鱼，大家也就不能随便捕捉“鱼腥虾蟹”了。我家门口的“三角湖”，更成了桃花坞最大的鱼塘。看护鱼塘的，就在对面城脚下湖边搭了个草棚，一半伸入水面，人住草棚上，渔船放在棚下。起先，附近的居民，特别是我和我的伙伴，与看护渔塘的就常常有争吵，我们能捉的、能钓的，都是野鱼（鲤鱼、鲫鱼、串条、鳑鲏），而他们养的只是青鱼、草鱼、鲢鱼。野鱼凭什么不让我们捕捉呢？再说这城河、三角湖又不是他们的。

第一任看鱼塘的是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男的长得矮小，但十分精悍，不知姓什么，我们仿照《水浒》里的说法，称他为“矮脚虎”，女的是个哑巴。矮脚虎一见我们钓鱼，就出来叫骂，我们很怕他。就常趁他不在时，隔了岸边，嘴里叽哩括拉，并挥手拍脚，尽量作出斥骂哑巴的样子，哑巴此刻也会钻出草棚，与我们隔空斗法，她音色粗哑，手掌凌空挥舞，就这样几乎每几天都要闹一场。

后来，此事被矮脚虎发现了。他也不坐船，因为摇船过来，我们早逃走了，而是偷偷从城河西边东四亩田处（那里有小桥）绕道赶过来，好几次追到湖边，我们才发觉，狼狈逃回家中。沮丧了好一阵，我们终于想了一个惩罚矮脚虎的办法。原来矮脚虎进出都是赤脚，从不穿鞋，我们就在他绕道过来的湖边丢了好几枝棘荆，还用剥下的硬刺和铁丝、图画针，朝天埋在泥土中。那天，趁他们夫妇都在时，故意哇啦哇啦笑骂，还用竹竿装作钓鱼的样子。矮脚虎恼了，威吓了几次，见我们没有停止的意思，就又绕道而来。我们装作不知，叫骂得越加起劲，矮脚虎愤愤而来，全然不知小路上的“机关”，脚掌被刺得都流血了。于是矮脚虎告状告到大人处，我们意识到闯了大祸。谁知矮脚虎并不像《水浒》中的王英那样鲁莽，居然很会演戏。对着我父母又是作揖，又是流泪，还抬起

流血的脚让大家看，又喃喃地讲了不少话。矮脚虎走后，父亲狠狠地骂了我一连串的“小赤佬”，“一点规矩也没有”，严训我们以后不许嘲弄哑子。但此后，矮脚虎居然让我们小孩自由钓鱼了。

一年以后，矮脚虎夫妇走了。来了个讲北方口音的，长得人高马大，眼大眉粗，而且是个麻脸，很有些威势。他起先也不让我们钓鱼，我们又忍不住了。终于有一次，我们五六个人站在湖边，高声叫道：“麻子麻，采枇杷，枇杷树上有条蛇，吓得麻子颠倒爬。”谁知麻脸并不生气，咯咯笑着摇船而来，见我们四散逃去，他也不急，把船只系在码头上，坐在船头唱起小曲——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麻脸曾是国民党军队里的高官。不知何故没被判刑，但也不安排工作。后来，他就顶替矮脚虎来看鱼塘。他唱的小曲，我们又听不懂，只得远远地骂道：“反革命，反革命。”麻脸这才生气了，连声喝道：“老子是反革命，谁是老革命？”边喝道边起身摇船回对岸去了。后来他找到我们几家的大人，来约法三章：鱼，让我们钓，我们小孩反正钓不到家鱼的；人，不许骂，不许骂“麻子”，更不许骂“反革命”。几天后，父亲神色凝重地问了我事情经过，但他没有责备我的意思，叹道：“这‘麻子麻’，也是儿歌，不算是骂人吧？但‘反革命’，千万不能随意叫呵！”

三年“困难时期”，对桃花坞的伤害虽然严重，但还没有达到“伤筋动骨”的地步。桃花坞的街巷格局未变，桃花坞的居民也几乎没有变动。1964年到1965年，桃花坞又开始恢复生气，但学校里，政治老师和班主任开始喋喋不休地大讲阶级斗争了。他们嘴里讲的“阶级斗争”，其实很可笑的。讲来讲去，无非是校门口的私营食品店，街头巷尾有烘山芋摊头，社会上有人非法买卖布票、煤球票，“黑市”里有人把粮票换鸡蛋……但在当时，这是作为严重的“敌情”来讲的。桃花坞的居民，无论是教师、画家、手工业者，还是一般的企业单位工人、商贩、菜农，其实都很本分，既没有大红大紫的名家，也没有大奸大恶的坏蛋，但在学生眼里，也有几个“表

现”有点特殊的人物，例如，就有被我称为“六宜楼”的一个老头和外号叫“男派出所”的妇女。

老头住在市四中东面宝城桥弄北头的一个四合院里。四合院南面当时是个无主废园，北面就是地名叫做东四亩田的荒野，东面是东西向桃花桥四弄，往东直达龙兴桥南堍，与桃花桥弄北端相交。四合院很大，里面除屋舍外，还有花圃、天井，年龄约五十开外的老头就是这家的主人。平时，四合院大门总虚掩着（当时桃坞人家的大门，白天虚掩的多，关闭的少），但少见有人来往。老头每天出来散步，一袭长衫，把那慈善的相貌、适中的个儿裹得十分得体。要说奇怪，就是老头后脑勺上还留着发辫，走路直挺挺的，一手后挽，一手拂着山羊胡子，很少讲话，脸上却总带着微笑。这微笑似乎不专对某个人，而是对着被他注视的整个世界。在我们这些被政治教育搅得有点昏头昏脑的学生眼里，这怪老头活脱脱就是清朝的遗老了。

一天午后，我与母亲从西中市买了两客“生煎”，沿桃花桥弄往北回家，老头从桃花桥四弄走来。母亲正与一位熟人打招呼，熟人问：“阿是现在还有生煎买？阿是哑子做的？”母亲答：“正是，大观楼买的。”大观楼是西中市的一家饮食店，楼下设一专做生煎馒头的灶台，“主锅”的是个哑子，瘦长个，他做的生煎馒头特别鲜美，人称“哑子生煎”。

大观楼就在著名菜馆六宜楼西隔壁。六宜楼在困难时期，没有倒闭。此刻，已改建一新，巨大的招牌“六宜楼”前还冠有“皖省”两个字。老头径直走过来，也不管我们认不认得，点头就说：“哑子生煎好！”我很奇怪，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老头笑了，对着我手中装着生煎馒头的钢精锅，问道：“六宜楼隔壁买的？”母亲应了一声，老头仍旧看着我问道：“小弟弟，六宜楼，六宜楼，倷阿晓得‘六宜’的意思啊？”

“六宜”是什么意思，我还真不懂，但老头这一问，是冲着我来的，不得不答。我想起了招牌上“皖省”两字，便随口答道：“是安徽省吧？”老头未等我说完，拍手笑道：“真聪

明，真聪明，是安徽的，安徽多竹啊！‘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和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佳哉，佳哉！”说着，又对我们点点头，扬长而去。

老头背诵的是宋代王禹偁《黄冈竹楼记》中的一段，王不是安徽人，黄冈在湖北省，似乎与安徽也没有关系，“六宜”与安徽有什么关系，我至今未弄明白。但那次老头给我印象深极了：热情，和蔼，又有点怪。一口的苏州话，又糯又软，而背诵的句子，又是那么朗朗上口。只是他姓什么，叫什么，连我母亲也不知道，后来提起他，我就称他“六宜楼”。

“男派出所”是一位中年妇女，住桃花坞大街沈家弄，据说是木渎人，没有正式职业，为苏州扇厂画扇面，以“外发加工”为生。这位妇女面目清秀，做事说话慢条斯理，什么都比人家“慢半拍”，特别是说话，总是很“老式”。最好笑的一次，调查户口，她不在家。事后听人说派出所有人来。她听了，呆了半晌，才缓缓问道：“真的？是男派出所，还是女派出所？”她问是男警察还是女警察，但话讲得别扭，周围的人一下子都笑开了，后来干脆就称她“男派出所”。

“男派出所”一直未婚，似乎也没有什么亲戚，领养了一



◎市四中学 1964 年度学生会干部合影（前排右二为作者）

个男孩，在念初中，生活相当清苦。

我最后一次见到“六宜楼”和“男派出所”，是在 1968 年的 12 月 14 日。这一天，市四中及其他几所中学“上山下乡”的学生，在平门桥乘船出发。当时，平门桥南堍和马路上站满了前来送行的家长、老师，“下乡知青”纷纷上船，岸上的人，有哭哭啼啼的，也有强作笑颜的。我与母亲作别后，也准备上船，猛地发觉“六宜楼”和“男派出所”也在送行人群里。“六宜楼”依然是长衫一领，但失去了往常的笑容，毫无表情，两眼茫然地望着我们这批正在上船待发的青年学生，山羊胡子在略显干瘪的下巴下不时地抖动着；而被人搀扶着的“男派出所”，则哭得像个泪人似的。难道“六宜楼”也有小辈下乡插队？难道“男派出所”领养的孩子也到了下乡的年龄？当时的我，自顾不暇，也没多关心。

后来，回家探亲，我问起“六宜楼”和“男派出所”。据母亲说，“男派出所”不久就失踪了，有人猜测，她是回木渎老家去了。而“六宜楼”起先依然在桃花坞大街、桃花桥弄、宝城桥弄、龙兴桥一带散步，脸上仍然挂着笑容，只是愈加不与人打招呼。约两年后，有人说他生病，被送去医院，从此也没见回来。

改革开放后，每逢我们全家团聚，还都忘不了谈谈“困难时期”和“文革”。在感慨世事巨变的同时，总会提起那几位与我们有“瓜葛”的人儿来。特别是留下油布伞的中年人，要是健在的话，也该六七十岁了。他当时表现出来的慌张和软弱，以及撂下箩筐，跌跌冲冲跑了的身影，也常在我面前晃动。显然，他不是“拾荒”的城市贫民，也绝不像是从事野外作业的体力劳动者。那么，他是谁呢？那把写着“蔽风雨，护人生”六个字的油布伞，对他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拔了半箩筐青菜，最后撂下而逃，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是他的第一次，还是他的最后一次？“六宜楼”和“男派出所”也算是特殊的两位，一个是穿长衫、留辫子、蓄胡子，一个是讲话总怯生生的，而且不合潮流。最奇怪的是，两人都没有工

作，也没有单位，这种“两无”情况在当时是大忌。特别是“男派出所”，年纪轻轻没有工作，不结婚，却领养了一个孩子，真的很特殊。这两人是否都活过“文革”？则无人知晓了。

水是桃花坞的骄傲，桃花坞从来不缺水。除了河道，还有很多水井。大户人家，一般殷实人家，只要有庭院，几乎都有水井，大街小巷里还有公井和义井，桃花坞只愁水多，从不愁无水。早先，一般人家总有两只缸，一只米缸，一只便是水缸。如果饮用的是河水，则把水倒满缸中，然后倒进一小杯明矾水，再用竹竿或木棍在缸中搅拌十多分钟，当缸水渐趋平静时，再把缸底明矾水吸附的沉淀物用管子吸出，或干脆不理它，让它沉积缸底，水就可饮用了。至于井水，就不必用明矾水，有的人家连河水也是用来直接煮烧食物的。

大约在 1964 年前后，桃花坞地区开始安装自来水了，当时小池塘、小河浜已几乎填尽，居民开始增多，公井用水也显得有点紧张，就有居民申请自费安装自来水。市政部门也开始在小巷装起公用自来水龙头，花上一分钱便可挑回一担清水。但仍有人家嫌自来水有漂白粉味道，照样到大河边挑水用。至于井水，仍是人们的最爱。公井旁，总有好多人吊水、洗菜、洗衣服，因为井台上还是居民们聚会聊天的地方。河水，特别是桃花河、城河的水仍是十分清洁，用自来水还不是桃花坞居民的习惯。杂货店里的明矾照样畅销，偶而断货，还会引起恐慌。桃花坞还是古城中最古老、最宁静的一隅，尽管比起观前、石路，桃花坞的破旧已经很明显，但桃花坞人仍是很满足。

这种安于现状的满足，最后是被呼啸而至的“文革”冲毁的。最初，受到冲击的是桃花坞地区惟一的完全中学——市四中，“停课闹革命”了，“破四旧”了，红卫兵，大字报，校长打倒，老师批斗，一片混乱，后又进驻了军宣队、工宣队，组织学生学习。一天，大家发觉一位姓丁的同学，头颈后有些红色的疮疤，说是“癣”。大家都感到惊奇，当时只听说有“脚湿气”什么的，颈上怎么患上癣呢？原来这位同学住桃花桥



◎作者与家人1968年秋摄于三角湖边

弄,停课时,常在桃花河中游泳,不慎患上了癣症。这让大家都很感慨,桃花河水,两岸居民不知饮用了多少代,一直很清洁,这两年河中鱼少了,螺蛳也不多了,但现在居然连游泳也不行了。据说附近有几家大厂的污水就直接排入河中,工厂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国家怎么也不管呢?——“文革”中的无政府主义,就这样开始在大家周围明目张胆地肆虐了。

但在这个时候,我家门口的三角湖,基本还是老样,早先困难时期,湖西端东四亩田一带虽已被截断,但坝下仍有通道,现在,三角湖仍是城河最宽的一段,还是市民钓鱼、游泳和洗菜、洗衣服最好的场所,石幢弄、东西四亩田、城北里、龙兴桥、长鱼池、东西蔡家桥的居民,不用自来水的,仍主要饮用三角湖的水。

高考取消了,反正没事,人也长胖了不少,夏季最好的运动游泳成了我天天的功课。早先,我学会了在水中仰浮,能长时期手脚不动,双腿稍沉水中,胸部几与水平,头,特别是面部仰于水上,能呼吸,能讲话,仰望蓝天白云,别有情趣。河中鱼虾多,也不怎么怕人,人浮水面,时不时就有鱼儿来啄你的腿,啄你的背,啄你的头颈,痒痒的,酥酥的,偶尔划动的手脚还能碰到鱼身,鱼儿激动起来,跳出水面,又“噼啪”一声掉入水中,溅你一脸水珠。这种仰浮,不是任何人能学会的,但学会后十分有用,特别在游泳感到疲劳时,只需仰卧于水中,随水漂浮,任水浪托浮,比站在岸边还舒服。在经常一起游泳的伙伴中,我是第一个学会仰浮,因而也特别得意。

记得一次,天色已近黄昏,同伴们家住得远,全都上岸回家了,我还在湖中,发觉父亲和几个同事正从东北面的城墙基的土路(平四路前身)上走来。当时父亲还在齐门的制革厂工作,下班,总是沿城墙基从齐门到平门,再到桃花坞的。我待父亲一行走近湖边时,便躺在水面上仰浮起来,本意是让父亲看看我的游泳技术。我也的确瞥见父亲一行人在城墙基上,对我指指点点了好一会,但双耳浸在水中,听不清他们讲些什么。待父亲从东四亩田河坝上走到城河里边,沿河

岸赶回家中，我这才上岸。谁知父亲一见我，就沉下脸来：“这么大的人，吃饱了没事做，好端端的活人不做，漂在水上，让人骂‘死人’！”原来，当时父亲一行在城墙上走过，其中一个眼尖的发现了湖面上的我，见我是躺着让水托着浮着，便误以为是淹死的人，有的还说，怕是时间长了，人都浸胖了，白白的……当时我已二十岁，感到这是父亲对我责骂最严厉的一次，父亲的恼怒是出乎我意外的，可用“雷霆大怒”来形容。乡邻们也都惊呆了，因为父亲平时总笑嘻嘻的，人称“阿弥陀佛”。这一次，却不寻常。事后才从母亲嘴里得知，那一阵，父亲心情非常恶劣。父亲是个很胆小的老实人，又有点迷信。那几天厂里正贴了大字报，虽未指名道姓，却暗示厂里“走资派”包庇苏州制革业最大的“资本家”，父亲非常不安，只担心“抄家”和“批斗”，而我却在水里“装死人”取乐。

三角湖果然没太平几天，当市区到处是大字报的时候，从西街到桃花桥弄，到龙兴桥，再到龙兴桥底，成了手推板车的热线。那些装满碎砖破瓦建筑垃圾的板车，不断从各处汇集到这条路上，最后的终点就是城河和三角湖。那时，蔡家河已划入林机厂和机床电器厂，城西北无人管理的城河，成了倾倒垃圾的好地方。城北里北面的城河填没了，垃圾板车逐渐向我家附近进逼，三角湖危在旦夕，附近的居民几次出面阻挡，我们还用水泥管子竖在路上阻断路面。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白天居民里老人多，小孩多，哪挡得住凶神恶煞般的垃圾车进逼？几个月后，工厂“停产闹革命”了，垃圾车才开始消失。

1968 年底，当我与弟妹等纷纷上山下乡时，三角湖又复归宁静了。第二年回家，三角湖水仍是清澈异常，仍有渔民在放鱼鹰，捉甲鱼，但这已是湖水毁灭前暂时的宁静。七十年代初，已经把蔡家河填没的林业机械厂、机床电器厂，开始扩占厂部，把眼睛盯住三角湖，地方上什么都处于无人管事的状态，而工厂的“需要”成了最有权威的理由。于是，填河、

扒城墙、搬迁、拆房、砍树、造厂房……桃花坞的内城河，从尚义桥起东北走向直到平门段，就在这个时期被填没的。作为内城河最宽深的一段——三角湖，作为桃花坞的母亲湖——三角湖，也未能挽回被填没的命运。湖面被填没了，一大半被纳入机床电器厂内，一小半后来成了平四路的路基。

从此，城河，三角湖，桃花坞腹地上的荒野、菜畦、古树、废院、旧宅，以及附丽于它们的居民、乡亲、儿时伙伴，只成了我们记忆中的一个牵挂，它不够浪漫，也不够悱恻，当它留在记忆里而时时挥之不去时，才让人感到，这还多少带有一点苦涩，带有几丝遗憾。

2001 年，我参与"苏州现代化进程中的吴文化研究"时，为写论文《园林家居的意义和前景》，曾多次深入到阔别多年的桃花坞腹地，这里已经面目全非。原有我十分熟悉的小桥流水、旧院荒园，都被厂房和老式新公房取代了；而古迹之渺然，民居之破落，糟糕得令人鼻酸；违章建筑加上原本就狭窄的街巷，使这里分外的拥挤、杳杂……作为古城内最古老的街坊之一，桃花坞有着其他街坊无可比拟的深厚人文内涵，历史上它对苏州的贡献也甚为巨大，现在却是明显地衰落了！我的论文全篇四段，就用了整整一段来谈"桃花坞的改造与保护"。文章在编入《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时，对我的尖刻话语和强烈呼吁未予丝毫删改，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桃花坞的现状确已引起全社会的严重关注。

更让我惊愕的是，我家兄弟姐妹四人，有三人"文革"时下过乡，改革开放后回苏工作二十多年，都快退休了。弟妹所在单位，需要老家所在的派出所，出据证明他们的下乡年月，以便计算工龄。不料，先后都被告知，没有我们提供的住宅门牌档案，理由是西蔡家桥根本没有 16 号、17 号、18 号的门牌（1988 年编的《江苏省苏州地名册》，西蔡家桥门牌起讫为1至10号）。后来，费了相当的口舌，才间接地被予以认可。这事很令我感慨，我们当时住在西蔡家桥，在宋代是著名的蔡庄，作为地名，也已存在好几百年。"文革"中，处于无政

府状态，机床电器厂掌权的造反派，要扩建厂房，根本未办手续，就硬将我们几家拆迁了，因为未经报批，"蒸发"的民居自然就没有档案可查。才过去二十多年，户籍就如此"沧海桑田"了！档案都如此，何况人乎！

又是十年过去了，桃花坞作为历史文化片区，终于真正引起世人的关注，深入推进综合整治保护和利用，以利环境整治、改善民生、传承文化、发展旅游，成了古城城市建设的重大工程，桃花坞振兴在即。作为"老桃坞"，我仅能以点滴的回忆和资料的荟集，作就一瓣心香，恭祝桃花坞的新生。

在撰写本书时，承蒙诸多好友的支持与帮助，特别是吴方中、洪云翔、张维明、潘振元、王林祥、诸家瑜、夏琰、宋永华，照莲法师、惟齐法师，以及老学长、老同学余志芳、金子棠、邓永茂、黄更生和我的亲弟妹继志、木兰、桂英等，就桃坞故里的来龙去脉，贡献了不少资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图版，承蒙王稼句、张维明、周晨、洪云翔、潘振亮诸君提供，又自《老苏州百年历程》、《苏州旧街巷图录》、《苏州古典园林》等书中采录若干，谨至谢忱，并当按国家规定支付稿酬。

桃花坞的存在，不仅有生活的意义，还有生态的意义，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桃花坞人的兰风梅骨，不能忘记桃花坞给人最初和最深的印象是一派天真。旧时的桃花坞早就已矣，它是属于最后的古典；重生的桃花坞当然不应当是一襟晚照，它应当的是现代的、新颖的，但一定要是人文的、生态的。惟其如此，桃花坞才能新生，才能红颜不老，才能有人与自然和谐的淑世情怀，才能有人与人和谐的社会愿景。

柯继承

辛卯年正月初七于忘形读书斋